

旧参  
I246.4  
F G

冠

九〇年查讞  
公

人

著

海

微

瀾

卷 下

大  
公  
報  
叢  
書  
之  
一



1010759

# 第十一回

太液嬉水情郎逢艷女

幽齋拊使弱妹戲癡兄



且說孟遲走到家裏，對於鶴汀棄稿一事，終是結在心裏放不下，想着才人身世太是可憐，尤其在這亂世中更是無法可講，自己對於鶴汀總算稍盡了朋友的力量，不過他這一回去，將來他的事情更不知如何。天下像鶴汀的又復何限。自己又安能憂得許多，正在冥想，只見秋圃却走了進來，指着桌上道，「這裏有個帖子是柳夢廬下的，你看見沒有？」孟遲一看，果然是夢廬約於大後天在擷英番菜館

天津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友人的力量

1010759

。帖子後面還注了一行細字道，「爲鄭彥文洗塵，乞公與秋公早臨恕速」秋圃一邊道，「這一程子，夢廬跟我很熟了。只不知鄭彥文是誰？」孟遲道，「這鄭彥文是一個青年醫生，同我還有些舊好。他是夢廬的小學同學，他們在上海別後，彥文就學醫去了，他隨後留學東洋，在東洋實習了三年，還自費到德國專習肺癆，又住了二年，纔回國在上海來掛牌子。不久前又到京來了，此人你大可見一見，不要看他當大夫的，吐屬却極好呢。」當下二人一笑而散。

到了那日晚上，孟遲秋圃一陣到得攔英，只見方竹雨岑汝川已先來了。夢廬一見他們到來，笑道，「好極了，彥文早到了，只等你們兩公。」說話之間，彥文也已過來含笑招呼。秋圃一看，彥文是個中等身材，穿一身的灰色西服，中間一條紅黑相間斜條紋領帶，配在雪白的半硬領子之下，那絲光非常耀目。領子上面托着一個和悅的長圓面孔，豐腴紅潤，看去還有些像小孩似的。幸而鼻子底下留

了一撮小短鬚，於美觀之中，還保全了不少的尊嚴。再一看那頂上的頭髮，一把往後梳去，整潔光清，真不媿爲一個洋大夫，連那底下一半短頭髮根兒，都好像用消毒藥水洗過的一樣，一根根的立在頭皮上，乾乾淨淨兒的，如同一簇黑絲絨似的，烏而且亮。秋圃和他還是初見，所以秋圃同他未免特意多說幾句話，覺得彥文這人的確溫雅可親，與孟遲之蒼老，夢廬之俊逸，竹雨之豪縱，比較起來又別是一番氣度。彼此在那花團兒似的席上，談笑間作，刀叉互動。夢廬還說了些笑話道，「北京的空氣可與南方不同。闊人兒多半還是信服中醫，你們這夥洋大夫可要留神。」彥文笑道，「本來也難怪。要論中國醫學，原是粗淺得很。談到病理上的論據，無非是驗實表裏等等膚淺的話，尤其是把陰陽五行等等荒陋的說法，強行支配附會上去，所以根本上中國醫學還沒有脫離神怪色彩，立腳點就站不穩，那能比西洋科學的醫學呢？不過西洋醫術到中國來，第一就壞在外國醫生



手上，他們對於醫術本來就不高明，在本國站不住，纔跑到中國來發橫財。言語又不通，舉動又鹵莽，學識又淺薄。拿起刀子剪子，殺幾個人簡直不當回事。這麼一來，我國人對於西醫的信仰，也就減了不少了。第二就壞在本國習西醫的大夫手上。他們學術之淺陋，與外國大夫差不多。可是習氣也是一樣。加之中醫裏面，憑經驗治好了病的也很多。又兼他們的甚麼寒咧，火咧，內熱咧，金尅木咧，種種解釋，對於我國習慣相沿的耳朵，容易入聽，對於無常識的腦筋容易了解，不像西醫的話，非受過科學教育的腦筋的人不能懂。所以大家信服中醫了。有此種種原因，還加上人類守舊的天性，由西醫之不可靠，而錯怪了西洋的醫術，這是社會的責任。可是西醫自己的不爭氣，他們自己也不能辭其責。要叫我來判斷，我以爲中醫不行，尚可推諉到中國醫學上去；若是西醫不行，那簡直是自己當學生的時候太不用功，要不然就是有意看輕人命，要比中醫還要加倍的治罪

纔好呢！」彥文說到此地，大家都覺暢快。秋圃拍掌道，「彥公高論實在透關。來來，我要滿敬你一杯。」便叫侍者斟上，彥文便笑着領了。還笑道，「我初到北京不久，聽說北海公園很好！還沒有去玩呢。」夢蘆道，「很可去玩，但不知你有工夫沒有？」彥文道，「我這次到京來原是在德國的幾個同學的大家辦了一個醫院，約我來的。他們都早布置好了，我來了就看，沒有別的事情。我們要可以去禮拜日去。」夢蘆道，「很好，你可以順道先到我家，我們一陣去。幾天就是禮拜了，到那裏我們還可以看看溜冰。」談談笑笑，不覺席散。

次日夢蘆醒來，只見窗子特別明亮，攪起窗紗一看，失聲叫了一聲好，忙推他夫人仲蘩道，「你快起來看，昨夜下了一場好雪。」仲蘩隨着夢蘆手指處看去，果然屋上都白了，一片片的雪花兒猶自飛舞盤旋直往下飄落。不覺喜笑道，「明大雪晴了，北海風景更好了。」這日那雪足足下了個盡興，到傍晚纔止了。院子裏

積了頂厚的一層。次日下午一點鐘，彥文已到夢廬家來，略等仲蘩收拾停當，便一逕到北海來。是日天尙陰沈，一路上白茫茫的全換了一番景色。馬路上的雪，叫車馬往來已經研成一片灰白玉石似的了。車輪子碾在上面伊呀作響。北風撲面又冷又爽快。大家指指點點高興得很。偶爾路旁樹枝上的雪叫風吹了下來，落一小片到仲蘩頸子裏，立時融化，冷得仲蘩一驚，都不覺的笑着說出來？更添了談話的熱鬧。不一歇已到北海公園。進得門來，好一派潔淨莊嚴的氣象呵。那海子已然全凍起來了。上面鋪了一層雪，就好像一張極大極厚的鵝絨毯子一樣。走過那白玉石的長橋，已經看見海子灣裏有坐冰床的在那裏滑着玩兒了。這邊瓊華島上高高低低也是滿蓋着雪。那小白塔得了雪一襯，好像格外增長了威風似的，孤另另的昂首雲霄，露出那平時不常見的寒稜。就連那島上的松柏樹也好像增長了不少的傲氣，那披着雪的葉子越發顯得蒼翠。這時夢廬對彥文道，我們要看全北

京的雪景，非從這廟裏上去不可。無論那裏都不及這處能擴眼界。要是看白塔下面四周的景緻，就得到過海對面五龍亭那邊去。在那裏可以正看漪瀾堂一帶高低起伏的樓窗，樓下的一圍白石欄杆，和因山點綴的亭館。那白塔矗立在中間，底下的景緻都成了這塔的托盤了。那漪瀾堂的半圓形勢，便是盤子邊沿。這樣看法，倒是可以看中部正面的全景。若是圖近便，就從右邊繞一下兒到了漪瀾堂，可以看溜水，你願意走那一條路呢？」彥文道，「我們來意要看溜水，就一逕到漪瀾堂罷。而且要那麼走太高太遠，嫂夫人恐怕累着。」仲繁笑道，「不要緊，我平時也走慣了的。」這時路上三三五五的人都往漪瀾堂去，他們三人也便一道跟了過來。一到漪瀾堂，那氣象登時熱鬧了許多。那裏設了不少的茶座兒。雖不及夏天那樣擠，可是也人聲哄哄的了，他們走出簷下一看，好開闊的景色。那對面從靜心齋一直到五龍亭，灣灣的繞在海子邊下，真如同玉宇瓊樓，錯錯落落的裝

點在那兒。天空露出灰灰的顏色，好像一個極大的半透明玻璃罩子，籠在頂上。這整個兒的情景，映到眼裏竟是個玉花兒世界。那漪瀾堂下早用木欄欄起了一方水場。場子裏一些雪也沒有。許多中外男女已自在場裏溜來溜去。這玉花兒世界經這樣玩笑的聲音震盪起來，正如窮谷迴溫，寒氣兒早被逼跑了。他們隨意揀了個茶座兒坐下。彥文笑道，「這玩意兒我到北歐旅行的時候，也跟他們學過一點。但是非常的不濟，便沒有幹了。」夢蘆聽到此處，一眼正看到一個人滑了脚摔在冰上。便笑着道，「你也不過像此人一樣罷了。」彥文看去，只見這人穿了一身半舊的洋服，身體非常之胖，衣服糊在上面好像棉花套子似的。仰在冰上四肢亂動，一時起不來，惹得旁邊的人都掩口胡盧。那場上溜得好的，要數幾個年輕的學生，偏生由遠地方風也似的從他腦袋旁邊溜過去。那胖子生怕這些淘氣小東西冰鞋底下的一把刀切去了他的耳朵，嚇得兩隻手抱了頭怪叫起來。他們遠遠

看見，連仲繁都笑起來了。

正在此時，忽然仲繁站了起來笑着向對面打招呼道，「密司馮，你們也來了。」彥文看去，只見對面來了兩個洋氣很重，女學生似的，這是鄭先生。又讓他們坐下，密司馮道，「不坐了罷，我們就要滑水去。你下來瞧瞧好不好？」仲繁道，「好好，你來了自然我們要下去看的。」那密司馮聽了歡喜，便同密司李一道下了台階兒，到冰場邊下那個臨時更衣室裏去了。且說彥文看見密司馮，一歇更衣室的門簾兒一開，早路馮李二人挽着手兒出來了。這時彥文眼裏只看見密司馮，已將外套脫下。頭戴一頂雪白羊毛的軟帽。帽邊斜綴着一個橘色毛球兒。上身也穿一件雪白羊毛繩織的暖衫，袖口和衫緣都有一道蔚藍色的邊兒。頸上一條長圍巾，是更淺一點的橘色。下身繫一條短短寬柳條紋兒的夾絲嗶嘰裙子。對仲繁笑了笑，便燕子也似的飛開。彥文只覺眼睛一閃，密司馮的倩影早已不見。忙用

眼光小姐。一個披了斗篷，一個穿一件藏青水獺捲領西式外套。都提了冰鞋嫻嫻的走了過來。那穿外套的走過來笑着抓住仲繁的手腕，指着那披斗篷的女子道，「這是密司李，今天高興來溜冰，就邀我也來了。不想在這兒碰見你真巧極了。」說話之間，星眸迴顧，也笑着對夢廬打了招呼。那眼光所及當然也看見了鄭彥文，正在那要打招呼不打招呼的一頓，彥文早微笑着很恭敬的先招呼了。仲繁也介紹道，「心裏好生驚訝，想着竟有這樣好身段兒的女子。等得密司馮走時，彥文纔似夢醒了似的。目送那背影入了更衣室，覺得這影兒從肩頭到腳根，竟是一副配好了的靈巧機件，一步一步的走起來，身體各部分都有停勻的節奏似的。正在發呆，只聽仲繁道，「你們兩位，願意下去看看不？」彥文忙道，「好極，好極，」於是三人起身。夢廬扶了仲繁下得台階，踏在冰上，叫仲繁好生走着，一齊在木欄邊下站着。不追了過去，才看見密司馮已然在那大冰場的中央，迴旋於那水晶

也似的厚冰上了。這時密司李已同他分開手。只見他只用一隻穿長桶絲襪的左腿支在冰上，那右腿向後曲提起來。兩隻玉臂也張開在空中，以取平衡。一起一落，忽而東忽而西，一霎眼從對面飛了過來，彥文心裏一喜，剛剛看見他飛近了身，一霎眼又到很遠的地方去了。此時密司馮的鞋底下好像擦了油，鄭彥文的心頭上好像布了網。擦了油的鞋愈溜愈滑，布了網的心也愈收愈緊。鬧得眼花撩亂也不暇思索，只痴痴的將一副眼神忙着捉那如電如風的密司馮。那密司馮溜起興來，俏身段兒變化旋轉，忽而離開衆人，直是一隻小白鴿子在那兒翱翔。忽而穿梭也似的在人縫兒裏出沒，又和柳枝裏飛舞的黃鶯兒一樣。那頸上的圍巾飄在背後，直了起來，竟像空氣中有東西托着似的。彥文看去，說不出的高興，用冷眼一瞧旁的溜冰的人，他們都好像有些兒自慚。這時密司馮忽又不亂跑了，只在一個地方打胡旋，將身子偏向外邊一氣轉了去。彥文心知這一套功夫不容易，身子側



向外邊，苟非技藝純熟，稍一不慎，失了重心便得滑跌倒。果然不巧得很，密司馮只顧打胡旋，原先是順了轉的，那頸上的圍巾便越旋越繞在頸上。現在密司馮忽然倒轉起來，轉一周那圍巾便鬆一周，不消幾轉，圍巾已然飄墜下來。密司馮怕圍巾落到冰上弄髒了，赶忙換過步法，伸手便想抓過那正要落地的圍巾。彥文只見密司馮嬌軀一傾，竟跌了下去。心裏這一急非同小可，恨不得立時兩隻手勝陡然伸長，好去扶住。不料再一霎眼，密司馮早溜到左邊，那圍巾已經又像仙女兒的飄帶似的飄在背後了。彥文急緊了的胸口這纔一鬆，不由的出了一口長氣，伸了一伸腰，又將眼神追了去看。此時場上有一班人一邊溜冰，一邊却手裏拿棍子打着玩兒。這種棍子朝下的一端彎起來。一人手裏執了一根，去打那預備好了放在冰上的小木頭塊兒。許多人爭着打一塊，好像球隊搶球一樣，也是冰上游戲之一種。密司馮從對面風也似的飛了過來。那邊一個戴眼鏡的少年恰好正拿起棍

子擰了下去。彥文眼快，叫聲苦不知高低。原來那少年一棍打着那小木塊兒，正斜刺裏滑了過去，離密司馮的冰鞋不過三尺來遠，與密司馮滑過來的路線恰好交叉。彥文看那交叉的角度和彼此的速率，知道密司馮的冰鞋一定要踏着那木塊子。心想這妮子只顧逞能，卻沒有留心這種意外。這一下摔了可怎麼好？但是也不知是鄭彥文的幾何學算得不到家呢，還是那木塊子也同鄭彥文一樣的愛惜密司馮，說時遲那時快，那小木塊子竟自在密司馮左右兩腳的前後距離中那一條對角線裏滑了過去。喜得彥文真忍不住了，只將手一拍，不覺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密司馮已到了面前，一下將兩隻手搭在仲蘩肩上，微微嬌喘。夢蘆仲蘩都齊聲歡賞起來。彥文恐怕在他面前失了禮節，倒不好怎樣笑，只隨着夢蘆夫婦同時贊好。却聽他同仲蘩說道，「今天天氣冷，這冰好極了。上次出了太陽，把面上一層冰烤融了，又同密司李一陣，溜得真不痛快。……」說着向那邊披披嘴對仲蘩道，「

今天他又邀我。我怕扶着他吃力，本來不大願意來的。誰知他倒早約好一個男朋友在這兒等着他。落得我一人溜個十足。」仲繁笑道，「你怎麼不也邀一個來呢？」密司駕猛經仲繁這麼一問，當着生客面前，不由得羞笑起來道，「甚麼男朋友，臭蒼蠅似的，只有他愛交這些人罷了。」這一下將夢廬彥文全給逗笑了。密司馮却大大方方的沒有在意。又道，「前年我留得還不好。去年你不是看見的嗎？我天天用工夫，居然到今年也有這個樣兒了。從前我怕人家笑話，現在我也可以笑話人家了！……」話還未了，只見他兩脚一動向背後一退，果又旋開了繞了一圈子，復又回來。那鋒利的鞋底劃得那冰格磔作響，隨着響聲，迸起無數冰屑，就好像碎水晶似的散在冰場上。仲繁出乎不意，嚇得笑起來，打一下密司馮道，「你真淘氣，說着話兒都沒有安靜的！」彥文見他得意自誇，所以纔忘了形轉將起來，竟還滿是一副小孩兒爛漫活潑的神情，心裏愛又不是，笑又不是，真是不知

怎樣纔好。只聽仲蘊道，「你溜也溜够了，人家那兒又有男朋友，你纔在一起很不合式，不如到我們那茶座上歇歇。好不好？」彥文一聽好生高興，只怕他貪玩不肯。但密司馮也有些倦意，便答應了道，「你們三位先去，我換下冰鞋就來。」

不一刻密司馮已到茶座，揆着仲蘊坐下。彥文起先只驚異他身段和技藝之靈活，到此時纔趁他和仲蘊說話的時候，對面偷眼細細看他。只見他臉兒比仲蘊瘦一些，笑起來沒有酒渦兒。左邊牙齒好像還有一個不整齊。可是那眉眼和嘴唇真是秀巧極了。而且仲蘊和他比起來，仲蘊是個美艷的少婦，而他乃是個未出閣的處女。處女自有處女的美，好像空山桃李空谷幽蘭，於美秀之中，存一種聖潔的意味。這便是使男性最迷惑最崇敬最心癢難撓的一點！彥文在比較之時，便極深切極敏銳的感覺到這上面來。見他談笑自如，具有媚人的態態。嘴角兒歪一歪，都能激盪他的思潮。便好像有個人催促他似的，不由自主的和密司馮搭訕着談起

來了。纔知道密司馮芳名是敏嫻二字，又知道他是芳華女學現在最高年級的學生，和仲繁是先後同學。彥文心中愈加歡喜起來。因為他到京來，就住在他叔母家裏。他的堂妹便在芳華女校讀書。彥文一想大是有機可乘，便笑着道，「原來密司馮也在芳華念書，我舍妹也在那裏。敏嫻道，「他在那一班？我倒不認識。」仲繁笑道，「你這人真是當面撒謊。你怎麼不認識？鄭先生的妹子就是鄭秀文。」敏嫻笑道，「哦！原來是秀文哪……」說着對彥文笑道，「秀文同我在暑假裏很打了一些日子的網球。他接球的手法好極了。我們虧得打網球纔認識的。因為他在理科我在文科輕易不常見面的。」彥文看見敏嫻因為提起了自己妹子，意味便親熱了許多，格外高興。先前還有些怯生生的，現在益發態度從容了。夢廬也在旁邊道，「你是離家久了，不知道你令妹的情形。他同仲繁很熟。後來在我們桌上看見你的相片，纔曉得我也是老朋友，便越好起來了。這位密司馮也時常到你們北

京這公館裏去玩的。」彥文道，「那好極了，我是新到北京來，家裏事全不清楚。既是密司馮同含妹很熟，那麼我們倒算是故交了，無事還請到舍下玩玩。」敏嫻道，「是的，密司鄭這下一學期單位選得不少，預備功課也很忙。他又不愛滑冰，我所以好久沒有找他。等兩天再到府上去看密司鄭，同鄭先生。」敏嫻完全是個活潑得像個小雀兒似的女學生，向來不慣於應酬上的庸文僞禮。這番因爲同彥文初見面，不得不裝着客氣些。又因彥文舉動言辭非常有禮貌，逼得自己也不能不講禮了。所以纔說了這一套他自己以爲是很有禮節的話來。不過說到府上二字，已經嘴裏就覺着不慣似的了。越是不慣，越覺得自己這一種假裝的樣子，在旁人看來，一定是很可笑的。又聯想到彥文對自己那一種恭敬有禮的樣子，也是很可笑的，不由得忍不住就笑了起來。這本是女孩兒家天真和羞澀的表現，然而對於此時一心頂禮的彥文，簡直是極利害的誘惑。鬧得心裏越發又麻又癢。恰好

茶房捧過咖啡，彥文使趕忙取過來糖的小夾子來，誠心想替敏嫻放些糖。却爲妻遮掩夢盧夫婦，不肯露出一毫輕狂痕迹。所以夾起那盤子裏的小方糖，先向夢盧夫婦杯裏放了。纔用眼瞞着敏嫻，誠懇的問道，「密司馮平時用幾塊糖？甜一些好不？」敏嫻忙又忍着笑略欠起身子道，「謝謝，讓我自己來罷。」說話之時，彥文已然放下兩塊了，又夾起兩塊，眼睛看着敏嫻，意思是等待他香口發了命令，然後放下。敏嫻笑道，「謝謝鄭先生，只消一塊就够了。」彥文隨即換了一塊放下去，纔含笑將餘下的一塊糖放在自己杯裏。又夾了兩塊加進去，拿起勺子調着。四人說說笑笑，已將近日暮，便起身回去。一路上彥文隨時隨事招應敏嫻自不消說。

且說彥文回到家裏來，同妹子秀文在餐檯上談起，果然秀文同敏嫻很好。秀文道，「他在我們學堂裏大家都叫他作洋娃娃。因爲他的裝束和那高高的鼻樑兒

，都像外國孩子。他今年已經十九歲了，還是跳跳蹦蹦的。同學的因為他遊戲和音樂都很好，脾氣又和平，都喜歡同他在一處玩兒。」他叔母也說道，「馮家小姐真是個熱鬧孩子。那回聽說我有些不痛快，一定拉着你妹妹跳繩兒給我解悶，跳得連我們家的那個叭兒狗小黑子都跟着亂叫起來了。」彥文聽到這裏不覺笑了起來。吃完了飯回到自己房裏來，禁不住把他叔母的話又想了起來。那冰場上的驚鴻之影，却又重現於腦際。那體態，那天真，實在叫人吞得下去。便隨意的燃了一枝紙烟，靠在大椅上瞧着烟縷兒出神。心裏不住的打主意。想着自己心高志傲，把婚姻耽擱到現在，竟還沒有解決。在法國住的時候，劉女士對我倒是十分有意。到了上海，郭耀卿也替我介紹了不少的小姐們。無奈這些人總是不足繫念，以為大概要獨居終老了。豈知無意中竟碰見這樣一個可愛的人，這機緣不可輕錯過，想到這裏愈覺得那人兒可愛，便也愈加深想起來。想到後來竟有些不相



信了。由不得自己又警告自己，不要輕易用情。這時候是自己感情激動的時候，是在希望中。凡希望沒有不好的，其實密司馮也許未必就如此的可愛。同他只見過一面，性情也不會了解，趣味也未必相同，還是慎重些罷，不要憑着感情上盲目的衝動，自己將來也許後悔的。想到這裏自己覺得很理智的人，以後但憑理智去，決無差錯。便又很嚴正很客觀的將密司馮細細的迴憶了一遍，覺得密司馮的確是可愛的，自己決沒有被感情朦蔽。那體態，那天真，那嬌憨的微笑，怎麼能令人忘却呢？但是他既是如此的可愛，難道只有我一個人長了眼睛？要是已經有了別的人愛上他了，怎麼辦呢？而且萬一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不接收我的愛可又怎麼辦？而且……他的眼睛不自禁的定住了。那沈思的寒光停蓄在眼球裏，露出不止息的心情，無名的恐懼。最後自己鼓勵自己，不要膽怯，不要多慮，不怕犧牲，只奮勇向前就完了。憑着自己忍耐的努力，坦白的真誠，不愁不能感

動他。：：想到此地才算得了結論。心裏一得意，臉上不由得立時露出笑容來。笑還未了，忽然覺得右手指痛得要命。急得一抖手，一個燒到根的紙烟頭兒便飛落下來。赶忙就燈下一看手指，已然將皮燒紅了。自己一邊找了點藥水擦上，一邊也笑了起來。一宵無話。

次日起來想找秀文問幾句話，秀文已到學校裏去了，只索罷休。自己到醫院裏看了幾個病人，直到下午秀文回來了，便想問點消息。可是倒遲疑起來。頭一句該問甚麼話纔好呢？又只好忍着不說了。盤算了好久，纔說道，「妹妹等會兒有工夫到我屋裏坐坐好麼？」秀文道，「好，我現在就有工夫。」說着兄妹二人一齊走進屋來，秀文問「甚麼事？」彥文裝作極自然的樣子道，「沒有甚麼事。不過請妹妹來玩玩，妹妹請坐！」秀文本來無心，經他這樣一番舉動，倒感覺不安了。便笑道，「哥哥倒底有甚麼事情，就請說了不好嗎？爲甚麼鬧起這樣玄虛來？」

彥文還忍着道，「怎麼我開玄虛？請妹妹坐一坐就是玄虛麼？」秀文笑道，「倒不是這樣說，因為今天哥哥特別客氣起來，所以由不得我不疑心了。」彥文道「那是你瞎疑心。」秀文不耐道，「哥哥有話就說罷，別儘這樣扯東拉西的。」彥文忍不住笑了道，「我實在沒有甚麼，」秀文笑着轉身道。「我走了！」彥文赶忙攔住道，「妹妹請坐！」秀文高聲道，「你說呀。」彥文便待要說，不由得又笑了起來。秀文催道，「快說！」彥文忍了一忍道，「我嗎……我倒是有一句話要跟妹妹說。」說到這兒忍不住又笑了。秀文道，「你瞧你這樣兒！」彥文道，「不是別的，我問你，你那個同學的密司馮不是和你很要好嗎？」秀文恍然大悟，笑道「哦……原來哥哥問他呀？真好眼力！」秀文說到這兒，自己覺着一個閨女兒在哥哥面前這種態度不大合式，不由也羞了起來，但彥文却赶快道，「妹妹說那裏話！甚麼眼力不眼力的？我不過隨便問問沒有別的意思。」秀文道，「哥哥昨日回來神氣就和平

常不一樣：「彥文忙正色截住道，「妹妹千萬不要疑心！我因為密司馮人很好的，你有這樣一個同學，於你很有益處，很可以常常往來，所以我纔問你。實在是沒有別的意思。要是我有甚麼意思，我就直說給妹妹聽，那又要甚麼緊呢？何必這樣？妹妹說是不是？」秀文忍着笑道，「是的，哥哥說得不錯。」彥文又道，「我看密司馮爲人實仕不錯。妹妹知道他家裏情形不知道？因為交朋友很不容易，很要緊的。要是他家庭不好，那又該慎重了。妹妹總該知道不少罷？」秀文也知道彥文遮面子不肯直說，便裝糊塗樣子道，「他父親也是很體面的人，已經很老了。聽說他是我父親最小的女兒。他父親很痛愛他的：：：」秀文轉了腔口道，「哥哥既然對於我的朋友很留意，我以後就常常請他同哥哥會面，好讓哥哥替我審查審查。好不好？」彥文一聽這麼好的移船就岸的話，真是歡喜。但是這話裏分明藏着有些刺兒似的，便支吾着笑道，「妹妹太客氣了。你自己學識頂高的

。還要我來替你選擇朋友嗎？……不過要引他常到我們家裏來玩玩也很好的。我也很忙，妹妹又要用功，家裏又沒有甚麼別的人，孀娘也怪寂寞的。要是他常來也熱鬧些。」秀文只微笑着點頭兒，便起身要走。彥文也立起身來，又叮囑道，「我實在沒有別的意思。請妹妹千萬不要隨便說了出去！謝謝妹妹。」說着便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秀文到此實在忍不住了，便撲哧笑道，「哥哥不是爲着我嗎？理應我謝謝哥哥纔是。怎麼倒要哥哥謝起我來了？我真不明白！」幾句話說得彥文面紅耳赤，立時覺得剛纔實在太率直了，露出馬腳來，急得也顧不得笑了。便拉住秀文道，「好妹妹，我說錯了。我今天就寫快信到法國，讓我的朋友在巴黎買好的絲圍巾絲襪子送你！」秀文推道，「好了罷，我不說就是。」彥文纔放他走了。不得幾步，又叫道，「妹妹你來。」秀文果然回來彥文道，「你幾時邀他來呢？」秀文道，「看機會罷。太邀很了，人家反而不來。」彥文點點頭。秀文

不得幾步，又聽見背後彥文叫道，「妹妹！」秀文站住道，「甚麼？」彥文跑過來低聲道，「就是嬸娘面前，妹妹也不要說。」秀文道，「曉得了。哥哥還有甚麼話說？別儘等人一轉背，又支使回來。」彥文笑道，「好妹妹，我沒有甚麼話了。」說着又行了一個禮，纔轉身回到自己房裏。一看鏡子裏面，自己的神氣全變了，一點也不像平日安閑的態度。便用溫涼水洗了一個臉，在軟榻上躺着抽烟休息。按下不表。

歇了幾日，是禮拜六。秀文對彥文道，「今天馮敏嫻請我吃晚飯，我想順便請他到家裏來玩玩。哥哥可願意見他呢？」彥文道，「當然，當然，我在家裏也沒有甚麼事情，極願意有人來玩玩。」秀文去了，彥文便隨即叫人打了兩個電話，辭謝了應酬，專等敏嫻到來。約到七點多鐘，敏嫻秀文已經來了。這時彥文正陪着他叔母談心，便一同見禮坐下了。彥文首先笑道，「密司馮溜冰真溜得神

極了。那一天我們旁觀的人都替密司馮害怕，可是密司馮一毫不吃力，……說着偏過頭來對他叔母道，「嬌娘幾時也去看看。」他叔母道，「馮小姐伶俐得很，想來一定是不錯約。不過冰上太滑了，跌倒可不輕。我看還是少玩些好。」敏嫻還未得啓齒，秀文早笑起來了道，「媽那裏曉得這裏事情。他們溜水的人，就要的是滑，越滑越好過本領。」敏嫻笑道，「伯母不要聽秀文姐姐的話，我本來溜得不好，……」彥文此時却不言語了，只笑孜孜的從女媧手中接過可可粉來，調勻了四杯子，親自用開水沖好了，加上糖遞給老太太。然後微笑着輕聲對敏嫻道，「密司馮上回不是只用了三塊糖嗎？這一杯就只放了三塊糖。要是嘗嘗淡了，再加一塊好不好？」敏嫻忙欠身笑道，「太客氣了，謝謝，我頂不會講禮的，真不知道怎樣纔好。」彥文只顧將第三杯遞給秀文，老太太却接着回答了道「馮小姐快不要謝謝了罷。真的，今天我們秀兒擾了你一餐，我還沒顧得道謝哪。」秀

文笑道，「媽不要謝了，我早謝過了。再謝可就要餽本了啊。」說得大家都笑起來。敏嫻問彥文道，「鄭先生醫院裏很忙罷？」彥文恭敬道，「也還可以。不過幹了這一行，當初就立志不怕麻煩的。尤其是當我們中國的醫生，不能嫌忙。好容易大家剛信服一點西醫，要是學西醫的再不勤奮和氣一點兒，將來對於社會上推行更無希望了。」彥文一面說着，一面看着敏嫻的面孔，一副烏黑的大眼，誠懇的注視着自己，聽一句便點一下頭。那童年的憨態又露了出來。彥文心裏又是一喜，便趁勢道，「我們那個小醫院，便是幾個同學集資辦的，一切設備，都參照德國的上等醫院。現在倒勉強還可以看得過去。密司馮幾時有工夫請去參觀一下，歡迎得很。」秀文道，「我哥哥又替自己刷廣告了。」敏嫻笑道，「鄭先生說的一定不會錯的。改日必要去看看，不過恐怕我們去了反而就攔你們的事。：：」彥文恐怕敏嫻一下推託開了，赶忙再試進一步道，「那倒不妨事的。我們比較禮



拜日清閑得多。因為沒有門診，只應急診。明天就是禮拜，若是有工夫，我倒可以奉陪。因為那裏有許多東西，必待說明纔知道用處。」說完便恭敬的對敏嫻瞧着，敏嫻却坦然道，「明天我倒可以去。不過秀文去不去呢？」秀文道，「只要你高興我總陪你。」當下又談了些別的事情，不覺已到九點了。敏嫻便起身告辭。彥文早走起將大衣取過，雙手拿着領子替敏嫻披上了。又順手將提包手套兒都遞了過去。兄妹二人直送到大門，看敏嫻上了自家車子纔轉進來。次日秀文打電話約了敏嫻，三人一同到院裏各處遊覽。彥文隨時指點說明，還間或作點小試驗。很是有趣。那日彥文高興自不消說。

單表敏嫻回到家來，也不禁若有所感，想着那鄭秀文的哥哥，倒是一個很不討厭的人，說話也儒雅，舉止更安靜。不過自從北海見面，他總是隨時隨事伺候着人。就單替自己拿大衣手套子，已是三四回了，真叫人有些不好意思。：敏嫻

一邊想着，不覺抬起眼來，看着對面衣櫥上的大鏡子，只見自己臉上有些紅紅兒的。便羞得忙低下眼睛不看鏡子裏了。此時羣動皆歇，獨自一人可以聽到呼吸的微音。那鄭彥文的影子浮動在他惘恍游離的意識界裏，彷彿隔着一層霧在那兒對他含笑。而且那含笑的笑裏的語聲，輕靈活潑，分明還在耳朵旁邊不會散去。：這人給我的印象怎麼便這樣深？還是我自己疑心招出來的呢？不錯，他對我很周到，很有禮貌的。但是就只這麼一點兒情形，不能斷定人家心裏有：：呀。那天在北海，仲繁的提包也落在地下了，他也趕忙就撿起來。足見人家對我不是：：：：況且人家是從歐洲回來的，外國交際社會裏，男子對於女子，都是極有禮貌的，原算不了甚麼希奇事情。人家這種態度，不過是在實際上對於女子普通的周旋罷了。敏嫻想到這兒自覺已得了一個正確的答案，心裏立刻舒服了許多，反而自己後悔，不應該起疑。自己一個大女兒家的，見着一個男子的態度稍爲親熱一

點，便平空白地的胡思亂想起來，幸而只是自己秘密的心思，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要不然多麼羞人啊！敏嫻此際，又無意的瞥見鏡子裏自己痴痴的影子。不由得害怕這個影子還知道自己的秘密。雖然害怕，却反禁不住要向鏡子裏逼近着看一看。只見鏡子裏一雙妙目，怔怔的瞅着自己，好像審判官看着罪人的神氣。嗽了一晌，忍不住嗤的笑了起來。靜了一靜，纔覺得剛纔自己的心緒神態，實在太可笑了。但是世上的男子，也實在太惹不得。不管他有意無意，以後自己總是遠着些好。中國的社會究竟比不得外國。這是馮小姐這個時候的哲學和大政方針。

但是歇了幾天，情形又有變化了。敏嫻在學校裏碰見秀文。秀文親手遞了一個請客帖子給他。說道，「後天是我哥哥的生日。我母親說哥哥的生日親戚不知道，哥哥也不願意驚動人，可是他初到京，太寂寞了也不好。叫我在館子裏叫了一桌席，替他祝賀，就算我是主人，請我母親，同我的幾個同學作陪客。所以有

你一個，還有我們一班上的周蘭，楊靈芬，還有黃習詩夫妻兩個。務必請你去湊一湊。並且我還告訴你，這件事我哥哥還不會曉得。我也是爲的不讓他知道，好臨時叫他歡喜。你只要肯到，就算賞我的臉了。千萬不要送甚麼東西，反而使他先知道了不好。好姐姐，你同我不錯，我要求你，你可一定得依我。」敏嫻聽了，也說不出甚麼來，只含混的答應着。自己一個人肚裏尋思，怎樣好呢？去了，與自己的方針相背。不去，很對不起秀文。而且彥文也是極有禮的人，忽然無理由的就斷絕往來，也覺太不成話。再說自己也是很文明的人，像這樣怯場面，也於自己的面子下不去。何況仲藥夫妻周楊兩位想來也必是去的，單我一人不去，反而顯出異樣來。豈不是更不妙？所以到了那天，敏嫻還是去了。等得席罷，周楊兩位先行辭去，彥文秀文一齊恭敬送出去。敏嫻一一看在眼裏，本來敏嫻也要走的，因爲仲藥要留他玩一下，所以就停了，於是五個人重復在彥文書房裏坐下

清談。彥文談了些德國醫學界的情形，郭德的文學，還拉了一陣提琴。敏嫻原是個活潑的人，又是個音樂迷，看見彥文琴拉得很好，非常高興，一切的疑雲早已隨琴聲飛到天外去了。大家談話之時，彥文還很大方很客氣的向他道了謝，並說，「密司馮今天來了，實在不敢當。那一天是密司馮的生日，一定也要去道賀的。」臨走之時，又談到音樂上來，彥文要領教敏嫻的妙奏。敏嫻最歡喜戴高帽子這一來更滿意了。

從此以後，敏嫻便常同秀文和彥文玩玩音樂。彥文的曲譜非常之多，悉數拿出研究。日子一長兩個人竟成了很好的朋友。往往敏嫻坐在琴檯邊下，彥文站在窗子前面，一個說「英雄交響樂真是偉大，可惜在中國難得賞鑑。」一個又說，「月光曲是如水的清幽，足見貝多芬樂聖的大才，真是超絕。」有時一個背着曲子出了錯兒，一個便趕忙更正。更正完了，彼此相視一笑。這一笑便是精神上無

上的慰安，心靈裏至高的快感。他們也沒有更超過一笑的動作，但是已儘够了，用不着其他的了。敏嫻看見彥文談吐舉止，始終保持着恭敬的禮貌，始終保持着自然的活潑，從他的注視的眼神之中，接受了無限正真的溫存，便也由胸中發生了充實的尊崇之意。覺得彥文，實在可敬可親。芳心裏不知不覺的印下了彥文極明晰的一幅肖像。轉瞬又是新年，一天敏嫻叫彥文彈琴，自己唱了一首歌辭。唱完了坐在軟椅上。彥文合上了琴蓋，回過頭來，看見敏嫻懶懶的好像有些倦意。一種歌餘稍促的呼吸，映出無限的嬌柔體態。彥文也不言語，只靠在琴檯邊上凝視着。敏嫻道，「你真用心，大概又在默想貝多芬了。」彥文笑道，「不是，你猜錯了。我那年往法國一個美術學校裏參觀他們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畫，他們的教授告訴我，至少也要值四五萬法郎。那畫兒標題只一個字叫「慵」。我雖然不十分知道畫，可是看了真覺得好極了。他畫一個美人兒半倚在一張絲絨靠椅上，那

臉上微微疲倦的神氣，和四肢懶懶的態度，調和恰當。一看那標題，再想一想畫兒裏頭的神態，真是能引起一種令人無可奈何的感情，……彥文稍爲停一下，又接着說道，「我剛纔看你坐在這兒的神氣，不覺聯想到那幅畫上去了。不過那畫兒裏頭的美人兒是梳着髻兒的，你是剪了髮的。」敏嫻聽了，也找不出甚麼適當的話來回答。只澹澹的笑了一笑。這種澹笑，近來成了他們兩位救急唯一方法。無論那一位談話之中，遇到窘境，便不由自主的腮上露出些笑容代替答覆。這種不落言詮的態度，是普天下有情男女証到情禪最上乘境界的表徵。那種莫逆於心的勝解，除了當局的兩位之外，誰也悟不到。閑話不提，敏嫻忽然遲遲的說道，「密司脫鄭，你看我能演劇不能？」彥文一時摸不着頭緒，便隨意答道，「這件事情我是外行。怎麼能瞎說呢？不過我相信你的天分極高，要演起來大概總不錯。」敏嫻笑道，「這禮拜六的晚上，我們學校裏舉行一個新年同樂會。裏面節

目就有歌劇，就有我演。我從來沒有演過甚麼戲，本意只管跳舞就完了，我們同學的說這範圍不過是本校師生，也沒有外人，好壞都沒有關係。又因為上禮拜我全家搬到天津之後，我就住在學校裏練習的時間長些，一定要我扮一個角兒。秀文告訴你沒有？」彥文道，「哦。他不也是有點兒職務嗎？他只告訴我說你們學校裏要開同樂會，可沒有多談。」敏嫻道，「他的職務不在舞臺上，他是管布置會場的。布置停當了就只管看戲。……那一天每一個學生有一張票，請家屬來參觀。秀文那一張給鄭伯母。我有一張，家裏沒有人我想送你。」彥文鞠躬道，「謝謝。」敏嫻不由得有些含羞似的帶笑道，「不過我從來沒有演過戲，就怕你看了笑話。你要是去，你千萬不要瞧着我。恐怕我在台上一看見你在瞧我，心裏一慌把戲辭兒忘了，那真丟臉了。」彥文聽了不覺笑了起來，說道，「你這話說反了。只要你不瞧我就自然不心慌了。怎麼倒叫我不不要瞧你呢？你要是



爲的去瞧，却叫我去幹甚麼呢？」敏嫻道，「不是這樣說，我們的目光要彼此躲着些。請你留神你的目光不要同我的目光碰着就好了。」彥文道，「請你放心。臺下的人多，那裏就會看見我了呢？」當下二人別了。正是

欲將艷影驚郎目 却禁公然子細看

## 第十二回

盛會高歌仙姝試舞  
寒宵細步吉士探情

且說到得星期六，秀文先去了。鄭老太太和彥文在家吃過晚飯，坐了一部車子，汽笛響處，都都都一陣濃烟散過，頃刻已到芳華女校。剛進得大門，秀文早已同幾個學友迎着進到會場。這會場就是學校的禮堂。此時場上人來得還很少，秀文引着二人到一排椅上坐下。辭了母親哥哥自去忙碌。彥文游目四邊一瞧，這會場到還算美麗。正中屋頂懸下一個大銅架子電燈，幾十個燈泡綴成一個大亮球

兒。從那隻總燈桿子上分向禮堂四周紮起十幾條彩練子，這彩練子是用五色紙條粘成的圈子連環起的。每隔二尺多遠，還綴上些絲線絡索，繫着各色像生花兒，高高的布在空中，讓燈光一照，彩絢繽紛，就好像是一個歡娛的大網，要把全場人的快樂都網起似的。四周牆上每隔丈許，都有小國旗校旗交叉着。四周的電燈一個個都像夜光珠子似的，點綴在適宜的地方。最妙的是總門裏面，放了一盆極大的聖誕樹，足有一丈多高。進門的人轉過這樹纔可直見舞臺，既添了曲折之致，又顯出不少的新年氣象，再加在各個交叉的旗子底下，各個電燈的底下，全綴上了他們學生自己作的各式卡片，寫上各種慶祝新年的吉利話兒。無論是誰只要一進這暖融融的大廳上來，未有不自迷五色的，幾乎疑心北京的春意全都躡到這兒來了，怪道九城裏冷冰冰的鬼打得死人呢。那對面的舞臺却靜靜的垂了幕，看不出甚麼來。只見那紫色呢質的幕，微微有些擺動而已。當彥文賞鑑之時，男男

女女已經進來了許多，把場子佔滿了。秀文也在這當兒來了，挨着母親坐下，說就開場了。話猶未了，只聽一陣掌聲，抬眼一看，原來台上已自露出一個女學生來，說開會的旨趣。說完了一鞠躬而退。台下又是一陣掌鼓。歇了一歇，那紫色的幕漸漸展開。舞台上光明煥發，一排穿制服的女學生，齊齊的站在中間，同時琴韻悠揚，引起了一陣雛鶯也似的歌聲，乃是國歌。國歌完了又是一個歌兒，秀文說這是他們的校歌，校歌完了，幕也收起。少頃幕開，換了幾個人，又換了一隻曲子。那聲音宛轉之中，却有激越之致。中間有幾句唱得特別之低，全場的人都跟着沒有了聲息，只賸下游絲一般的歌音，在繁星也似的燈光下鼻來裊去，真是最蕩魄怡情的一刹那。少頃歌聲一歇，全場的人都舒了一口氣，那狂熱的掌聲隨之而起。到後來分明零落落落的掌聲要歇了，却又好像夜半春潮一樣，忽的重復涌起，這聲音比頭一次更烈，表那要求再唱一回的意思。台上却不過情面，只

得又唱了一遍。完了的時候，秀文說這歌兒是學校裏新編的，名叫「惜春華」，彥文聽得痴了。問秀文道，「這歌兒後幾句好像是『看落花陣陣飛紅雨，却不知道韶華飄零爾許。君休去，便怎忍低徊無語？便怎忍低徊無語？』這意思實在纏綿極了。」秀文點着頭道「是」。這時正啞了場，臺下聲音漸雜，彥文只想着歌兒裏面的意味，覺得含思深婉，勾起自己無限的感想。又想起剛纔歌兒煞尾的時候，台下他們本校的學生聽得興發，都禁不住低低和唱了起來。那一瞬的光陰，真是沈醉芳香到極點了。却是這班唱歌兒的女學生，一個個興高采烈，也曾感到歌中深意沒有呢？一個人正在沈思，忽的台下燈光一滅，紫幕復開。台上站滿了輕綃蔽體的舞女，隨着琴聲，按節而舞，一個個身體飄飄的，好像枝頭蝶在花間穿來穿去。那隊伍迴旋參錯，有時故意放出履聲，以顯節奏。加之他們全是白色舞衣，越襯得雪膚冰肌輕盈嬌艷。鄭老太太看得高興和彥文道，「這些姑娘們也學得

同外國人一模一樣了。」彥文也微笑着點頭答應。不一刻舞畢落幕，秀文告訴下面還有一個單人跳舞，霎時幕開，一個極活潑的女孩子舞了起來。身上穿一件玄色光緞舞衣，短短兒的袖子，短短兒的裙子，非常之利落。尤其使人晃眼的是衣服上的裝飾。那上面全是極光耀的金屬瓔珞，遠遠望去全身一閃一閃的皆是金銀之光。舞得極酣暢的時候，那光采零亂起來，就好像有千萬個火星兒隨着他身上旋轉似的。旋轉得快了，台下的人看見那靈巧的腰肢放在兩隻極活動的腿上，簡直要替他擔心放不牢。秀文笑着對彥文道，「這一次舞本來派了馮敏嫻的。他因為預備演劇所以換了這個人。」彥文道，「這人就舞得很入神了。」這時幕閉，臺下照例的拍起掌來。臺上寂靜，臺下熱鬧，都在等那好戲出來。

這一天排的戲名叫玻璃鞋，是採取歐洲一段古代童話組織成功的。那童話裏敘述一個極美麗極聰明的小姑娘名叫琴德銳拉，為他的繼母所虐待，只許他同僕

役們住在一起，睡在極硬的草床上。可是那繼母拖來的兩個油瓶子女兒，却吃好的，住好的，穿極美的衣服。每天拿琴德銳拉當小鴉頭使喚。有一天國王的太子要招集一個盛大的跳舞會，邀請全城的小姐都去參加，琴德銳拉伺候了那兩個醜姐姐裝飾赴會之後，獨自一人坐在廚房裏哭泣。這時候來了一個神仙老太太，用手中的魔杖點化瓜殼作了車子，老鼠作馬了，蟻蜥作了衛兵。又將他身上的破衣點成了極名貴的艷服，送了他一雙玻璃鞋，叫他也去赴會。但是臨走的時候，告訴他務必在十二點以前就回來。若是遲到十二點以後，那車馬衛兵和身上的衣服都要變回原形。他歡歡喜喜的去了。那跳舞會裏的人都覺得他第一美。但是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太子特別同他舞了兩回。和他十分愛好。他因為歡喜過度忘了時候，等得十二點一過，渾身衣服都變回藍縷的樣子，所以他赶快跑出。倉猝之間落了一隻鞋子。太子尋不着他。只拾得那隻鞋。所以下令叫全國女子試穿那隻鞋

。誰穿上了太子使和誰結婚。一直試到琴德銳拉的家裏。他那兩位姐姐一個切去大脚趾，一個削去腳後根，都穿不上去。這時候琴德銳拉在廚房裏又悲歌起來。太子聽見聲音追究下去，大家纔讓他出來，一試便穿上了，而且他更取出另外一雙來，也穿上了。正在大家驚奇的時候，那神仙又出現了，用魔杖一點琴德銳拉的身上，立刻這破衣的苦女兒變成了艷裝的美人。太子便同他結了婚。一刻兒幕開了便是琴德銳拉家裏的情形。那兩個醜姐姐正要收拾赴會，便呼喚琴德銳拉起來。立刻彥文耳內聽得後臺一聲極熟習極輕圓的答應，早已看見斂慢盈盈的走了出來。這時彥文腦裏一緊，好像扎了一下嗎啡針兒似的，精神陡振。定睛看那台上的琴德銳拉，只見他穿了一件灰不灰黑不黑的舊衣，黛眉斂抑。中間也不知蘊蓄了多少幽怨。當他伺候那兩個姐姐的時候，小心翼翼的惟恐得罪。自己看了，也覺出神。忽聽隔座歎了一口氣，回頭看去見有個戴紅結兒瓜皮帽的人搖晃着



腦袋對同坐的人說道，「英雄不遇之時，屈抑在庸俗人之下，啼笑皆非，正復如此。作此劇者豈有心人乎？」彥文忍着笑轉回去看舞台上，那兩個醜貨早已走了。只聽琴德銳拉一人在那兒啜泣悲歌。歌聲裏那神仙太婆早出來了。他們從問答一直到換衣服，那姑娘忽悲忽喜將信將疑，種種動作把全場的人都吸住了沒得氣息。最後衣服變好了一霎，琴德銳拉歡喜得跳了起來抱住那老太婆，同時紫幕也落下來了。少頃開幕是第二場，舞臺上布了宮廷的景緻，非常富麗。許多貴族少年已經同少女們唧唧密語了。隨着便是太子出來。那些人一齊肅然迎迓。太子也是很客氣的招呼。在那衆位妙年美女搔首弄姿爭得太子一顧的當中，那兩個醜貨也插科打諢，忙着照鏡子擦粉，惡狠狠的幾乎沒有把太子一下揪了過去。彥文忍不住笑着向秀文道，「他們對於表情的方法，竟居然這麼熟練！」秀文也笑道，「這臉皮真算老極了」說話之間場中空氣好像驟然一變，原來那琴德竟自微步挪

嫻的來了。穿一套嫩黃的衣服，珠先寶氣圍住了一身，逼上台下的人眼睛全都花了。於是歌舞大作，太子和琴德銳拉在那衆賓中捉對兒舞着。這一幕絢爛之極。觀衆的五官百體全是叫樂聲舞態給塞起來，彥文痴痴的看着琴德銳拉的眉毛比平日格外畫得長。臉上頸上臂上又擦了粉。皮膚比平日格外白些。看他舞時候，胸前突突的動盪。這種動盪真是愛河裏最溫柔的波紋。真是靈肉的和諧，天魔的曲線。這一番夢也似的境界直到琴德銳拉跑了太子追蹤的時候那幕落了下來，纔算把彥文喚醒這時鄭老太太摩娑，老眼也樂得非常笑嘻嘻的對秀文道，「今兒晚上馮小姐真是美極了要不是預先知道，我都幾乎不認識」彥文道，「真是的，連我也想不到」那旁邊的人聽說，都不免回過頭來注意，好像羨慕只有他們認識這麼美的人似的。不消多時幕又開了。這一幕很簡單。太子尋到琴德銳拉家裏，叫那兩個姐姐試鞋失望之後，已經要走了，纔尋出琴德銳拉來，鞋子試好，神仙再

現，琴德銳拉又變得一身艷服。在太子高興的時候，全劇便算告終。那掌聲忙亂之中，又增加了大家起身離座的紛擾。彥文心中滿足裏有悵惘，悵惘裏有滿足，還想等一刻兒工夫好同敏嫻再見一面。可是秀文却說敏嫻同他約好了明天下午到他家去，今天剛下戲恐怕沒有工夫送他們，託他作代表道歉了。彥文只得陪着老太太和秀文回去。

次日下午敏嫻來了，大家說說笑笑。敏嫻對鄭老太道，「伯母昨天看我演得怎樣？」那鄭老太道，「好得很，這個角兒若非馮馮小姐這樣的人也演不下來。」敏嫻只是憨笑道，「唔，伯母總是說好的。其實我那裏預備好了？」彥文道，「不要客氣。昨天你剛剛同太子見面的時候，那種神氣欲前不前欲語未語，活是個含羞的樣子。我真不知道你從那兒揣摩來的！」敏嫻聽了不覺臉上一紅，却同秀文說別的話去了。彥文纔覺得剛纔的話說得太鹵莽了些，心中後悔萬狀，生怕

敏嫻見怪，急得手足一時無措，老實了半天。看見敏嫻還是孩子氣，毫不把那話當回事，繼又跟着說笑起來。到得晚上，敏嫻要回學校。彥文道，「我也要找一個朋友，同密司馮一路。我想送你一程。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敏嫻道，「很好。」彥文便陪敏嫻出來道，「從王府井大街南頭往西全是很好的馬路。今夜月色好得很，不知道你能不能步行一程？」敏嫻抬頭一看天上道，「哦，真是這麼好的月亮。好好，我們一同走走。」於是兩個人連翩微步，到得王府井街。彥文心裏思潮起落，想到自己這一向的心境，實在亂得够受的了。要愛他就得直接勇敢的表示，讓他知道自己的心。就是他給自己一個釘子碰，也得冒險說了出來。自己一向愛他的意思雖然千層萬疊，但是始終還深藏在自己心窩兒裏，見面的時候總還是戴了假面具。這對於自己未免太怯懦了，對於他未免太不忠實了。無論如何這話是要說的。他心裏這樣想着，腳底下步伐也錯了，身子簡直像無氣力似的

，使勁將自己兩個拳頭捏緊，暗暗的撐持着自己。心裏又回憶到白天裏說的話。一獨自忖度着，那話也够鹵莽的了，他都沒有有些不快的表示，還怕甚麼？說罷！說罷！心裏的秘密早已在舉動神情上露出來了。連舉動神情他都沒有拒絕，更何所憚而不說。說！決計說。他心裏也是一般的熱呢！說遲了便是對他慳吝。太辜負他了！彥文於是鼓足了氣道，「密司瑪！」敏嫻同他走了一歇，看見本來一個有說有笑的人，忽然沈默了半晌，此時在寂靜裏迸出來的一聲，倒使他芳心自警。這聲音分明是有些發顫哪。不過他依然很自在的答應了。但是彥文所有的氣力似乎全用在那一聲上，往下竟接不上。急切中。便改了口氣道，「你冷不冷？」敏嫻小聲道「不冷，你冷嗎？」彥文道「我也不冷，我怕你走得累了。你不要不要叫個車子？」敏嫻道，「不要車子，你看這麼好的月色，走起來多蕭灑！」這時他們已經步到東長安街了。街上靜靜的，那天上一輪寒月照得分外光明。兩人

的履聲細碎可聽。街上叫月光舖着好似水洗的一般。只有路旁小樹底下是黑的。彥文耳邊聽見敏嫻又在說話了。「鄭先生，你看今天天上一片雲也沒有。月光太亮了，射得四邊的星兒都躲起來了。北京這地方太塵俗。白天裏那有這樣乾淨？我說月光最神潔不過。白天裏這樣一條髒馬路，到此時月亮用冷光一照就立刻變乾淨了，你說是不是呢？」彥文本來是血管擴張，一陣陣的熱流穿游全身的，此時聽見這些話，看見敏嫻一張嬌面擁在皮領裏，只露出不多，愈顯得風致清華。那明星似的眼睛藏在深深的睫毛之內，似乎有一種寒輝映人。身上幽微的香氣隨着小小的冷風飄入鼻孔。這一來，不覺令他立時清涼了許多。這眼前分明是個月殿仙人。那童女的尊嚴，全含在那婉約的聽度中。怎麼叫人不敬重呢？他的胸口因此寬舒了不少。誠誠懇懇的答道，「你說的話不錯，真的，密司馮你這人真是值得讚美的。你說話的聲音便是音樂，你走路的姿式便是舞蹈，用不着

更去賞鑑音樂舞蹈了。單說你剛纔幾句話罷，是冰雪聰明的人纔說得出呢。」敏嫻不覺笑了起來道，「你看你又是這樣。其實你又何必這樣客氣呢？倒鬧得人怪不好回答的。」敏嫻這種笑聲柔語，帶有極強烈先天性的女子媚態。彥文如何還禁得起這種誘惑？心中不覺又大蕩漾起來。便低聲道，「你說起客氣來，我倒要要求你一件事。你老是叫我鄭先生，也未免太客氣了。你能不能取消鄭先生的稱呼，叫我作彥文呢？」這幾句話裏面沒有帶上一個愛戀的字眼兒，但是那一種低柔的音調所傳出這幾句話裏面深意，却是極顯明的。敏嫻耳中聽着，心中不覺又是一警。自己知道這一剎是已近危險界了。同時覺着自己那隻被彥文挨着的手臂非常煖和。那半邊身子幾乎都被彥文薰熱了。偏生在冷月寒風的底下，會有這種溫煖的境界，實在自己已經神秘的陶醉了。這時候耳邊又聽見彥文發聲道，「敏嫻，我現在大膽的叫你敏嫻了。……你也允許我，配受你叫我作彥文嗎？你怎

麼不言語？」敏嫻聽了覺得彥文這種態度，這種聲音，實在過於諂媚了，實在很可笑可憐。那平日高華的氣宇怎麼銷失了昵？——但是這諂媚又實在是好！這是男子的卑劣，但是同時也是女子的驕矜。他禁不住在彥文說話的時候微微偏過臉去看了彥文一眼，輕輕的答道，「你真是太客氣了。這點小事也要你這樣恭敬嗎？」說了不禁得意的笑了一笑。彥文，「那麼你允許了！這六個字非常刺耳！敏嫻不覺一怔，問道「我允許甚麼了？」彥文笑道「你不是可以不叫我作鄭先生嗎？」敏嫻忘了情脫口道，「那倒可以的。」兩人至此各有各的滿足，只靜靜的並肩走着。彥文忽然看見那月光將二人的影子照在一處，便輕輕的怕敏嫻肩頭道，「你看。」敏嫻羞得將臉一偏道，「理他呢！」但是立時覺出這句話說得太露骨了。自己實在不應該這樣靈敏的同感讓彥文知道。便趕忙掩飾道，「你不是說那個交叉的樹枝子嗎？」但是這句話似乎越發有痕迹了。正自驚慌，所幸那邊彥文又說起



來了，「敏嫻，你知道我心裏最佩服最仰慕的人是誰？」敏嫻道：「我想是貝多芬。」彥文道，不是外國人。」敏嫻道，那麼是誰呢？還是古人呢，還是今人呢？」彥文道當然是今人了。」敏嫻一想了不得。他竟一步一步逼近了，只得勉強駁道，「你不是常說現在中國沒有領袖人才嗎？怎麼會有所佩服的人了呢？」敏嫻口裏雖然是這樣說着，心裏却是十分志忘，但又十分迷戀。彥文却回道，「這個人不是政治上的人，是心靈上的人！」敏嫻現在簡直無法回答了。只覺得彥文愈發接近自己，幾乎要想擠進自己的毛孔一樣，自己心也活動了，自己的脚步也已經輕飄飄的了。彥文的平日溫文的舉動，一一浮上自的心頭，彥文此時的輕柔的語調，熱烈的偎倚，又正在引誘力的最高點上。自己立刻便要被他征服了。然而他還是猛攻，「敏嫻！」這一聲呼喚使敏嫻不自主的立刻應了一聲。「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我現在所仰慕的人。這人是我的……他是誰，我也不用說了。你

還不明白嗎？」敏嫻只是無語。忽然覺得自己的手被彥文捉住了，聽得他急促的說道，「敏嫻，我今天實在忍不住了。我冒死向你說，我心裏的人便是你：——我愛你！」這幾句電也似的話立時震麻木了敏嫻的腦系。周身的血一齊涌到臉上來，心在腔子裏跳得幾乎閉住了氣，嘴裏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那邊彥文又說道，「敏嫻，我也知道你心裏還看得起我：……聽到此際猛覺彥文握住那隻手竟要提起往唇邊送，趕忙低聲說道，「彥文，請你不要：……」彥文立刻將手放下道，「是！」於是又走了幾步，彥文忍不住又道，「你怎麼不言語？……我知道我今天太魯莽了：……不過，你看，不知不覺已經看見你的學校了。你怎忍一個字也不說？叫我：……」敏嫻只顧留心防着身子跌倒，此時實無回答之能力了。被逼不過纔說道，「你今天並不魯莽。不過我老實告訴你，我希望你對我還是維持純潔的友誼罷：……我怕你向我說「愛」：……因為我：……」敏嫻心事到此往

上一涌，胸口忽然緊迫，淚珠兒直滾下來。彥文萬不料敏嫻陡然會到如此情景，大爲吃驚，赶忙用手帕替他擦去眼淚。不巧已到學校門前，彷彿有個人影一閃。敏嫻恐怕被人看見，赶忙止住彥文，自進裏邊去了。這裏彥文痴痴的也只得走開。忽然想起要問敏嫻何時可以再見，便又走回，一看敏嫻早已沒得影兒。彥文無法，對著那無情的大門歎了口氣，獨自轉回家裏。五中煩燥，深悔不該冒昧說出，鬧得一夜不眠，自不消說。

且說馮敏嫻進了校門，一直往寢室裏走，打開自己房門屋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知道同屋住的曹靜婉回家去了。脫下外套獨自拭去淚痕，痴痴的發了一晌呆。只見房裏兩張小鐵床枕衾如雪，雖然在綠紗的電燈底下還是非常刺眼，這燈上的罩子，原來是粉紅的。因爲上次曹靜婉說太舊了，顏色全不顯豁，自己答應換了一個。這個罩子便是同彥文一道去買的。彥文替自己細心挑揀，微笑着闕

這個好不好的面容，依然在目，那小桌上玻璃盆裏淡紫色的洋水仙，也是彥文親手栽的。那磁盤子供的木瓜是自己買的八個，四個供在彥文屋裏，四個在這屋裏。這時他癩坐在床上，木瓜得着屋裏煖管子的熱氣薰着，那甜香越發濃郁。鼻子聞着說不出的心思煩悶。又看見那紫水仙有一朵已然焦萎了。便開了抽斗拿小剪子剪了下來，隨手拋入廢紙簍裏。心裏忽然一怔，好像這種舉動對於自己和彥文都不大吉祥似的。又鄭重其事的從簍子裏將那朶萎花尋了出來，夾到一本書裏去了，纔覺安心。但是這一番疑鬼疑神的動作又引起了他的意識的自覺，覺得自己的靈魂現在已然完全叫彥文給拿去了。自己和彥文兩心暗縮的程度，早已超越了友情的界設了。想到這裏又是一陣面紅耳熱，勉強解衣睡下。電燈一滅，月光隨即進來。自己忍不住又伸起頭來看看那水仙花，被月光照着幽幽的立在眼前。心中七上八下越發睡不着。想起方纔彥文情急到那樣的情形，實在是積了多少日子萬

忍不住了。那一片真心大是可憐。又想起彥文要親自己手的情形，自己輕輕阻止他，他立刻不敢動了。那守禮的態度，真是潔白無媿，真是能尊崇自己。設使換了別的男人，也許早就不規矩了。要是真野蠻起來，在他家裏不知道有多少機會。自己又何嘗能迴避得了？所以對彥文能敬重自己處子的聖潔這一點，真是一萬分的感激。由此便越發覺得剛纔自己實在太對不起彥文。一個人急切地記掛着彥文，可憐他一個人回去不知路上如何，此時到家沒有。這時敏嫻心裏仿髒說道，彥文，你回來罷！我願意你親我抱我！我也一樣的愛你呢！但是事實上敏嫻想到了他自己的地位了。以他的地位實在不應該彥文戀愛。因為他已經是虛星使騁下的兒媳了。敏嫻想到這兒便不由得害怕起來，他怕彥文失望，他怕自己割不下彥文，他更怕由這件事會要發生許多波折，他尤其怕社會上的非議，損害了他自己的安樂和一切的榮耀。他真是怕這個怕極了。所以他這一夜便不能制止自己的眼淚。

直哭得月亮已經偏過去，屋裏漆黑。他覺得兩眼又熱又痛，纔復行起床取了洗臉的涼手巾慰貼了一忽兒。換了一個乾的枕頭，纔又恍惚睡去。

且說敏嫻的父親同盧星使原是同鄉的。在敏嫻四五歲的時候，便經媒人說合同盧家開了親。那個時候馮老先生和盧星使都還是很平常的人。後來馮先生棄儒而賈，在商界裏漸漸發迹起來，盧星使也同時官運亨通，一天天的闊了。兩家都是興旺人家，這親戚的情誼自然無形中更加厚了不少。雖然馮家對於盧家的情形不熟習，雖然對於姑爺怎樣更不知過，但是親家翁是赫赫有名的外交官，這是多麼有臉的事呀。馮老先生在家裏談起盧家來總是未說先笑，誇獎女兒的命好，說敏嫻八字裏有福祿星，所以自從他一出世娘婆二家都一天比一天好了。敏嫻呢，自來就是天真爛漫的一味歡欣，全未曾想到自己的甚麼問題。後來進了學堂知道婚姻的事是應該建築在戀愛的基礎上的了，可是自己的婚姻已經早定規了，這個

問題似乎對於自己沒有多少討論的必要了。世上女孩子的心終竟比較的柔順些。若沒有甚麼男性的追求和刺激，普通既訂婚的女子，縱使稍爲有些不滿，也多半是安於現狀的。這完全因爲一面是害羞的原故，一面是女性的愛情多屬被動的原故。況且敏爛自己知道像盧星使這樣的婆家是頂高華的門閥，又聽說盧少爺在上海甚麼大學裏也是很好的學生，那麼自己的婚姻是美滿不過的。還有不快樂的麼？他自己是一個好時髦好娛樂的女兒。他同彥文認識也不過是一種時髦的舉動罷了。他看見彥文人才俊雅，對於他又是貓狗一般的柔和，奴僕一般的恭敬，深合自己愛恭維愛伺候的脾胃兒，所以不知不覺的和彥文要好起來。後來彥文的才情既爲他所傾服，彥文的誠意又極深的感動了他。他現在澈頭澈尾的明白彥文始終將萬疊情絲纏在他的身上，他覺得實在不應負人。他想起先既然糊糊塗塗的受了人家的愛，此時自己早經成了人家的偶像，早已佔據了人家的靈魂，再要恢復以

前初交澹漠的情境，不特對於彥文是極殘忍的處置，簡直自己也不相信，被彥文的柔情浸潤透了的人，此刻還有實現這種處置的能力了。再說彥文那一邊呢，始終就不知道敏嫻已經有了人家。因為敏嫻自己當然不會無緣故的說出來，便是秀文也未曾問他這些事。彥文一往情深只管奔放下去。一直忍到月下那番蜜語之時，原是以爲拿得千穩萬穩，至多不過敏嫻答應他的時間問題罷了。所以他獨自回家之時，雖然後悔似乎魯莽了些，但是只以爲敏嫻左右不過是害羞着急。那兒會想到這個灣兒裏來？

他自己鬧得一夜沒睡，次晨匆匆的寫了一個短簡，叫人送給敏嫻，約他到家裏來。可是敏嫻那裏還有心情遵他的命呢？彥文看見敏嫻沒有回覆，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直等了兩天還是消息沈寂，不由得狐疑起來了。便又寫了一封長信，親自送到學校交給聽差，叮囑即刻遞給馮小姐。敏嫻接了一看，那信裏寫得非常可



憐。大意是說他那幾句話也許不應該說，也許說粗魯些，以致得罪了。但這是的確是他心裏真性情，希望能在這一點上原諒他。無論如何，要罰要罵也要請到他家裏談談，因為除了家裏再沒有別的地方更無妨碍的了。敏嫻着見那字是用鋼筆寫的，大大小小一路斜歪，知道彥文心裏亂得利害，不禁憐惜起來。自己又想想無論怎樣也應該去說個明白，便要打個電話叫彥文等他，轉又一想，還是不去爲妙。事情已經到這步田地，正好借這個台階兒絕交了，省得彼此將來都無好結果。不過這一着未免太決絕，自己總是不忍不願這樣辦。如此反覆沈吟了好幾次，終是不忍的心思重些，按時到彥文的家裏來了。因為彼此都有心思，舉動上驟然勉強生分了許多。當彥文關上房門回過臉來的時候，敏嫻痴痴的坐在軟椅上，也不知是羞，也不知是苦，一句話也沒有，却將那一雙秋水看着彥文，覺得他的眼眶子比前兩天彷彿陷下去了些。彥文心裏本來打算今天好好的努力一下的，他後

悔這樣重要的話，萬不該在路上匆促的說出，此時便要極力補救。預備了滿肚子的話，看見敏嫻黛娥低蹙大有不豫之色，却又將膽子懾住了，只站在門旁發呆。還是看見敏嫻將身子向椅子左邊移開，讓出右邊的一個空兒示意叫他坐下，他纔扶着敏嫻坐下了。他恭恭敬敬的好像牧師祈禱似的開始說道，「那天晚上我對不起你……」說到這兒覺得接不下去了。將眼睛抬起偷看敏嫻一下，見他仍自低頭無語，那腮邊雜髮愈發斜垂到前面，一雙眸子只注視着地毯微微轉動。彥文只得囁囁着說道：「不過我既已然大胆說了，我的心也掏給你了。還不是這樣講，在北海的時候，我就傾心於你了。祇等到那天纔說罷了。現在我要問你的是你許我不許我愛你。」說着禁不住將左手輕輕的搭在敏嫻肩上，微微搖了一兩下，意思是催促他答覆。敏嫻自從同彥文感情融洽以來，對於彥文偶爾加在他身子的舉動，都作一種無意的忽略來掩飾過去。在敏嫻的心裏是這樣想着的：他知道彥文

對自己的欸欸柔情已經不知道流露了多少次了。但是他更知道彥文總是不敢公然表示，只往往借着機會有意無意的握他的手或是拍拍他的背。這實在如同饞嘴的孩子又想偷糖又害怕的情形一樣，是克制到極點以上所不能克制的一些些兒。自己也不忍再裝出假面具來拒絕這一些些兒的饞嘴行爲。而且自己從彥文的柔和的語聲裏，凝注的眼神裏，也不知接受了多少溫存，引起了多少刺激。甚至有時竟會恨彥文太怯懦了，太不肯把熱烈的戀愛給他了。所以在意識界的浮面，他是憐憫彥文而裝愁；在意識界的底面，他還正貪戀着正迎着這一種舉動呢。但是此時情形却似乎不同，他覺得不能再裝愁再忽略了。他想他應該立刻避開。不過心裏儘管這樣想，身子却不大聽命，他只用纖手將彥文搭在他肩上的手輕輕推開。同時看着彥文臉上懇求的神氣，一副乞憐的深穆的眼光射在他臉上，感動了他心曲最隱秘的地方，他不由得反而將推開的手握住了。這個時候彥文要求的欲望烈

火一般的薰了上來。竟要用手臂圍起他來。敏嫻趕忙讓開一邊，鬆了手快說道：「不，彥文，我們還是始終不要談愛罷。」彥文逼前一步道：「好敏嫻，我也知道，你還看得起我，我纔敢說。你平時對我的意思我感激你，但是你今天怎麼這樣？……」彥文的聲完全顫起來了。他握住敏嫻的手臂再逼道：「好敏嫻，你允許我罷！我真不能離開你。」敏嫻見他愈來愈猛，急得心頭亂跳，眼淚又掉下來了。一邊輕輕頓足道，「你，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彥文忙即坐下。敏嫻呆了半天，又羞又急，仍然說不出話來，霍地裏跑到桌子邊下，伏在桌上哭起來了。

彥文跟了過來，趕快替他拍着，聽到敏嫻說道，「我謝謝你待我的意思。我對你一切都感激。不過你要原諒我。我不能……」說到這兒敏嫻却把頭抬起來了，一老一實的說道，「我的事情我現在不能不老着面皮對你說了。我告訴你，我已經有了……」這最後一句話完全出於彥文意想之外，鑽到耳內簡直打了一個六

月天晴空的霹靂，一時竟呆了過去，也不笑，也不說話，眼睛筆直的看着敏嫻。半天纔苦笑道，「你哄我的！」敏嫻見他額角上直出汗，臉上失了神氣，又怕又急，忙把彥文拉到軟椅上靠着。替他擦去汗，握住他的手，輕輕的說道，「我爲甚麼要哄你？哄了你我又有何好處！」於是把盧家情形略說給彥文，又接着道，「……所以我聽見你問我，我就無法回答你。我千思萬想只得跑來向你說明了。你的心思我這一世也忘不了。不過請你把那件事不要提了罷。我說了出來當然使你難受。但是我求你總要顧全我！同時你自己要保重自己。你看你這兩天到現在，鬧成這個樣兒！我看着心裏也……：着急！總之我對不起你！」彥文用上邊牙齒咬住下邊嘴唇，靜靜的蹙着眉心聽了。至此歎了一口氣道，「我告訴你，敏嫻，我這一世只遇見了你。我冒死向你說，我愛定了你了！你說的話我全了解，我只好歎我的命。但是無論如何，我輕易不能愛上人，我既然愛你，我便到死

也愛你！爲你我甚麼都可以遵命。」說到這兒彥文眼圈兒一紅，便爲敏嫻掉下了第一次的眼淚！敏嫻也無別話可說，只可替彥文拭去眼淚，自己却忍不住淚也流下來了。如此又靜了一晌，還是彥文恐怕敏嫻心煩，打起精神反來安慰敏嫻。敏嫻見他好了些，當然歡喜，便要打琴替他解悶。彥文搖搖頭，敏嫻使道，「你這領帶沒有結好，我替你另結起罷。」結了領帶，又叫彥文替他倒茶。倒了茶，又叫把書架邊下那盆臘梅搬到窗檻上來。千方百計要把彥文哄得恢復常度。彥文倒轉而不好意思起來。一面看着敏嫻嬌憨誠懇的笑臉上，眼睛圈兒被淚水漬的紅痕猶未完全消去，又引起無限的惆悵。便向敏嫻低語道，「我真是對不起你。」敏嫻正在替他整理架上的書冊，忽然耳邊迸出這麼一句話來，知道彥文又在發痴了，便笑着道，「我們不要對陪小心了。且趁這時候多談點高興的事罷。將來……」說到這裏心中一酸，趕緊背過身子用別的話岔開了。彥文看着他抽出手絹兒拿

到臉上去，知道他又傷心起來了，急得只用上牙咬着下唇兩眼怔怔的一句話也沒有。無可奈何的檢了一個小刷子，在敏嫻背上有氣無力的替他刷衣，算是在萬恨千愁之中稍爲表示了一點兒痛惜撫慰的意思。敏嫻又禁回過身來，拉着彥文的衣襟，用纖指撥弄着那胸前的扣子，安慰彥文道，「你千萬不要難過。我同你認識以來，你很提高了我不少的見識。我起初佩服你的學問品格，把你當作老師一樣。：：」敏嫻停住了口不往下說，抬起星眼凝視了彥文一下，又低下去只顧弄扣子。臉兒又暈紅了起來。吞吞吐吐的接着道，「誰曉得你待我有這一番深意呢？我後來知道了我也實在是：：」彥文苦着臉道，「怎樣？」敏嫻忍不住瓠犀微露，嫣然道，「也是同你一樣。」彥文聽了快美達乎極度，不覺立刻破顏爲笑了。敏嫻見了却正色誠懇的說道，「我說這個話實在一點兒避忌也不願了。我所以要說只是爲的報答你待我的這一番意思。好讓你心裏也安慰一點，不要讓你想着

交了我這麼一個木頭人，費盡了心還得不着一點感動。但是我想我們彼此既然都明白彼此的心，勉強的也算可以了。從此以後，我只能把你當作我的胞兄看待。……你也原諒我罷。你不要把我當作你的……」敏嫻聲音一哽，淚珠兒又紛紛落下來。彥文雖是失望之極，但是到此地步，眼見得一朶雨淋的解語花在胸前哀顫，不由得憐憫起來。那私愛的佔有欲完全消了，却很坦白的說道，「你的苦心我全明告。請你放心罷。總之我今生只愛你。爲愛你的原故，當然一切都可以聽你的話。只求在精神上我終久屬於你就行了。今天你把心事告訴了我，我真是歡喜極了。你也務必愛重你自己。」敏嫻聽了低下頭不言語。

少頃到了吃飯的時候，敏嫻恐怕鄭老太和秀文看見他那紅眼圈兒，便辭去了。彥文胡亂吃了一點，回到自己房內，靠在大椅上眼看着襟上敏嫻的淚痕一滴一滴還是濕的。便又掏出擦敏嫻眼淚的濕手絹子來，深深的吻了半天。那暫時被壓下



的佔有欲又洶湧起來。敏嫻愛自己既然到了這步田地，這戀愛的基礎已經完全建築起來了。爲甚麼要放棄？而且剛纔的事到現在纔不過一點鐘，放棄的心使已爲相思的心戰勝了。那麼縱使想放棄，在事實上也放棄不了。他想到此處，越發覺得有理。再進一步，他更想到假使放棄了於敏嫻也不見有甚麼好處。豈特無好處而已，簡直可以說是有害處。那豈不是先爲愛他而放棄者，反因放棄的原故而愈達不到愛他的目的了嗎？他說他已訂婚，這種婚約只是野蠻殘虐的刑罰而已。爲甚麼必定要遵從野蠻的婚約爲甚麼不努力實現神聖的戀愛呢？敏嫻完全是小孩子不知利害，將來設使不好，自己更後悔了，所以非痛陳利害鼓動他離婚不可！彥文想來想去終覺這個辦法對。第二天便想回敏嫻說。但是他恐怕這樣急水下急篙反而沒得效果，只好耐心忍了幾天。在這幾天裏，對於敏嫻格外親密，以博敏嫻的歡笑。敏嫻本來想漸漸的遠着彥文的，但終是見着彥文使不由得陶醉了。於

是只好立志不和彥文見面，但若一天不與彥文相見便懶懶無意味了。這幾天那流淚的印象漸次輕淡，便和彥文愈加要好起來。一天敏嫻坐在大椅上翻相片冊子，彥文便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從背後指點着。這冊子裏的相片有許多風景都是敏嫻照的。敏嫻本來不會照。彥文買了攝影箱送他，他纔學照。頭幾張非常之糟，尤其替彥文照的那一張面像完全模糊了。但是後來照的一張便好得多。敏嫻一翻開看見兩張平齊粘着，底下還寫着許多字。便道，「咳，你甚麼時候又改粘了，寫上這麼些字？」彥文道，「剛寫不久，你看罷，往下多着呢。」敏嫻看那字寫的是，「此兩影皆吾至寶貴之敏嫻所攝。余每覽及，輒欲流涕。緣余生平男女友人數多，從前從未以吾之相片贈女友，亦未嘗允任何女友為余攝影。何者？余蓋立志將余之精神面目慎重保留，專待以奉獻於余所最傾慕之人也。憶在柏林時，有某君者，竟因此細故與余失歡。彼又安知余區區之意耶？故敏嫻為余攝此影，實

爲余生平最歡欣最感謝之紀念。影雖模糊，在余則連城之璧不能易也。然此影初攝成時視之，僅因敏嫻甫習照法以致不清，聊引爲笑樂耳。及今入覽，則黯澹之景一若寓有今日之朕兆者。余又安能無悲乎？雖然，有志者貴能在黯澹之環境中力爭前途之光明。敏嫻攝影之術，不一星期即精進入神。故余又檢一精好者配於其側，以代表吾漸進之光明焉。嗚呼！前途休戚胡能預知？然余堅貞之情要之已定！余深願彼蒼毋負余之苦心也！」敏嫻看了心裏感動極了，但口裏却不痛快似的說道，「你還……」話未說完，彥文就截住道，「這冊子除我兩人看的時候以外，全是鎖在箱子裏。我處處都替你想到了，決不使你蒙受一絲害處。將來萬一到必要的時候，我可以把所有的東西交出請你親手銷燬。你只管往下看罷。」敏嫻往下翻去，左邊是彥文替自己照的一幅坐在琴檯邊下的側影，右邊是自己和秀文的正面。那左邊寫上「琴心」兩個字。再翻下去是自己一張八寸的弧光半身攝影

，彥文也有一張，上面都沒有寫字，記得是同彥文上店裏去照的。再一張是秀文照的。自己和彥文坐在一處低頭看曲譜，上面雖沒有寫字，但是却畫了兩個連接的心形，還在心形上一邊加上兩個銳點，表示是引號。敏嫻看到這兒忍不住的抬起頭來向彥文瞧了一瞧，彥文也正微笑凝視自己。敏嫻臉兒又是一紅，頭就低下去了。只管往下翻去，只見坐着的，站着的，窗前，室內，花下，爐邊，全按着先後粘滿了一冊子。最後有一張大的，是彥文坐在桌邊的半身側背影，是秀文照的，那影裏的彥文，痴痴的全神都注在面前桌上的一個相片上。敏嫻早看見了正是自己的那張八寸弧光半身像。雖然在這片子裏已經縮得很小，却是還清楚。

只見那旁邊特別用紅墨水很挺勁的寫了「深誓」兩個楷字。敏嫻不禁把冊子放過一旁，拉了彥文的手用自己的食指將彥文的無名指勾住。低低的道，「你這人愛用這些心眼兒。我看你少自苦些罷。比方我們要是早生了幾十年，連見面都

不容見面，那裏還有叫你起誓的工夫呢？」彥文斜坐在椅子扶手上，地位比敏嫻高些，低着頭恰好看敏嫻的頸子。那後面短短的烏髮剪得光光嫩嫩的，掩不住那羊脂玉似的皮膚，微微的飄着一股爽腦的幽香。從頸後到耳根子瑩潔無痕，却平地裏凝成了一個鬼斧神工的耳朵。尤其是耳垂子那一小塊肉，又玲瓏，又飽滿。拿白瑪瑙來比，似乎瑪瑙還賸些；拿白玉來比，白玉又缺少那一種粉茸茸的膩質。彥文看得痴了，簡直就沒有聽見敏說甚麼。敏嫻見他沒有答話，芳心裏又是一搖，只搓着彥文的手指兒也不言語了。彥文因為敏嫻靜默了，倒猛然想起敏嫻似乎是問過甚麼話的，趕緊又問敏嫻。敏嫻笑着道：「誰叫你不聽來？」彥文見他這一種佯嗔薄笑的情形，為數日以來所未有，心中又是迷惑，又是歡喜。生怕這一剎那的好機會錯過，趕緊陪着臉兒，轉過身來挨着敏嫻道：「我想想看可想得起。」於是偏着頭想了一想，笑道：「你不是說那相片兒很好嗎？」敏嫻見他胡扯

，忍着笑點點頭。彥文道：「這個冊子差不多快滿了。我想從我們最初照的漸漸積下來，可以成爲我們很美麗的圖畫歷史。繙起來看看，最能引起歡樂的回憶。你說是不是？」敏嫻憨笑道：「是的不錯。」彥文便輕輕的將敏嫻的手握緊了一下道：「你要知道過去的歡樂是永遠追不回來的了！就只這美麗的冊子還可以留點兒痕迹。這麼美的冊子要是不讓他完成，那麼將來就永遠後悔也無濟於事。可痛不可痛呢？」敏嫻痴痴的問道：「你以後老往下不斷就得了。」彥文道：「是呀，但是你要知道，平常人家書畫兒畫棵蘭花總配上點兒石頭。那石頭本是冥頑不靈的東西，只是因爲陪在蘭花旁邊，所以也跟着不但不醜而且美起來了。要是只有一塊頑石沒有蘭花，你想那有甚麼意思呢？這個相片冊子，完全因爲有你這樣完美這樣聰明的人，纔覺得有精神有意義。若只賸了我孤單一個，冷冰冰的像塊石頭似的，你想，悲哀都悲哀不過來了，還有甚麼美麗歡樂麼？」彥文越說聲

音越低，將頭靠在敏嫻肩上，像小孩子向母親乞哀似的道：「你也……忍這樣丟下麼？」敏嫻本已柔情如酒，經得彥文這樣繆戀，一聲聲的軟語打入耳裏，好像半醉時聽艷曲一樣，由不得柔腸宛轉不能自持了。便也怔怔的將一副含情帶怨的瞳仁，凝視着彥文好半晌。愈看愈覺得彥文可愛可憐。忍不住欵欵的說道：「誰不知道呢？我要不是丟不下你，我怎麼現在還同你這樣親密。我着見你一離開我就不高興，又看你近來瘦了，心裏就覺着不舒服。所以直到這個時候，我還犯着嫌疑來陪着你。你倒說我忍心……你也……忍心再說我忍心麼？」彥文聽了，恐怕勾起敏嫻不快，赶快用柔聲道：「我說糊塗了，你不要介意。」敏嫻輕輕地推開彥文的頭微笑道：「你那話的意思原不是怨我，我全知道。」彥文聽到這句話歡喜極了，忙打起精神說道：「好極了，你既然這樣說，我們的相片冊子就可以繼續下去了。一本，兩本，五本，十本，永遠沒有完的時候，好不好？」敏嫻

只不言語。

彥文更說道，「好敏嫻，我告訴你，我爲你設想你還是和我好罷。第一你總算還看得起我，已經給我不少的恩意了。你是現代的女子，我總希望你會重你自己的意旨。這件事你有你自己的權衡。第二，名義上說起來，那人好像在我前頭；事實上說起來，我實在在他前頭。你對於他到現在還沒有見面，也無了解，你答應了我，算對不起他，你幹甚麼要担心這個毫無意義的空名義呢？在我想來，假使你到他們那裏去了，能設融洽那當然是很好。我也未嘗不可以犧牲了。不過我恐怕你未必能與毫不相知的人相好，……我實在不放心你隨便去，萬一那個時候他們薄待了你呢？敏嫻我願意伺候你一世！」彥文說着便將頭又靠在敏嫻的手背上，自己握着敏嫻的手，額頭便在手背上輕輕擦着說道，「只要你可以不離開我，你就用我作個聽差的，我也滿意了。無論如何我的靈魂總要繞在你身邊下



笑着低聲道，「好妹妹，我昨天真對不起你，帶你受了驚，我還沒有一句話安慰你，不過我那時候也是心裏悶得直發冷，今兒早上簡直不敢到你那兒去。因為我只要一想起咱們手指頭兒那一碰，背心上立前就打寒顫，所以我假說頭痛。」說着將掌中的那支玉手。索性拉過來些，合到自己左手中，用左手輕撫着仲鸞手背，接着說道，「我自從認識你的面貌以來，就知道你是最端麗最溫和的人。可是我簡直不敢想你，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實在不配。誰知後來咱們事情居然定下了，我又懂喜，又難受。不知怎的，我見了你，我心裏就像七八十丈長的大麻繩捆住了，一舉一動，都不自在，恐怕出了錯兒，我這一向念的書，實在不多，可是一看都能記住。我胸前也不知過鎖了多少鎖，拴上多少拴。我現在才知道相思的味道，是又苦又甜又發麻的雜拌兒，支使得我糊裏糊塗，所以我也顯得笨多了。」說到這裏眼抬看着仲鸞，只見她怔怔的聽着。一雙小臉蛋，紅得益發嬌豔。那嘴

安慰好了。彥文便要敏嫻實行那個主張，敏嫻居然也老老實實的討論起來。依彥文的主意，便要敏嫻直接了當的叫他父親和盧家提出離婚。那離婚的理由便是不能和絕不相知的人發生夫妻關係。以前的婚約未經本人同意，便糊塗定下來了，當然不能承認，一面再告訴父親鄭彥文是他所愛的。敏嫻本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小姐，如何能這樣辦呢？可憐他低着頭，千思萬想，又不願彥文失望，又羞向父親直接說出，而且他父母就這一個女兒，他還怕傷了父母的心。只得告訴彥文耐心等待，讓他慢慢設法。彥文也再無話可說，惟有在鼓勵他的勇氣上着力，叫敏嫻只管向前，不要怕把事情鬧僵了，和盧家越僵越好。又加勁說道，「萬一有甚麼事，我們便宣布獨立，也未嘗不可。天底下全是吃飯的地方，怕甚麼？」敏嫻又答應着。這事說完了，彥文的心思纔算消了一大半，順手拿起小櫃裏蒲桃酒瓶來倒了兩玻璃杯子。自己吃了一杯解渴，要敏嫻也喝一杯。敏嫻羞答答的却不過，

只同彥文分喝了半杯。這半杯酒一入口，敏嫻腮上益發嬌艷。兩隻鳳眼澀澀的似乎都轉動不得。鄭彥文無可奈何，終於硬着心腸把他護送回去。正是

柔腸百折緣何事 自效春蠶劇可憐

## 第十三回

小院微疴詞心通飲水 遙天遠道絮語託飛鴻

且說彥文過了一天正要從醫院裏去看敏嫻，忽然桌上電話鈴響，一聽却是秀文的聲音，急急的說道：「哥哥赶快回家來罷。敏嫻不舒服得很呢。」彥文趕緊答應回來，却不禁狐疑，怎麼這個時候會病在家裏呢。一刻工夫回到家來，只見秀文跑出來說，「哥哥這裏來，敏嫻在我屋裏呢。」果不其然，彥文走進一眼便看見敏嫻睡在秀文床上，蓋着被子。他叔母和兩個老妻子也正在旁邊看着。敏嫻看

見他來了，勉強的微微笑了一笑。彥文當着叔母妹子，也不便過於近前，只問是怎麼了。秀文道：「今天早上他就說有點不舒服。下午恰好教員臨時告了假，我恐怕他悶氣，便邀他到家裏玩玩，同媽媽一道去看電影。誰知他漸漸的坐不住，現在身上竟鬧起寒熱來了。學校裏校醫簡直不可靠，所以我急得把哥哥找回來了。」鄭老太太也叫彥文道：「你快點給他看看罷，別耽誤了。你看馮小姐臉上燒得飛紅的，口裏還直嚷冷，一定是感冒了。」彥文便看了一看說道：「這是麻疹，很容易傳染的。我看敏嫻還是到院裏去好些。嬌娘妹妹都躲着點罷。」敏嫻在床上聽說甚麼麻疹，只道是要用天花。忙說道：「我種過三次牛痘了，那裏還會出麻子？」彥文笑道：「這不是花麻，是另外一種傳染病，要出點小疹子。你趕緊就到醫院去，好不好？」敏嫻一聽到醫院去，心裏非常不願。便搖頭道：「我不，我要回去！叫一個當差的和一個老婆子送我到天津去罷。」彥文道：「說話，這時

怎麼還能上天津去？」敏嫻繃眉道，「不，我不到醫院去。我一個人不去。我媽媽又不在這裏：：」說着幾乎就要吊下淚來。秀文忙道，「不要緊，我陪你在那裏就是。」鄭老太也道，「小姐不要着急。就讓你秀文妹妹去陪你好了。」彥文見了敏嫻這種嬌稚可憐的樣子，不覺心裏又起了惻惻之感。便對秀文使了一個眼色。秀文會意，便對鄭老太道，「娘，那小洋磁缸裏的銀耳早好了，回房裏去吃罷。」說着叫老婆子把老太擡出去。這裏只賸了彥文和敏嫻。彥文挨床邊坐下，笑着對敏嫻道，「你不要害怕。醫院裏很好，比家裏學校裏都強得多。你也看見過了。若是你嫌冷靜，我可以在院裏陪你。」敏嫻道，「不要你陪我。」彥文道，「你要不要我陪，就叫看護女生陪你。」敏嫻道，「也不好。」彥文笑道，「獸話！」這時敏嫻身子在被裏又是一縮，說道，「背心上冷！」彥文忍不住在被上輕輕拍了兩下，仍然軟騙着敏嫻道，「去罷，遲了耽誤病。我替你診，你還

「不放心嗎？」敏嫻垂首不語。彥文見他臉上形色有些活動了，忙湊近些問道，「我叫把車子開出去好不？」敏嫻睜開眼點點頭。彥文喜不自勝，趕緊跑去告訴鄭老太，和秀文。不一刻已把敏嫻送到院裏。秀文扶了他到彥文特叫開的那一間房裏來。彥文笑着對敏嫻說，「你看這不像一間病房罷？」敏嫻一看果然不像普通的病房。壁上懸着很美的油畫。地板中間鋪着藍黃花兒的地毯。一張鋪得極厚極軟的小銅床，放在靠左的地方。床頭過去點，便是一個大窗子。窗幔是薄呢的。床的對面是一張小書桌，桌上有座精巧的檯燈。桌邊又是一個大窗子，懸着同樣的窗幔。桌旁一個坐椅，一個躺椅。簡直是一間很大的臥室。那床邊放一個小櫃，還有一架輕巧的屏風，曲折的立着，添了不少的靜氣象。敏嫻看了歡喜，禁不住流波送眄，向彥文笑了一笑，彥文道，「好了，妹妹也坐下歇歇。敏嫻可以躺一躺。」說着早有女看護來檢查溫度，填好了溫度表。彥文又叫人送來了一個大

花瓶，裏面插了不少的嬌紅和嫩黃的鮮花兒，襯着那一叢綠葉擺在窗前。這時秀文也已辭了回家，彥文正要替他診視，敏嫻道，「你來，我前幾天回家，我媽還叫我留心保養。若是我媽知道我病了，他一定要趕到北京來的。頂好不要讓他知道，我想請秀文打個電話到天津去，就說我預備臨時考試，下星期不回家。我家那個門房裏的高升，年紀老了，分不出我同秀文的聲音來。就讓秀文充我得了。」

「彥文點頭答應，手裏拿着聽筒，叫敏嫻解衣。敏嫻聽了，立時羞得轉過臉去。那旁邊的女看護瞧見兩人情景，也忍不住偏過臉去咬着嘴唇兒笑，却又不能不勸着敏嫻。臨了，敏嫻勉強的只允許彥文用聽筒插在小衣對襟縫裏，移動着聽。却還把臉揚到一邊，閉着眼睛。彥文仔細聽了一晌，又要聽聽背心。這却難了。衣服背後又沒有開縫，只好從底襟掀上去些，勉強的診查了。其實彥文此時一心都注意在病上，掀開小衣敏嫻那小小圓圓的身腰便露出來又潤又光，猶如一塊瑩膩



的紅玉一樣，雖然看見了，却也無心細賞。少時聽完，還要在手臂上打一針。彥文怕敏嫻不願，便設法比喻解說半天，包他不痛，纔算答應打了一針。彥文放下他的手臂之後，輕輕的叫敏嫻翻身睡好了。順手替他掩上被子。對敏嫻道，「對不起，太麻煩你了。」那女看護在旁冷眼瞧見彥文一老一實的這麼說着，敏嫻又帶病帶羞的這麼聽着。醫生對病人如此卑躬曲節，惹得他又偷轉臉去笑了。彥文轉過身來託他好生照料，他纔驚得正過臉來。不一歇彥文和女看護出去了又回來，拿了一瓶藥水，一包藥丸。告訴敏嫻兩點鐘吃一次。到時候看護自然給預備的。又坐在床邊對敏嫻道，「這藥水我加了糖，很甜很香，一點也不難吃。這位看護專是在這屋裏看着你的。我也不走開，你放心罷。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大發燒。但這是必經的程序，千萬不要着急。」敏嫻點點頭，說了一句話。彥文沒聽清楚，俯下再聽。只聽得是「你也歇歇」四字。彥文笑着坐下了。叫敏嫻不要說話。

輕輕的在被上拍着。敏嫻合上眼睛，迷迷糊糊的便睡了。

等得醒來，房裏燈已經亮了。那女看護早過來說該吃藥了。說着拿了藥來。敏嫻一手接了，一邊微笑着謝謝。抬眼看那個女子面皮雖是黑一點，臉盤子却還整齊，穿了雪白的衣裳，戴一頂小白帽子，笑孜孜的很是和氣。便隨口問他貴姓。那女子道，我姓徐。一面接過敏嫻吃過了藥的杯子，一面道，「鄭大夫來看過兩次了。因為你睡着了，又走了。他說的，要是您醒了悶氣，叫我陪您說話兒。」敏嫻道，「很好，謝謝你。」徐看護靜了一靜，看見敏嫻沒說甚麼，便自己笑着說道，「鄭大夫今兒也真累了。平常配藥全有配藥的先生管着，大夫開了方子就完事。今兒他自各兒還跑了去瞧着。您睡了的時候，他開門進來，一腳踏在地板上，那皮鞋的硬底碰了一下響。他怕驚醒了您，吓得甚麼似的。第二次來，我瞧他就已然換了一雙軟橡皮底的鞋了。」敏嫻聽他說着，瞧着他臉上帶有笑容，

知道這女看護大有艷羨之意。自己也不由得增加了幾分驕人的意思。正在這當兒，彥文早又推門而入。敏嫻不自主的首先將目光看到彥文脚上去，抬起眼來不覺對着那女看護微微一笑。彥文早走了過來，拿起溫度表看一看，對敏嫻道，「你溫度又增高了，還是靜一靜吧。」說着低頭問道，「現在覺得怎樣？」敏嫻道，「心裏好像有甚麼東西壓着一樣。」彥文道，「那是因爲發熱的原故，耐心點罷。」說着看見敏嫻頭髮亂了，禁不住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叫敏嫻且再安臥。敏嫻睡在被裏，閉上眼睛覺得彥文輕輕在拍着。迷迷糊糊彷彿彥文漸漸不拍了。自己已走出了房門，正遇見幾個同學的。便同他們一齊游山去。轉頭却又是在自己家裏。對面一個男子就是盧少爺，惡狠狠的說他不該和彥文交友。同時自己的家又變成了盧家，許多人和他大吵大鬧。盧少爺握起拳頭劈面對自己打來，自己趕緊就跑。但是兩支脚就好像膠在地上一樣，提半步都要費極大的力量。可憐直累

得一身都軟了。忽然看見從前那些同學的都在一丈以外說笑笑高興非常，氣得大叫道，「你們好」一聲未了，張開眼却仍然在病床上。那高懸在天花板上的小泡電燈靜靜的從燈罩裏照出澹澹的光。自己滿身滿臉熱得已經出了一陣大汗。再看却見彥文正在對面椅子上和衣打盹兒呢。彥文猛然聽見敏嫻說了一句話，馬上驚醒道，「你醒了？」早自立了起來，問敏嫻可要水喝。敏嫻點點頭，彥文便端過一杯水來。看見敏嫻一張嬌面紅如緋桃，額上又有汗珠，便道，「你出了汗不是？快不要動。」說着自己坐到床沿，一手將杯子湊在敏嫻唇邊。敏嫻呷了幾口，吁了一聲長氣道，「噯呀，這杯水真是比仙露還好」一邊却趁着彥文放下他的時候問道，「現在甚麼時候了？」彥文道。「大約兩點半了。」敏嫻驚道，「怎麼這麼晚你還不睡？那女看護呢？」彥文道，「他年紀輕，小孩子似的，貪睡得很。我叫他在裏一間歇着去了。你有甚麼事叫我罷。」敏嫻忍不住從被裏伸出一

隻手來揪住彥文的手，蹙眉道：「你睡罷，你太苦了！」彥文一面把敏嫻的臂納到被裏替他掩好了，一面輕笑道：「不要緊。」敏嫻急搖頭道：「不！你必得去睡，你太苦了。你不睡我也睡不好。」彥文看他發急，又料定出過這次大汗之後，大概到天明熱度不來會再增高了，便答應去睡。臨出門時，敏嫻却叫他回來。彥文回到床前。敏嫻欲言復止，半晌纔對彥文笑了一笑道：「你去罷。」彥文纔又出來，復行招呼了女看護一聲，自去安息。

第二日清晨女看護扶了敏嫻起來，換過衣服被單，彥文方來診視，說痧疹出來了。敏彥道：「怪道說，這個叫痧疹呢。今天我摸着被單裏，有些好像極碎的玻璃粉似的小粒子，拿起一看還是透亮的。」彥文笑道：「因爲你這個人太好了，所以連你出的疹子都是透亮的呀。」敏嫻聽了偏過頭去不言語，不料眼光却與那女看護碰着，他正微笑旁觀似有讚嘆之意。敏嫻臉兒一紅，想笑又忍下去了。

彥文含着笑沒有注意到，只替他仔細的又看了一回，對敏嫻道，「你昨天出了汗，今天一定疲倦得很。歇一會兒可以到浴室洗一個澡，只稍爲用毛巾擦擦就好了。這樣可以恢復一些疲勞，但是記住時間要短，不要長。長了反而增加疲乏，很不好。你的衣服我叫秀文在學校裏拿了派人送來。」說着向敏嫻臉上呆看了一下道，「可憐纔一天的病，今天臉兒就黃了些了！」敏嫻見他痴樣兒又出來了，恐怕被那女看護又看了去，赶快對彥文使了一個眼色。彥文會意，却禁不住回過頭看一看那女看護究竟注意到了沒有。偏生那女看護也是個痴孩兒，對於馮鄭這般情景，件件都留心看得呆了。他本來站在彥文後面的，不提防彥文猛然回過頭來，羞得趕快把臉轉過，假裝作看藥瓶子。這一剎那三個人各自心虛，室內頓歸沈寂。彥文忍着笑看了敏嫻一下，便搭趣着走了。到得下午秀文和幾個同學的來探視敏嫻，都因爲他不便久談坐一下全走了。一日易過，夜裏敏嫻熱度又增高了

。彥文又靜靜的伺候到半夜，看着敏嫻熱退睡穩了纔走。次日病況漸漸輕退，到得午後彥文看完，喜動顏色。對敏嫻說「好了，昨夜我就怕病要轉病，很替你着急。今日以後保管一天比一天好，有得三兩天就大好了。」敏嫻看那女看護不在房裏，——原來他故意的避開了。——便對彥文道，「那位看護待我很好的，吃藥時候，他調得用心極了。你幹嗎還要回回都在旁邊瞧着，好像監視着似的？我都覺得有些對不起他。你也太勞神了：要是像我這樣的病人有得三個在你們醫院裏，你們大夫就不用吃飯睡覺了。」敏嫻說着痴痴的把彥文手腕攀住，要想把心中感愛彥文的意思說兩句給彥文，又非常的難於措辭，怔了一下，反無一語。却把頭額向前靠在彥文手臂上，腮邊紅暈一陣遽起，抬起頭來道，「我真不知道怎樣：：謝你！」說了推開彥文兩手蒙着臉忍不住伏在枕上笑。這一笑使得彥文心身皆融，那三天的勞苦早不知飛到那一世界去了，只笑嘻嘻的說道，「你看，

你真像個小孩兒似的。我怕你悶，今天拿了許多畫報來了。你看不看呢？」敏嫻道，「好極了，我也要下來坐坐。」於是起床坐了看看說說，敏嫻又倦了，便復行上床躺着。小睡醒來，只見彥文把那靠椅移近床邊，正靠在椅上看書呢。敏嫻道，「你看甚麼書？」彥文翻着封面給他看，是「飲水詞。」敏嫻道，「飲水詞是誰作的呀？」彥文道，「是一個旗人作的，名字叫蘭納性德。他是清初一個宰相明珠的兒子。你別看他個公子哥兒，這詞筆可是真高極了。有人說小說紅樓夢裏的賈寶玉就是他呢。」敏嫻聽得有趣，便道「宰相明珠，哦，歷史裏講過明珠的。說他還是個奸臣呢。這個明珠是不是那個明珠？」彥文笑着點頭道，「只有一個明珠。」敏嫻道，「你怎樣會看起詞來了呢？」彥文道，「我就不許看詞麼？」敏嫻道，「不是說你不要看，因為你是個當大夫的呀。」彥文笑道：「這更奇了，當大夫的看詞就有人疑惑！我告訴你罷，我父親就會填詞，我小的時候



就愛詞，還曾經夢想作個詞家呢。中國最宕意移情的文字，無過於詞的。我在德國的時候，還特意寫信叫家裏寄幾本詞集去。我那時候閑看就拉提琴，還把中國的詞想法兒作譜子，好拉得上提琴去。可是都沒弄成功。」敏嫻道，「你既然這麼歡喜詞，你現在爲甚麼不作一些？」彥文看見敏嫻一味的慈問，那神氣真叫他情不自禁，便誠心笑着嘔他道：「你不是連我看詞你都疑惑了嗎？怎麼這兒兒又叫我作？你們學校裏念幾本兒英文，說幾句漂亮英語，談點兒外國的事兒倒還知道。自己中國的玩意兒，倒反不知。要作詞就那麼容易麼？」敏嫻笑道，「我也不和你吵架，你幹嗎質問我？真的，你作一些兒給我看看。」彥文長吁一聲道，「礙！一也是因爲我沒有那份兒才氣，二也因爲你這個人就是一部活詞集，我一天到晚看着你這部詞集，儘讀詞就够忙的了，那裏還有工夫作嘯！」敏嫻聽了笑道，「少胡說罷，別儘拿人開心。你且說那飲水詞到底那兒好。」彥文道，「

沒有一個地方不好。」說着隨手一指道「你看這闕詞兒就不錯。」敏嫻一看上面是「河瀆神」三個字，便道：「這詞兒是說神的呀。」彥文道：「不是，這是詞的調子，通俗叫作詞牌，用這一個調子可以填同一句調的調。」敏嫻看了一忽，念不出句逗來。彥文念道，「涼月轉雕蘭，蕭蕭木葉聲乾，銀燈飄落瑣窗間，枕屏幾疊秋山。朔風吹透青縑被，藥爐火煖初沸，清漏沈沈無寐，爲伊判得憔悴！」念完問道：「你說可好？」敏嫻道：「我看上半截好，寫景寫得怪幽靜的。」彥文拍手道：「妙極了！你的賞鑑力的是不差。不過你要知道這闕詞從上半闕一直到底半闕的前兩句，全是爲兩句蓄勢。你看末了兩句多切至啊。」敏嫻道：「你叫半截詞叫甚麼？」彥文笑道：「哦，哦，凡是詞都叫闕，猶之乎一首詩，一首文一樣。上面的一半，就叫上半闕。這闕字是門字裏頭加一個癸字。」敏嫻笑道，「我知道了。你說後兩句好，我就不懂。怎麼叫作判得憔悴呀？」彥文道，「這判

字要念作拚命的拚字。他說他夜裏睡不着，爲了伊，他拚着身體憔悴了。」敏嫻聽了欣然說好，却又觸動彥文這兩夜守護他的情景，不禁凝視了彥文，心中生起說不出來的那一份兒惘然的情緒。彥文又翻一葉指着一闕蝶戀花念道，「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爲卿熱。」念了說道「這一闕詞是他很有名的作品。環玦兩個字是比方月亮圓缺時候的樣子。這兩個字意思是雙關的。他意思是說人生別多聚少，却拿月亮比方着說。他說，若是人生能够老是像滿月似的團圓皎潔，他就是冰雪一般冷的人，也高興得熱起來了。你看這幾句多麼纏綿奇幻，不是慧性深情到了極點的人能說得出麼？」敏嫻早聽得痴了。彥文接着道，「這詞是傷逝之作。你看下半闕不是還有唱罷秋墳愁未歇的句子嗎？」說着又指道，「這一闕更悲咽了。你念念。」敏嫻便斷着句子念道，「蕭瑟蘭成看老去，爲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闌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

盡知何處？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裏住，惜花人去花無主！」彥文笑道，「你念得很好聽的，而且你平日京話很熟，一念起書來，家鄉的口音就出來了，我還是頭一次聽到呢。」說着看見那底下一闕新月詞便也念起來道：「晚妝欲罷，更把纖眉臨鏡畫。準待分明，和雨和烟兩不勝。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念完了笑着向敏嫻道，「我們現在正是和雨和烟的時候，無論怎樣我總一定守取團圓終必遂的。」

敏嫻這兩天來受彥文的調護，心中的情分，算除却愛憐之外，更把彥文當作了家裏親人一樣。旅居害病的人最是想家，現下敏嫻却覺得家裏還沒有彥文這樣噓寒問煖晝夜相陪了。眼中的彥文便是靈魂的真宰，甚麼天大的事情早已不復念及。彥文念詞的時候，敏嫻便軟醉了半天了。此刻看見彥文痴頭痴腦的說得這般誠懇，恨不能立刻把彥文手上的書一手拿過摔到地板上去，好緊緊的抱起彥文來

。便輕輕的叫彥文過來，讓他坐到床沿上。彥文依言側身坐下，一手靠在床頭，回過臉來問他說甚麼。敏嫻只覺得臉上漸漸的又熱漲起來，忍不住含着笑問彥文道，「你覺得我這個人怎樣？」彥文詫異道，「你怎麼此時還問我這個話。」敏嫻道，「你不要忙，我意思是說你是不是有的時候也恨我。」彥文聽完，想了一想笑道，「你沒有甚麼地方可恨哪。」敏嫻看見彥文還是蹙子似的滿臉帶着懷疑莫決的神氣，不禁笑出聲來道，「恐怕不能罷。比方你找人借錢，那人不肯借給你，你恨他不恨他呢？」彥文更不解道，「我也沒有找你借過錢哪？就是我向你借過，你不借，必定是你有不便的地方。我又何至便恨你？你這話分明有別的意思。一定是我那二天不留神找你唱歌兒，你沒有唱，現在你却想起來多了心了。」敏嫻此時只覺得連兩隻手都熱起來了，看見彥文手臂支在床頭恐怕吃力，便把那手臂輕輕推開，好叫舒緩一下。却仍然笑吟吟的道，「你猜的也許很相近了，不

過你還要猜猜。」彥文看見他這樣媚眼流波的說着，臉上紅得十分飽洽，襯上那微亂的短頭髮披在額前，真有個病西施的樣兒。看得忘了情，只嘻嘻笑道，「我猜不透你的心思。」敏嫻笑着嘆了一口氣道，「唉，真笨！我再打個比方罷。比方一個人喜歡聞蘭花的香，但是主人却不答應，他悶悶的站在那兒，心裏懷恨可知。不過有的時候他不懂主人的意思，那就不能恨主人了，只能恨自己了。是不是呢？」說完了，躺了下去，將臉伏在枕上，却把背對着彥文。彥文一直到此，纔恍然大悟，不覺喜得頓足拍手又使勁打了自己的腦袋一下。笑道，「哦，明白了，真笨！……」說着看見敏嫻正把被子蒙着頭呢。便揭開了搖搖敏嫻的肩頭，順手抽出袋裏鉛筆在小紙片上飛快的寫了一個洋字給敏嫻道，「你是不是今天可以給我一個這個了？」敏嫻蒙頭的被讓彥文揭開了，便早將兩隻手趕快的遮住了臉。此時從手指縫看見了那個洋字，立時髮髻觸了電似的，把一張小臉兒越發往

枕頭裏攢。彥文却老實不客氣的將那遮着臉的手拿開，俯下自己的臉，玉軟香溫的親了上去，好久好久纔直起腰來。又輕輕將敏嫻扶起坐着，兩隻手圍住敏嫻的頸子，端詳了一晌，又將自己的臉貼到對面的臉上去了。靠着敏嫻耳邊低低說道，「那蘭花的比方原是我從前說過的，要不然我一時還想不起呢。：：你呀！：：你呀！」正在軟語纏綿，忽地門兒一響。敏嫻耳快，急將彥文一推。只見那門響後，好一歇纔開了。原來是那女看護進來，說該吃藥了。敏嫻只覺胸頭突突的跳個不住，看着那女看護調了藥，胡亂接過來吃了。彥文急切也沒了主意，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在那躑躅不安的當兒，女看護已然出去了。兩個人彼此一看臉上的失措神氣，却忍不住又笑了。彥文跑過說道，「今天的事真是我萬想不到，無論如何，猜不出今天你居然肯……」敏嫻究竟膽小，此刻忽又覺得非常不合式，聽了此言好像惱了似的，對彥文道，「算了不提了罷，都是你……」彥文

知道，是那看護這一衝，衝得他難以爲情，便輕言道，「不要緊，他不曉得。我也要去了。要說起來，今天我不應該。因爲你剛好些，這樣刺激還受不了。你看你臉上又熱起來了。你歇歇罷。」說着握住敏嫻的手想要放下，遲了半晌却反低下頭去，吻在上面。最後緊握一下，纔算放開了。走出門去，還不肯將門掩上，只一手帶着門兒，身子靠着門框，回過頭來向床上呆笑。笑得敏嫻無可奈何，偏過臉去看那一面的窗子。彥文無法輕輕拍的一聲，從外邊將門帶上了。自此之後，敏嫻在院裏不知不覺養了三天。病體已然全愈，便搬回學校裏去。早和彥文密語商量好了，要解除盧氏之約，到得禮拜六晚上，彥文送過敏嫻上火車之後，在回家的路上，獨自一人想了又笑，笑了又想。這幾天來，可算鄭彥文平生最快樂的時期了。

且說敏嫻到了天津，進得自己家來，見過父母和哥哥，另有一番家庭之樂。



滿心裏的話一時自不便說來。隨後跟母親到房裏，倒是母親先找他說起盧家的事兒來。說道，「你今年也畢業了，你婆家已經有意思想在今年辦喜事，我也願意辦了好了一樣心願。嫁事東西總要前幾個月慢慢的預備，有些東西總要你自己心裏愛的纔好。好在現在也開通了，你爸爸叫我和你常時出去玩玩，讓你自己看了東西，隨時買下來，也落個百年如意。其餘大件傢俱，自有人替你辦，辦了有個頭面，你爸爸再叫你自己定規。」敏嫻聽了他母親嘮嘮說了一大套，竟把自己的嘴平空堵將起來。要想直接就說起，又看見自己母親一臉慈愛高興的神氣，爲自己的事如此盡心，實在不能直說了來傷作老子娘的心。只呆望着不言語。他母親又笑道，「也活該是你的福氣好，你爸爸去年公司裏結下帳來，比往年又多進了一大筆錢。他說在這樣時局裏，還有這樣好，真是機會趕的。恰好歇一兩個月，你公公也要回國來了。難得聚在一處，他要好好的熱鬧一下呢。」敏嫻聽了一句

也沒入耳，只想到彥文相待之情，立時又覺得不能隨便。由不得倒在母親懷裏，繃着眉笑道，「媽不要提了罷，他家只管催他家的。與我甚麼相干！」他母親不覺愕然。但是還以為他是不好意思，便摸着他的頭道，「跌孩子，你今年也不小了。女孩兒終有這一天的。」敏嫻道：「我不，我不歡喜他家！誰上他家裏去！」他母親越聽這話越不像話，又看見敏嫻神氣似乎是真不願的樣兒。不免就有些疑惑了。說道「嫻兒，你今天怎麼和媽媽這樣說話？好乖，你向來不像那些野孩子，上了三天學堂，就鬧甚麼獨身獨身的。」說了又笑道，「唉，我真是老糊塗了！盧家前天還寄了信來，裏頭還有姑爺一張相片子呢。」便起身抽開玻璃櫃子的抽斗，取出相片來道，「你看這那是他小時候那個樣兒了？頭幾年寄來的相片還不過十五六歲，簡直是個小孩子。你看這一張和那一張是不是變了樣兒了？」敏嫻雖然厭惡極了，可是忍不住還把那相片子接過，一看是個半

身少年小影，而龐兒很是清癯，那眉眼之間還有一種秀氣。他母親看着只是嘻嘻的笑，真應了俗話說的，「岳母看女婿越看越得意，」瞧着兩個老眼，指手畫腳的說道，「這孩子身體倒沒有小時那張相片兒胖了！」敏嫻只淡淡的答應着，口裏動了幾動，要正式的說些甚麼。可是眼裏看着母親花白的頭髮，打了摺的臉，在自己面前有說有笑的，又實在不忍開口了。到得睡的時候，母女睡在一處，敏嫻又想起彥文來，又覺着對不起彥文，左思右想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終於結結巴巴的還是告訴他母親說他不願出閣。他母親的疑惑更利害起來了，便逼問他究竟甚麼意思。他想把彥文的事情直說了，又覺得太冒昧了，於事實上只有壞，沒有好。而且又怎麼好意思說呢？沒奈何只可拿求學作搪塞了。他母親也失了主意，第二天便把他不願的情形約略的告訴了他父親，父親一聽，大為不快。立時叫敏嫻來，敏嫻走得近來，父親臉全冷了。半天纔說道：「嫻兒，你不要同外邊

那些沒有家教的孩子學。還沒有念三天書，便要替社會國家作事，守獨身，固然口氣非常之高，招牌非常之大，其實是自欺欺人，不要說學識不夠，即使够了，也作不出甚麼出來。生在我們這樣人家，要是不念念書，不免叫人看了笑話。若是念了幾年書，便要真個自己胡鬧獨身，那更是笑話了。」敏嫻見父親這樣鄙薄女子，不由也氣了起來。立時覺得身上抖顫不住，便駁父親道，「爸爸也未免太看不起女子！照爸爸的話說起來，女子念書完全是裝裝面子。女子自己的幸福就全不能靠自己掙了嗎？女子就不應該替社會國家作事嗎？」說着眼淚就滾下來了。黃老先生看見女兒哭了，也覺得剛纔神氣過於嚴峻，未免使愛女難堪，不由得心又軟了。嘆了口氣對敏嫻道，「唉，你這個跋扈孩子，爸爸無論怎樣年紀比你大了兩倍，看事情比你總要透澈些。你也不想念書為的是甚麼，無非為名為利，為安富尊榮而已。譬如有一個人這一個地位好，那一個地位壞，這兩個人如若才

智一樣，將來的安富尊榮，那一個就沒有這一個來得快。假使這一個甘心拋棄自己優越的地位，不是獸子，便是有精神病，你要知道，你現在處的地位非常之好，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結婚之後，你要出出風頭，替社會作點事，又有誰攔你？你就不作事，也可以享福，橫直人家所求的你已經有了。你還有甚麼不願意？你還要學那一班學生幹嗎？那一班學生全是些窮孩子，求你的地位求不着，纔拿獨身主義替社會作事等招牌騙人。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你倒去學他們。豈不是笑話？那沒有人替自己掙幸福的，纔去自己掙。你是有了的了，爸爸已經都替你安排好了。你只消安心享受便是。爸爸因為你是爸爸的女兒，所以事事不用你勞心。爸爸的眼光至少比你遠些，好兒子，你只聽爸爸的話。歇幾年你自己自會明白過來，你們這時憑着短時中的偏見，說出來的話是站不住的。」馮老先生用這種低沈的音調說了一大篇，口裏不禁微微有些喘氣。順手遞過一杯茶來呷

着。看見敏嫻依然站着，便叫他坐下，禁不住笑道，「好兒子，不要悶了。你只聽爸爸的話不會錯。這件事是你的終身大事。你一生的幸福都在這裏。爸爸總要替你作了，即使此刻你有些不願，將來你會感謝的。好了，今天不要談了。你不要作鞋，要不要出去玩玩，你同你娘說罷。」說着便走出去了。敏嫻白受了父親這一頓訓誨，也無話可駁。只底着頭搓手絹子。可憐他心裏本不是這些獨身不獨身的話。却又叫他怎樣能反詰，又怎樣能引到他所要說的話上去呢？他母親雖然是愛惜他，但是對於女兒這種態度，却極不以為然。所以也是默默不言。

當天敏嫻便趁晚車到京裏來了。一路上只愁見着彥文無話回覆。心想只有等下禮拜回家再說，免得彥文發愁。所以見着彥文只用淡淡的幾句活動話哄過去了。且說馮老先生等敏嫻走了，自與夫人談論白天裏的事情。馮老先生道，「嫻兒平日大憨憨的，從來沒有說過不滿盧家的話，近來忽然變成這樣，一定是在學堂

裏聽了甚麼新學說了。這種新學說最利害不過，改變少年的性情非常之快。我看還是及早預防爲妙。趕着一畢業就把喜事辦完，自然甚麼都沒有了。」馮太太道，「我當初就沒有一定要女兒進學堂，這全是你的意思。現在說不得你要担當些，」馮老先生繃眉道，「唉，總是爲的兒女好呀。這個時候要是不讓女兒進幾年學堂，實在太不時髦了。到了交際場裏總覺得太不文明。豈不讓盧家笑話我們？這件事你不用着急。現在下手快些還不算遲。我們只要極力作去。等得喜事一成，嫻兒小夫妻感情好了，再加上家庭境遇好，自然就無問題了。你一面預備着喜事，一面還時常對嫻兒提到他婆家怎樣好，姑爺怎樣好，就能打動他的心。好在姑爺照片在這裏，人樣子那一些兒差了。」馮太太聽了覺得非常有理。光陰易過又是一個禮拜。敏嫻又回到家來。馮太太便依着丈夫吩咐的妙計在女兒面前施展開來。敏嫻那裏聽得下去，嫻嫻的走進自己房裏來。呀，一眼便看見盧少爺那張相片，

已然配好了一個金光閃耀的櫃子，擺在自己的書案上。敏嫻看了，好不討厭。心裏悶悶的想着自己同彥文該是多麼好的一對。偏偏又有這個人在裏頭作梗。而且這一個星期以來，彥文待自己格外進了一層了。最使人難忘的，是他那一種又敬又愛的誠懇態度，無論在甚麼時候全是一樣的。自從醫院裏澈底的表現了戀愛以後，他那種滿足竟是異樣的。性格兒也格外的馴了。像這樣的男子人家求之不得，自己怎麼能不愛呢？怎麼自小兒就許給盧家了？這盧某人真是一個大厭物。敏嫻越想越不受用，便注視了那金櫃相片發恨。但是那相片裏的人，眉目清秀衣服整潔，一些兒鄙野的樣子都沒有。看了半天不由得想到母親所說的那些話來。漸漸的覺得這相片裏的人髣髴對自己心裏射進了無數不可名狀的尊嚴來。自己不由得暗暗自警。這個人在名分上已經作了他多少年的正式丈夫了。自己是早已屬於他的了。無論如何，只能想法子不和他結婚，並不能有恨他的心思。他對於自



已並不曾負了任何有害的責任。敏嫻一邊這樣想着，一邊便覺得這相片子裏的人比從前好了許多。而且想到這個清秀的青年便是他的丈夫，在名分上他是有獨特的權利愛他的，現在自己還沒有等到人家的愛拿出來，便已經同別人愛上了，這豈不是對不起人家麼？但是彥文那個人，在事實上是早已纏住了自己。憑着彥文那一種忠誠，自己又豈能抹殺他？敏嫻此時長嘆一聲，放下相片，想想自己真不如死了倒好了。正在懊惱。却看見母親進來了。敏嫻站了起來不覺心中一動，便要自己心事說給母親。不料剛剛試探得幾句話，他母親竟老氣橫秋的對他講起綱常大道起來。除了誇獎虛家怎麼好怎麼闊之外，還告訴他道，「女兒家總要規矩。將來纔能作人家一房好媳婦。不要老是說新派的話，叫人家聽了笑話。你在家裏可以隨便，將來就不能隨便了。我從前到馮家來，你祖母還只四十歲的人，家裏又不怎樣富，我受的那種折磨就不用提了。你的福氣比我好，你還不知

足麼？假如你現在沒有婆家，你要自由我也只能隨你。假如婆家要不好，你不高興也還有個話說。現在是那一點兒不滿意？」敏嫻聽了母親的話，竟是一點縫兒全沒有，要想把真事告訴母親，那更不得了了。只得假裝着不介意的混了過去。回到北京仍然瞞着彥文，只叫不要着急。却是自己私下想到親如母女竟不能說一句心腹話，父母愛自己無微不至，竟減不了自己的痛苦分毫，只有獨自伏在寢室枕上痛哭兩點鐘罷了。

第二天見着彥文，彥文痴痴的有惘然之色，拉着敏嫻的手說道，「敏嫻，老天真狠，我們分別兩個半月了！」敏嫻驚道，「怎麼？」彥文道，「上海那邊我們醫學會裏，馬上就要舉行年會。今年這次會的主席應該輪到我。他們頭一個禮拜就打電報來催我。我因為不忍離開你，想了許多法子要推辭。但是無論如何，我推辭不了。因為去年我是住在上海，又恰好應該是我，所以去年大會上就決定了

我充當，不料又到北京來了。現在我想拿我住在北京不便主持爲理由，要不去。但是這個理由太不充足，而且事實上也辦不到，因爲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我不幹誰也沒有工夫幹。現在各處寄的研究論文，都要等我去審查分類，編定日程，還有布置一切等等煩麻事情，至少要一個半月纔完得了。開會的時候，還夾上應酬游覽等等，討厭的事情。上海的朋友此刻人人張着眼等了我，我怎麼能不去呢？」敏嫻道，「這是正事，你當然要去。怎麼因爲我就不去了？」彥文苦着臉也不言語。敏嫻握着他的手安慰他道，「去罷，我們可以通信呢。況且不過很短的離別又見面的。你豈可因我廢了志氣？而且我暑假畢業，也正好趁你作正事的時候，預備點功課。」彥文不覺點點頭，勉強笑着說道，「我們還沒有別離過，現在似乎也應該嘗點別離的味道。不過我實在有些怕。因爲只要你回天津去的時候，我就一天到晚覺得無聊。這一來更是四五十倍的時間，我真許支不住這麼重

的相思呢。」敏嫻笑道，「沒出息！」當下二人密談既畢，遲一天彥文便收拾行裝輕身南下。敏嫻頭幾天簡直昏昏沉沉似的，甚麼事都懶了。接了彥文爾封信，稍爲放下心去，功課也能看了，禮拜六老早回到天津家裏，也有些說笑了。不過一到自己房裏，看見那張金框相片便立刻不自在。尤其難以爲情的，便是家裏的小弟弟。雖纔十歲，却頑皮不過，居然時常拿自己開玩笑，指着相片子自言自語的道，「這是我的姐夫，就是我姐姐的……」說到這裏便向着敏嫻又夾眼睛，又伸舌頭，隨着一溜烟跑出去。不一刻又捱到門邊道，「嗚！姐姐在瞧相片兒啦！」氣得敏嫻對他發狠，他却只是不怕，光陰易過，敏嫻回到家來已經兩次了。家裏漸漸的對於他的事情忙了起來。盧公使聽說就要到中國了。盧少爺在上海本來去年就畢了業的，家裏催他回天津來，他說還要讀一兩年書不肯回來。現在聽說公使已經打電報叫他回來了。盧太太聽說也到馮家來過了。敏嫻到處聽得的

全是不外乎這一類的話，他父親尤其高興，閑着無事便和他母親談心，說是「富貴二字是相連的。固然富了也可以貴，貴了也可以富，尤其是富能幫助貴，貴能幫助富。你看我們生意雖然很好，家裏也算過得去，論起家富來，雖然盧家還比我們差一點，可是我們就沒有人家那樣威風，沒有人家那一種官派，所以我們自己既然沒有，正要結一門這樣的親戚。我們也增了不少的社會聲價，他們也得了不少的社會信任。要是我想發展些甚麼，親家也可以替我撐撐面子，親家要辦事短了甚麼，憑我在經濟界的信用，那裏不給親家頂了勁兒。我們這種親戚纔叫作兩得其美。他們小夫妻只管夾在裏頭享福就完了！」馮先生說到得意之處，又是忙着彈雪茄烟的灰，又是忙着摸那長在笑嘻嘻的嘴上的鬚子，眯着眼睛道，「人生總不要丟掉實在的福氣。世上的事情全是魚幫水水幫魚。說穿了便是我哄你你哄我！哈阿哈哈哈哈！」這一種的話，家裏上上下下誰不傳開來？誰不羨慕小姐

福氣好？尤其是那一班老媽子最歡喜多說話。他們總是當着太太小姐說，一小姐既然有了這樣好的娘家，又有那麼闊的婆家，又碰上這麼俊的小姑爺兒。您瞧，真是的，這小模樣兒多好！整像天上的童兒似的！」他母親聽了自是高興，即是敏嫻先頭聽了極討厭的，可是在這種環境裏，聽得慣了，也覺得漸漸的可以聽得下去了。

飛快的到了一個月，敏嫻心裏對於彥文竟好像不怎麼割不下來似的了。接到彥文的信，雖然很歡喜，但是似乎開信封的時候，原先是遲一秒鐘都不行的，現在就是事情忙了，少爲遲一兩分鐘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了。看官，你道男女間的愛情，真有甚麼神奇奧妙麼？打開窗子說亮話，不過是自私心和佔有欲而已。再根本的說一句，簡直就是生殖本能在那裏弄玄虛變花樣罷了。交際場，公園中，遊戲所中，漂亮的男子攙了個時髦的女人，天神也似的閃了過來。大家的眼光不自

主的都要注意一下。這一種注意，便滿足了他們兩性各自的自私心。男的女的心裏當然都有一種勝利的驕傲。說實話不是人，你們瞧着他們被你們看着的時候那份兒滿不在乎的神氣，簡直是和你們挑戰！這不過是自私心之一，其餘許許多多不能遍舉。沒有一個人不是如此。因為老天生成了我們人類就是這麼一塊料，改不了的了，當男女二人講愛情的時候，雖是似乎如沸如騰可生可死，但是後來的變化却不敢料。假如這二位都是得天獨厚的情種，那麼兩個人都能作出歌泣纏綿的事來。假如二位都很平常，那麼等到外來的勢力比愛情大的時候，愛神的臉就得捱上這二位的幾下耳光子，不能不收弓拾箭帶了愛情飛到別枝兒上去。假如二位中一位平常一位特別，那就不忍言了。在下這些話全是揭開皮膚看骨頭，口裏沒有遮攔，說出來非常的殺風景，騷人墨客一聽之下，必定要大翹其鬚子而大不高興。這年頭兒少說為妙，不如還說馮小姐的事兒罷。敏嫻這個時候呢，正是好

像天秤中那根指針一樣。一邊稱的是盧少爺，一邊稱的是鄭彥文。彥文鞠躬盡瘁的結果，算是加重自己的分量，把指針兒弄到偏向自己這邊來了。可是天有不測的風雲，彥文又偏要開甚麼撈什子的年會，無形中自己對於敏嫻的刺激便輕輕減去了。同時偏生盧家的刺激又重重加增。天秤上這一邊的分量多了，那指針兒怎麼不又掉轉頭來呢？這當兒敏嫻又接到彥文一封信，上面寫道，「嫻妹如面，昨夜治事特忙，至一時半始寢，因之未寄函與妹。妹得毋失望否？文初來滬時，每信恐其遲悞，皆用快函。繼思日寄一書，快函與普通信件相若耳。故又改爲普通函，妹得毋笑我鄙吝否？前日在先施買一表寄去，收到否？此表式甚新，京中或尙未見。但此無關於吾嫻之美，使妹衣盤古伏羲時之野服，其天然妙相與服最流行之裝初無二致也。又在彼處，見淺綠色軟綢甚佳。店夥勸買，文笑拒之。此等雖佳，特備彼徵遂於滬上洋場之婦女用耳。決不足以污吾妹之冰肌玉骨也。文以



爲世無鮫綃，苟有之者，可以供君服用矣。茲選最貴重之玉色縐綉寄上，惜乎不得與姝衣此衣偕往西湖，步於靈隱禪光，賞其幽深之趣。或路經孤山，叩彼寒乞林逋，所謂梅妻者，敢與吾嫻相較否也。」底下還有許多累墜話，敏嫻看了覺得彥文真有些入魔了，特別的是梅妻的妻子，最刺眼睛。在這個時候的敏嫻看去，這個字實在太唐突無禮了。他折起信紙愈想愈不舒服，兩隻多情的眼睛，又在帶來的這張盧少爺相片上打轉轉兒。敏嫻帶這張相片來的時候，原也是想子細找找盧少爺的缺點的。所以雖是想起彥文來，對於這種舉動有些不自禁的慚愧。但還勉強的自己解勸自己，這種舉動未嘗不是爲的彥文。可是此時對於相片子，又覺有些對不起這位影裏情郎了。他賦了半天，決然的算了一個總帳。他覺得第一層如若要和盧家離婚，實在非常之難，父母不答應不用說，親戚朋友還要大加非議，使父母和自己都挨罵。更有盧家地位豪華，實在比彥文來得氣派些。盧少爺又

沒有劣點可以挑剔。第二層慢說離婚不容易辦，即使辦好了，所得的也不過是愛情罷了。彥文是極愛自己的。但是彥文能愛，盧少爺就不能愛麼？縱然說盧少爺的愛不能超越彥文。至少可以和彥文拉個平衡呀。那麼豈不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冒犯一切非議，犧牲一切榮華所求的東西，一樣可以不費勁的到手麼？到盧家去，於事易行，名正言順。不能取於彥文者件件都有，而能求於彥文者，依然還有！爲甚麼要棄多取少避易就難呢？不過第三層却是麻煩，這麼一來，未免太對不起彥文。敏嫻想到這一層時，不自知的竟覺得彥文有些碍事了。他忽然發生了新的妙想，對於良心有新的解釋。他想知道自己和彥文原是毫不相識的。這件事情皆是彥文自己二心找上來的。愛情是由他發動，自己當然還要往友情上解釋纔好。要是自己先愛彥文，這時別了他，當然是自己對不起他。既然自己並未先愛彥文，那麼就別了他，也不算自己對不起他呀。敏嫻想到此際，不覺面上紅熱，一陣

陣外國大使館的影子，大跳舞會的影子，和盧少爺情話喁喁的香圍影子，珠光寶氣頤指氣使的少奶奶影子，全在腦子裏亂七八糟的搖晃起來。比那個甚麼大夫的太太，名義事實，自然都好得多了。敏嫻愈想愈有味，又想起父親的話來，越發有理。他更進一步想到自己果真這樣辦了，自己固然便便宜的好了，就是彥文也是很好的。他也可以減去許多犧牲。他人物極漂亮，不難另外遇一個好女子可以結婚。那麼彼此都得好結果了。到那時候他還要感謝我佩服我呢！心中欣然稱快，不知不覺的又脫着那金框相片兒微微一笑。在這一笑之中，他居然還想起上海的彥文也許正在迴憶醫院中的情景。他想這個迷夢總要勸勸他纔好。所以第二天就要寫一封信給彥文。又怕詞意太露，彥文看了受不住，支願想了半天，纔打一個稿子寫道，「彥文兄惠鑒，連日小恙未能……」寫到此地一想不妥，彥文看了必要着急。於是又塗去另寫道，「連日功課稍忙，未能覆信，深爲歉然。」

頃得惠書，感懷之辭，令人增感。妹本不才，辱兄相知太過，相許太高，致勞兄時時繫結，思之又爽然也！兄天資卓異，復早成專門之學，濟人壽世之責所負至大。值此盛年，正宜努力於遠大之事業，以期發揚所學造福人羣。個人瑣細宜可澹置之。妹竊以爲光明之途惟在於此，妹之所以敬兄愛兄者亦以此。是以於兄每日發函相慰之意，雖銘肌載切，然一念及此，舉實有妨於兄之事業，則立覺負咎滋深，而望兄之稍自寬也。年會所關至鉅，淺言之可以覘兄處理之才，爲聲譽之所繫，深言之則學術之發皇，實國家社會之必需。兄旣主其事，豈可因妹一人，積思成癆以誤職責？是以私心切盼之事，惟在期兄盡力於年會，勿以妹爲念也。」敏嫻寫到此地，覺得意思雖然已經暗示出來了，但語氣似乎還輕了一點。只把手中的自來水筆拈來拈去，揚起頭來望着窗子出神。又低下頭去寫道，「豈惟年會一事爲然，妹所望於兄者蓋無往不然。兄才高如此，學專如此，年富又如此，作英雄

之氣，輕兒女之情，揚聲不朽，何其壯哉。且如妹魯飾頑劣，斯世至多，俯拾即是。又何足以勞兄眷戀一至於此乎？即辱眷戀，亦望兄引而高之，存乎精神。兄其自廣！妹雖弱質，亦秉雄心。妹以兄為終身崇拜之人矣！燈下掬心，意深辭陋，不盡欲言，要之望兄專於事業！」寫到此地全信算是告成。敏嫻從頭看了一遍，覺得「亦望兄引而高之乎存精神」一句太露了，又塗了去換上隱些的幾個字。子細想想通篇還可以用，彥文此時尙不致疑心到那裏去的。人到此時也疲倦了。第二天找了信紙好好的抄了起來。又念了一遍，料得彥文暫時總還可以安心，便要親自去投遞。但是忽然想到自己這種擔驚受怕的欺瞞行爲，不由得又遲疑了一下。此時又想起彥文待自己一番情義，又打開信紙看一遍。看到「妹以兄為終身崇拜之人矣」一句，想到自己這一句裏的意思，和此時在上海正作好夢的彥文，忍不住流下淚來。這封信因之又擱下來了。到得回天津的那天，想來想去，仍是

自己的面子光榮和彥文的事業聲名要緊，便急忙忙的叫聽差的拿去發了。按下不表。

且說敏嫻的這位未婚夫盧少爺名叫盧玉山，姿質聰穎，對於數學尤其精通，十五六歲的時候，自各兒都早把解析幾何學完了。所以他沒等中學畢業，便考上了滬濱工科大學。論起人物兒來，的確是個佳子弟。不過玉山也同普通青年一樣，對於戀愛的毛病未能免俗。而且此人性情沈默沾滯，自己的意見很堅執，要怎樣便怎樣。只他心裏定了主意，他也從來不和人商量，一味的行其所是就完了。但是單從表面上看起來，他又好像是個極順從的人。他在九歲十歲的時候，不知怎樣得了一個羊角瘋的毛病。人既沈默，別個也無從知他的喜怒。往往他自己一着急，便犯起病來，直挺挺的擱在地下亂哼哼。盧公使夫婦請了許多名醫總也沒將兒子的病治好。日子一久。這盧玉山神經上似乎都起了甚麼變化了。他在上海

念書的時候，和一個同班學友王秉璋很是相得。秉璋的家就住在上海，他每逢假期常同秉璋一齊到王家來玩，就認識了秉璋的姐姐秉珏。玉山初看見秉珏的時候，正是初進學校的第二個學期的春假。南方天氣暖和；那時秉珏穿了一件月白竹布單衫子，梳了一個家常髻，神態蕭閑，好像白石子上供的水仙花兒，大有出塵之想。玉山一縷情絲不知不覺的便在行見面禮的微笑中軟軟的縮住了秉珏了。從此以後，玉山常和秉璋回家。日子長了，玉山在王家厮混已熟。和秉珏談得非常投機。覺得秉珏談笑舉止又大方又規矩，堪稱佳人。每每三人一處談話時候，秉璋說到玉山的數學好，自己怎樣也趕不上，秉珏便說道，「人家總說中國人沒有科學頭腦。密司特盧是天生的數學家。他日成名也替我們中國人爭臉。我想將來數學的書上所載的數學家照片兒，一定要多加密司特盧的一張的」說着便笑了。玉山得了美人這樣的褒獎，真是榮逾華袞。一面又看着秉珏笑的時候，還略帶點

羞態。鄰種欲笑還忍却又忍不住的神氣，尤令人醉心。三次五次十次八次，沒有一次不留神領略。習以爲常，那陷溺的心兒，便愈深下去了。這件事在玉山當然是一種不幸的遭逢。可是假使秉珏還是一個未嫁人的閨女，那或者還有辦法。但秉珏却已是一個少婦了。原來秉珏十七歲便出閣，嫁與蔡松年爲妻。秉珏嫌他人物猥瑣，又兼蔡家是個繼婆，脾氣非常不好，秉珏便常常住在母家。松年倒以爲省下一筆開銷，反是很高興，便也由他。他面貌神情在嫁後依然沒有甚改。玉山見他的時候完全以爲他是個大姑娘。愛情這個玩意兒是沒有甚麼顧忌的。玉山便一個勁兒的纏下去了。秉珏初來雖不覺得，但男女間的神秘，自有那開心靈之鎖的鑰匙。秉珏看見玉山對自己事事關心體貼，不由得也芳心可了他在松年身上從來沒有找出半點的溫存。處女時代所夢想的閨房相互的和諧，全歸幻滅。在失望中竟有玉山這樣清秀純潔的青年來傾倒他，他怎麼能够不墜到愛河裏去呢？在



這種情形之下，兩個人全往一條路上走。等到暑假期中玉山約秉璋乘珏到無錫游惠山，乘珏和玉山在旅館裏互吐肺腑，彼此談起各自的環境來，雖然都覺得不妥當，但是已經發生了愛情，要想後悔也不行了。不僅如此，玉山更有一番痴意，他想着乘珏既然是有夫之婦，自己又沒有和家庭決鬥的勇氣，將來的分離，定是不能免的。好在學校生活還有幾年，姑且在這幾年之內，和乘珏戀愛下去。以後只當自己的愛情死了一樣，作一個名義的結婚，事實上自己過孤獨的生活就完了。這樣一來，玉山把這幾年的光陰硬看作畢生幸福換來的代價，所以不特不因環境減少愛情，反更增加了熱烈。四年之中，乘珏和玉山的關係竟已到了不可分的形勢。玉山之所以畢業之後還要在上海的原故，皆是爲此。後來三番四次家裏函電交馳催他北上，他知道和乘珏的緣法完了。兩個人密密的抱頭哭了多少次。最後一次玉山向乘珏道，「我們的事情太秘密了。無論怎樣不能鬧開去。若是一鬧

開，你娘婆二家同我父親都要天翻地覆。於你我二人還是毫無用處。要不然我就開死了也不怕。我現在雖然離開你走了。可是我的心已經給了你了。我已經沒有半分心再給別人了。你可千萬不要把我當作負心人！」可憐兩個人便是這樣的生勸開的。當玉山含着滿腔情淚到天津的時候，正是敏嫻學校裏提前考畢業的時候。敏嫻一心作夢還希望着作闕公使家的少奶奶盧公子的愛妻哪。同時彥文在上海日夜懸心，盼望敏嫻的信來。往往盼望一個多禮拜，纔盼到一封，看見信裏寫着學校裏考試忙，又後悔不該天天催的敏嫻心慌。好容易熬得年會完了。不覺比預算的時期還遲了半個月。到得北京，敏嫻學校畢業考試早完了。學生全正忙着籌備畢業式，敏嫻早到天津去了。彥文滿心要和魂夢裏的人兒快叙別後的相思，經此一挫，不覺悵惘得無精打采。但是還料不到敏嫻的愛情竟像交易所的公債一樣，價錢居然跌到廢紙的地步來。唉，到底是誰把九州的鐵鑄了這麼大的一個錯

人海微瀾

字呢？正是

多謝相知不忠厚  
妝臺行看海揚塵

## 第十四回

情天莫補碧海沈軀 嘉禮方成紅閨灑淚

且說彥文回到北京來，不得見敏嫻終日如有所失，他妹子秀文早瞞出來了。敏嫻快要出閣的消息，秀文也已有聞了。只心裏疑惑着不敢和哥哥說。一面看見彥文神魂顛倒的情形，着實替哥哥可憐。因爲可憐哥哥，便覺得敏嫻的行爲非常可恨。每每有意無意的在彥文面前說些冷話想感悟彥文。一天晚上彥文靠在自己屋裏大椅上。秀文推門進來，看見他手上拿着鉛筆發癡。便淡笑道，「哥哥費畫兒

？」彥文也陪着笑道，「不是，我正思作一個曲子。這兩天覺得很想寫點甚麼東西。又覺有了文字反而落迹象，所以作個曲譜倒好。」秀文正色道，「哥哥少勞累些罷。人生交朋友都是心換心。要是拿心都換不過來的人，也就不值得回想了。現在打個比方，哥哥寫這個曲子原是寫自己心裏悲哀的。但是這譜子如果作得好，傳開了去讓別人彈起來，那彈的人和聽的人都不過爲着他們的享樂罷了。他們對於你的悲哀何嘗顧及？想到此處作曲子也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即使他們能了解這曲子的意思，同情於你的悲哀，誇獎你藝術高，而你的悲哀仍然存在。又何嘗有絲毫之補？所以據我看來，我就不那麼歎。敏嫻這時的态度恐怕連聽曲子的都不如，那麼哥哥費了這些心究竟換得些甚麼了？所以哥哥更用不着爲他惱煩。哥哥也不照照鏡子，這回從上海回來把個人鬧成甚麼樣子了？」秀文說到這裏不覺把眼睛看看彥文，心裏激起手足之情，忍不住一陣難過，也不往下說了。彥文

聽了低着頭也沒有言語，半天纔嘆了一口嘆道，「唉，妹妹，你勸我的是好意。我謝謝你。不過敏嫻到底是個好人。他現在和我不通消息，必是他有他的難處。現在也不瞞妹妹說了，他待我的情分已經到了極頂了。我實在不能疑惑他。他現在也許念我念得病了。」秀文冷笑道，「不見得！」彥文道，「怎麼不見得？我愛他的意思他完全了解，完全領受了。我敢說他對於我的爲人，早已看明白了。我知道他信任我，所以我信任他。妹妹纔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我對於他也觀察出些特點來。他小孩子氣太重，世事閱歷太淺，見着父母恐怕又是不免太面皮薄，沒有堅強的判斷力。有此種種原因，他恐怕竟要爲他家庭所戰勝。現在的情形壞就壞在這兒。但是他家庭儘管可以戰勝他的身子，他的心我敢說好是向着我的。」秀文道，「好一個心還是向着你！好在心是個摸不着看不見的東西。要硬說向着哥哥何嘗不可？哥哥所得的不過如此罷了。」彥文又嘆道，「妹妹不要說這

個話。愛情原是贈與的，並不是像買豆腐青菜一樣，定要交易公平，一個錢準買幾斤幾兩。我這一生從來就沒有遇見像他這樣可愛的人。我把愛情送給他。這就很值得了。何必還問得着不着甚麼？況且我所得的已經不少了。妹妹不知道他待我的意思該是怎樣周到。妹妹你看，這屋子裏頭凡是我每天用的東西，那一樣他沒有爲我經過心？妹妹總還記得春天我從柳夢廬家裏回來的那天夜裏，他假託妹妹的名義叫當差的喊我回家。我是和他一道從家裏出門的，他回學校我到夢廬家去。到了九點半鐘起了風，他知道我沒有穿外套，我的脾氣又歡喜談到夜深。所以他纔想了這個法子，好教我不致受凍。我回家來問妹妹有甚麼事叫我，妹妹茫然不知所答。一直到第二天纔曉得是他鬧的。這件事妹妹總該記得。妹妹想，他本是個爛漫無心的人，對我竟細意到這般田地。豈能說我所得的是摸不着看不見的嗎？」彥文說到此際，心裏熱情全誦起來。索性再說下去道，「我現在想起

來，我也害他不淺。可憐他回到家去有許多難處，見了我又有許多難處。鬧得他進不得退不得。妹妹知道他一向是愛說愛鬧的人。近來妹妹幾曾看見他大笑大鬧了。他近來所以不笑不鬧，由快樂轉到憂鬱，還不是我帶累他的？他爲我犧牲得還少了麼？他家裏現在一定在強迫他。況且他這件事也的確不好辦，他就是和廬家結婚了，我也不能怪他。我已經準備也爲他犧牲一切。但是他對我太好了，我不能離開他。我現在還是忍着痛，一直忍到忍不了的時候再說罷。」秀文聽了這一大篇話，看見彥文說到後幾句際子差不多都顛起來了。那房內薄弱的光線映在彥文身上臉上，越顯得淒戚無聊。知道彥文苦心痴望，任是蘇秦張儀也說不轉他的意思來，便嘆了一口氣道，「哥哥是明白人，還要子細想想。別只顧了一頭。」說着便辭去了。膽下彥文獨自坐着，呆望着天花板，心裏渺渺茫茫，盡是些斷碎零星的感觸忽來忽去。到得睡覺的時候，迷迷糊糊忽敏嫻竟笑盈盈的來了。彥文



這一喜，連眼淚都流下來。忙把敏嫻輕輕抱腿上坐了，雙手攔住敏嫻的纖腰笑道：「你怎麼來了？」敏嫻用手圍在他的肩頭道：「我父親答應了我們的要求了。盧家也願意了。所以我特地跑來告訴你。」彥文忙笑道：「是真的嗎？」敏嫻道：「你說是假的就是假的。告訴你真話你又不信。」彥文笑道：「我信，我信。」說着又把敏嫻的頸子勾下來了些，仰起臉來同敏嫻親了很久，忍不住又流下淚來對敏嫻道：「我知道你一定會和我好的。他們都說你變了。你看現在他們還能說甚麼？」那眼淚流到腮上，一陣冰涼，彥文猛的驚醒，還是自己在黑洞洞的床上一摸枕上已經濕了一小片。自己想想無意思，不由得長吁了一聲。憶及夢中情景，閉起眼睛還想再追上未遙的斷夢。

且說光陰飛快，敏嫻住在天津眼看着離吉期快了。家中置備的嫁裝，從木器到零星用品，無不齊全講究。家裏大大小小男女僕人，一概都賞了一套新衣服鞋

帽。親戚朋友漸漸送來添裝禮物。其中以化妝品爲多。那管記禮物帳的先生是個瘦長個兒，單記這一項就記膩了。他架起一隻腿，一邊搖晃着，一邊摸他嘴邊幾根老鼠鬍子，對那旁邊寫紅帖子的說道「唉，人生下來都有命。單自這些亂七八糟的香水香胰子，大小姐使一輩子也許够了。要是全送給我，我也能開個小舖子。可憐我們內人老了不用說了罷，就是我們的小孩子那裏摸得着這麼一瓶擦擦？」那寫紅帖子的取笑道，「你老先生瞧着人家辦喜事，也動了心啦！何妨花幾塊錢也買一瓶香水拿回去給老伴兒灑上一些？聞起來香噴噴兒的，也可以再作一回老新娘子呀！」正說笑着，又見辦繡貨的來了，說繡的東西都齊全了。一時請馮太太到大廳上來。那一種綢緞東西繡上彩色花兒，打開來映在光裏，真是閃眼睛。那人一邊請太太過目，一面指指點點道，「太太，您瞧這床被面子顏色同剛纔看的那一床不同，配的花兒也就兩樣。您瞧這荷花瓣兒，顏色多活泛！這對鴛

鶯的翅膀多顯豁，眼珠兒多神氣！這全是特別找畫畫兒的先生畫的稿子，不是工人畫的，所以雅緻秀氣，不像平常那俗樣兒。太太您瞧正面花兒！一根根兒的全是絲絨線，反面就一根兒線也沒有，這是湖南人特別拿手的地方，又美又平伏。要是北方局子裏繡的兩面全是線，堆得像銅子兒那麼厚，多笨哪！那像這樣？這就是人家湖南的活兒！」那人說着馮太太早已看過好幾樣了，覺着東西的確不錯，微微笑着道，「很好？這回辛苦你了。」那人忙恭身道，「謝謝太太誇獎，這是大小姐大喜的事情。凡是吃太太的飯的誰不盡心？這也是大小姐洪福齊天，所以不論甚麼事一辦就辦好了！」馮太太聽了有些倦了，便叫把東西先包起來。那人趕答應着，却又拿一件對馮太太道，「這門簾兒繡得更好，您不瞧瞧啦？」馮太太道，「不瞧了。」那人又恭恭敬敬的答道，「是！是！」這纔歸就起來，請了一個安出去了，只那旁邊站着看熱鬧的鴉頭僕婦。可惜這些好東西竟沒有看完，

兀自唧唧喳喳的議論着，

敏嫻在這環境裏也覺得有些太鬧了。正是此時却接着秀文的一封信。上面說是自從敏嫻到天津，他很想念。聽見回學的說敏嫻喜期快了，很是歡喜不過同學數年，一旦分手，心中總不免悽然，所以很想還見一面，希望敏嫻能到京裏來玩玩，敏嫻看了也自低頭感嘆，又看見信裏並沒有提到彥文一個字，想也許是彥文恐怕妨害自己，特意叫秀文不要寫的。也許是秀文氣了，故意不寫的。又想到和彥文兄妹好一場，就這樣怏然而別，也未免太忍。而且彥文此時和自己別得久了，他心裏想來也該淡些了。趁趕此機或者不妨再去勸勸他，這麼一來彼此還是很好的朋友，以後還可以往來。心裏這樣一活動，就覺得和彥文分別以來，不覺竟已許多日子，上次分別太匆忙了，這回好好的再別一次罷。索性當面和他談談，也可以得許多諒解。所以便和母親託辭說了。當天晚車到了京裏。跑到鄭家。彥文在屋

子裏聽見秀文在外面敲門說道，「哥哥開門，馮姐姐來了！」彥文如同觸了電似的，把門開開，一看可不是敏嫻真來了。登時眼前一晃，心裏一遍，酸甜苦辣陡然齊湧上來，哽在喉頭，腳底下一飄，幾乎要栽了下去。自己趕忙用力扶住了門邊，那門砰的一響，睜大了眼看敏嫻還在面前，纔相信不是又在夢裏了。敏嫻走到彥文門前本來就心頭亂跳了，一見彥文一張黃瘦臉兒，頭髮也是亂亂的，此刻神氣又竟到了這個樣兒，心裏又怕又愧，一時急得也忘記打招呼，臉上立時紅暈，低下頭去站着只不動，虧得秀文把門關上，笑道，「哥哥，馮姐姐來看你，你就以為是爲朋友，毫不客氣，連請坐兩個字都不語了！」彥文經秀文這樣一說，纔如同魂返一般，從那兩片呆板的腮上，露出笑容來對敏嫻道，「請坐！」秀文知道他們兩個此時心裏都如大石頭壓在上面，非等他們自行緩過氣兒來了，不能說話，便悄悄的走了，敏嫻不自覺的仍舊移到平日和彥文並坐的軟椅上去。看見

彥文還站在桌子旁邊呆呆的看着自己，由不得也立了起來勉強笑着拉彥文到椅上  
來道，「你坐下呀。」彥文經他一拉，便跟着坐下，抓住敏嫻的手不放，一下倒  
到敏嫻臂彎裏哭道，「我想不到今天還能……」一句未了那潮水也似的眼淚  
直湧了出來，喉嚨裏哽得咯咯作聲。敏嫻覺得自己那隻手被彥文抓得又緊又痛，  
只得極力忍着，低聲急急道，「你快不要難過罷！你這樣簡直把我嚇死了！」說  
着聲音一硬，也嚶嚶的啜泣起來。過了一晌，敏嫻脫開彥文抓住的那隻手，自己  
揉了揉，把彥文扶了起來，替他擦去淚痕，纔坐好了，用手理順了彥文的亂頭  
髮。將頭靠在彥文的肩上，哀聲道，「彥文我現在甚麼話都不說了。一千個不是  
都是我。我願意你恨我罵我罷：：你看你瘦得連眼都下去了，你是大有爲的  
人，爲甚不保重你的身體？」彥文嘆道，「唉，我初從上海來的時候，你的事情  
我還不清楚。最近我纔曉得。我心裏難過得要發瘋，但是我也知道事實如此，也

不可挽回。我只希望你前途無量，我犧牲一點也不是不值的。我告訴你，敏嫻，我愛你愛定了。我爲了這一點，只要有利於你，甚麼我都可以不要。我本不指望你會來，你居然來了，足見你爲我竟還冒這大的嫌疑。我還有甚麼不滿足？你的事我也籌畫好了。凡是以前的東西足以妨害你結婚後的生活的，我悉數都檢出來了。上星期交給秀文了。無論何時，你得便你去銷燬了，免得使你以後想起不安。」敏嫻聽了又是一陣刺心的慚愧，忍不住又流淚道，「彥文，我無論如何還不至於不堪到這步田地。要這麼一來，倒是你不信任我了。我這個人現在是不配同你說話了，但是以前多少總還承你看得起。我留給你的那些東西，請你仍舊收起。權且紀念以前的我罷」。說完了還是嗚咽不勝。彥文也是無可奈何。靜了一晌。彥文道「我在上海還帶了些西洋彫刻的象牙玩意兒和一些細巧的小瓶子，預備，給你和秀文的。也都在秀文那裏。他會檢給你的。」說到此處替敏嫻擦了眼睛

，仰起頭來想了一忽兒道，「此外沒有甚麼事了。」敏嫻還是垂淚不語，拉着彥文的手道，「明天一天亮我想邀你起來上北海去走一走，你可願意去？」彥文道，「你叫我去我當然去。」話還未了，秀文敲門而入，笑道，「你們二位話說完了罷。」彥文敏嫻俱無言以答。秀文看見他們這種神氣，不覺又氣又笑。正色道，「哥哥，馮姐姐，我勸你們二位到現在不能不明白了。馮姐姐原是有人家的人。哥哥既然爲着馮姐姐將來的好處，當然割斷情絲好。不過還要進一步自己再振作起來，好叫馮姐姐放了心，也是哥哥愛馮姐姐的意思。馮姐姐環境有和盧家成婚之勢，也是不可轉移的事情。對於哥哥並不算怎樣對不起，你們二位全可以彼此去開這是甚麼難事！我看哥哥好像走了魂似的。馮姐姐好久不見，臉兒也瘦了。這是何犯着呢？」敏嫻聽了這話，如同轟雷掣電一般，覺得秀文句句打到自己心裏。便向秀文道，「你這話透亮極了。而且我還想了，曹靜婉學問容貌在我那



班上算第一，你是知道的。我要叫他認識曹靜婉！將來大家還可以見面，我對不起他的地方也可以減少一些，說了幾次他總不答應：：」彥又插嘴道，「妹妹話極對。敏嫻也不用再說了罷。」這樣一陣冷風，話又截住了。

且說次日破曉，彥文敏嫻同到北海。兩個人沿着海子東岸走着。那時樹葉上草葉上的露水珠兒濃密得很。從那綠團團的葉叢旁走過，覺得一陣陣清新的露氣撲到臉上來。天上一片的淡青色小雲兒，都碎碎的布滿了。敏嫻看見一塊平整石頭，便和彥文一同坐下。獨自瞧着對面粼粼的水波，說不出無限的心緒。抬起眼來，看見天上方纔的雲已然轉成了杏黃色。那微風好像是從東邊吹來的，把那細碎的雲片已經吹得互相連接起來了。正頂上已露出大塊藍色的天空。可是稍往下的四周，却是一種淺白淡紅的顏色。不一刻那大塊的雲又已各自連起來。自東至西在天上竟接成了五六條極長極寬的帶子。太陽光射在天上映得那橫亘青

霄的雲帶，都顯出暈紅色的光輝來。那露出來的天空便也越顯着藍得發亮。再平視靠西的五龍亭，靠南的瓊島，嘉樹森森都像剛醒過來一樣，那影兒倒映在水裏，靜陰陰的彷彿正在洗臉呢。這個時候園子裏可以說是一個游人也沒有。敏嫻痴望了半天，才猛然想起身邊同坐的彥文來。忙拉着他的手問道，「這時候還有些小風，怪涼的。」彥文微笑道，「是的，你看樹杪上才染上一些陽光呢。」敏嫻見他這忽兒態度非常安閑，倒喜出望外，不覺嫣然笑道，「唉，好容易你也歡喜了。」彥文道，「人生在世就是在有希望的光陰裏最煩惱。現在我對於那件世俗上的希望已然沒有了，倒覺得清爽。而且我覺得我現在還很快樂，因為我已經尋着我的歸宿了。我想還到日本去好些，那裏還有從前兩位老師同我很好。免得在京裏走來走去，都無甚意思。」敏嫻聽他這話知道彥文不願在京，乃是恐怕觸放傷懷之意。也就默然無語歇了一晌，極力安慰彥文道，「你到日本也好。時常寫

信給我。」彥文笑道，「假如我要到了日本，我必定有信給你。」敏嫻這時握着彥文的手，眼裏看着彥文，心頭竟填滿了幽思離恨，只緊緊的靠在彥文身邊。彥文也靜靜的沒有話說。聽着敏嫻臉上黃黃的消瘦了不少，方開口道，「你勸我的話我也拿來勸你，你以後自己保重罷。我是要走的了！」說到此地把臉仰起來，極力睜大了眼睛看天上的雲，好叫眼眶子盛住了那湧出來的眼淚。登時眼珠裏一陣陣酸帶痛那淚水居然停住沒有流出來。敏嫻依在他肩頭道，「我今天特意來陪你一天。這北海是我們初次見面的地方，我們遷在這裏分別。分別之前我總想我們多挨一刻是一刻！」說着禁不往把兩隻手捧着彥文的後腦，和彥文輕輕的接了一個長吻。又低低的叫彥文道「哥！」一連喚了兩聲，彥文笑，「甚甚事？」敏嫻道，「有一個東西你收下。」彥文道，「你給的不少了。」敏嫻道，「這個東西比甚麼都要緊。」說着將自己頸頸間領扣解開，掏出一條極細黃金鍊子，上面繫着

一塊琥珀。便解下來交在彥文之手中，又把扣子扣上。說道，「這東西很不值錢，不過却是我祖母的。他說他小時帶過，留了給我帶着辟邪壓驚。我從三歲帶到今天，此時才取下來給你，跟我最長遠的東西只有這塊琥珀，最看得起我的人只有你。你收着罷。而且我還有一個意思。這東西我原是想給我小弟弟的。現在拿來給你，便是拿你當作同胞手足。希望你不要把我當作情人。你或者心裏還好過些。我寫到上海的信，希望你也不要忘了！」彥文恭恭敬敬的將那東西收起，笑道，「我回去也帶起來，這一輩子不離開了」敏嫻還要往下說，彥文道，「現在太陽晒的利害了。我們走罷。」敏嫻道，「你怎麼，這樣忙？」彥文道，「我想你還是坐八點半的車子回天津好些。你同我在一處的時候多一刻，便於你多一點不便。我們心裏意思都明白了。我既能割棄一切，還不能割棄這一刻的暫歡麼？」敏嫻見彥文說的話又是愛自己又是別自己，那神氣非常恬靜，不像平日那般留

戀心中不免又感覺一種損失。痴痴的看着彥文，胸頭一陣一陣的緊逼。那濕潤的兩眼裏又泛出滾滾的珠液來。抱着彥文一連用力吻了幾次。覺得這樣別下彥文太難過了，便立時要想告訴彥文不如一同逃了罷。但是這一念剛起，那名譽啊地位啊一切的享樂啊種種恐怖便也同時湧起。彥文看見敏嫻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心中也如同刀絞一樣。想着敏嫻太可憐了，自己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忍受齟齬，爲他犧牲。便擦去自己的淚，扶着敏嫻說道，「敏嫻走罷，你走了好好保重！我不要緊。」敏嫻便這樣如醉如痴的被彥文扶了出門，一同到家取了些東西到車站來。彥文送他上了火車。一聲鬼嘯也似的汽笛起處，那殘忍無情的死鐵車輪動將起來，硬把這伏在車窗上啜泣的斷腸花送走了。

且說彥文咬定牙關拚着自己來成就敏嫻，這件事辦得倒是很痛快。不過天下扎掙挑着起的擔子，決計站不了五分鐘。彥文直看得車子影兒一點也沒有了，頓

時覺得六合之內空無一塵，方寸之間滿集萬矢。腦子昏得辨不出東西南北來。只慢慢的向前踱去。走到車站盡頭，一個路警站在柵欄邊下看見彥文還要前進。忙向前一攔，橫着兩道濃眉說道，「先生！再往前就是鐵道啦！您有工夫上別地方去溜灣兒罷，嘿！」彥文只得回轉走去。那路警瞧着他走得遠了，輕輕的罵道，「他媽的，瞧着樣兒倒還是一身的洋服。上了火車站就摸不着門兒出去。冒充文明不懂文明規矩！」。彥文也沒聽見。出得站門，車夫問上那兒去，彥文躊躇半天才說道「北海。」到得北海，便一逕走到和敏嫻同坐的那塊石頭上去。只見太液池邊微波疊疊古柳依依，敏嫻的影兒固然是沒有了，便連那襟上餘香也沒有贖下一星半點。彥文四周望了一回，忽想到敏嫻穿的是一雙橡底白帆布鞋，地上總該有一些履印。便伏下身子低頭四處尋看，那知地上的土並不甚細，竟沒有留下足跡。只有石頭前面似乎還有，但是踏得凌亂縱橫，並無一個整跡兒了。這時太陽

晒得非常之利害。彥文覺得後腦和背上都燙得很。海子裏的水又蒸發一種水氣來，吹到鼻子裏聞着非常不快。只可直起腰來揀了個陰涼地方憩着。想到敏嫻待自己真是情深義厚，叫家庭裏逼得不能不嫁，却還在這個時候跑來和自己泣別一場，可憐和他的緣法便只有這麼多。一面想着，一面拿出那塊琥珀來，翻來覆去的看了又看，提着那金練子在手指上慢慢兒的繞圈子。也不知是多少時候，抬頭看見漪瀾堂那邊早已有許多人在吃點心，纔覺着自己有些餓。拿起表一看已是下午三點了。便好好收起琥珀，信步走去早到仿膳茶社，坐下啜下一碗棒子粥。看着海子裏許多游船之中，有一隻瓜皮小艇上面只是一個女子划着過去，那姿態竟是敏嫻。不由心中一動，便也買了一隻小艇划了去看個清楚。彥文在艇子上離那女的約有三丈之遠。仗着自己目力好早看清了。這女的鼻梁太低，沒有敏嫻那種合度聳起的玉稜。而且臉上胭脂太多，遠不及敏嫻天然的肉紅色。只是那秀髮細腰從背

面看去很有敏嫻的風神罷了。彥文看得無聊，便把船划開往西南橋邊行去。悠悠忽忽在橋孔邊收了槳，倒覺得清靜自在。一人孤另另的沈思着，已到日暮。纔把船又划到海子中間來。這時西邊太陽餘燒猶紅，只東南上顯得暗一點。不一刻那紅的地方已變成半黃半紫。天的四周和遠處的樹上都籠土了一層薄霧。原先海子裏的水閃得像白蘭地酒似的，此刻也平平靜靜的褪了黃色。細浪相銜若不可測。漸漸的水裏樓臺倒影都糢糊起來。天上的雲更從極遠的邊上擁起了許多。底下一層，已由紫色變成了深灰色。再上一些雲層似乎也薄些，顏色也淡些。雲下面相接着的是五龍亭後的遠樹，却更渺茫了。彥文坐在艇子上要想下來，却又不忍。不下來，又覺得沒有理由。只痴痴的望着那天交映之處中間橫攔着些蒼茫的亭閣雜樹的形影，越覺得空虛幽靜窈窕冲融引起自己無限傷心來。更有水上微風吹到身上也有些涼意。還待要不走時，却見漪澗堂那邊已經有幾點燈火在水中搖晃，



海子裏已經一隻船也沒有了，天上的雲又不知何時已全然散盡，柳樹間枝已經露出好幾顆星來，便也只好將船划到船塢邊下獨自轉回家去。

可憐鄭彥文這樣一天天的挨了半個月，殘餘的炎威已退，天氣新涼，眼看着敏嫻婚期屈指可數，便決計實踐他東渡的計畫。他自己預備了的一些單簡行裝，又把醫院裏自經手的職責料理清楚了，向院中辭了職。便在家裏和他孀母妹子成天的說說笑笑，誇獎日本地方多麼乾淨，人民多麼勤儉，那櫻花開的時候又是多麼好看。他說到了那裏又可以等着明年看櫻花了他孀母和妹子心裏都知道，彥文是爲着敏嫻結婚的情，纔跑到東洋躲着，不過故意拿這種高興的話來遮掩自己的悲哀，兼以安慰家庭的記掛罷了。所以他孀母和妹子當此情形反最爲難過。但是想到彥文與其在京終日戚戚寡歡，不如到日本去好些。在國外散散心，日子久了，感情的緊張力弛懈下來，也就忘了。尤其是秀文看見哥哥相思病到了如此刻骨

地步，一意主張轉地療養爲宜，倒很高興的幫着彥文收拾什物。彥文算算再等兩天便要起程，將秀文叫過來，把他收藏敏嫻的函札相片凡有關於兩人情史東西一齊要了回來燒了。燒的完了還把未燒盡的碎片兒再燒一次。直待看到沒有一寸紙不成了灰，纔笑着對秀文道，「他已經是姓盧的人了，這些東西一日不滅，我總怕於他不利。現在痛快極了！」秀文聽了只點點頭沒有言語，彥文靜了一晌，忽然拉着秀文的手，眼圈兒紅了起來。說道，「妹妹！我要走了。家裏事情用不着我多說。請你多多費心……」秀文答應着，忍不住也哽咽起來。到了臨走那天，彥文辭了孀母和妹子，便上火車。他孀母妹子和在京的親友送他到站，灑淚而別，不須細表。

且說彥文到了上海，迴想開到會時的心境，曾幾何時一變至此，不禁又觸起舊痛。勉強的在上海將未了各事料理清楚，便買好了船位上長崎。在船上看着那

廣闊的吳淞口，緩緩的往後退去，雖然有些莫名其妙的悲感，但是船進了海以後，心裏倒好了許多。但覺海天壯闊心君泰然，對於自己所決定的一件事只是時間問題，靜以待之倒很有個怡怡自得的味道。過了一天一夜，次晨起來船已行到海中。東邊接不着日本，西邊接不着中國，上面看不見半隻飛鳥，下面只有一片汪洋。彥文醒來一想，這一天正是大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馮敏嫻女士與盧玉山公子結婚之良辰。自己的事情也該辦了。便穿好衣服走上甲板來。正有許多人圍站着看浴日。彥文只好也靜靜的站着。只見那太陽從東邊海水裏已完全湧起來了。照得一個整海鮮血也似的紅。那海波彷彿也叫太陽照得發了狂似的，漫天的動了起來，要向太陽潑了上去。好像要把這混帳東西的炎炎赫赫的驕饒捲下來吞滅了個乾淨，愈發滾滾的從天的四周浸了起來。那夾在萬頃洪波裏的金色光輝，同時閃爍飛動，好像幾千萬枝刺蝟的利箭一齊向太陽橫射了過去。直射得那太陽拚命的

向天上逃跑，收起那天邊一片紅光，減去了周圍萬道怪麗的霞彩，縮起自己龐大的身軀，清清爽爽的讓出完整的又藍又亮的晴空來，那大海的狂氣纔似乎平了一些。發怒的紅色也退了不少，那無數的金箭也不怎樣往外射了。彥文覺得已經站了好久。那些人還兀自說說笑笑的不散開，只得又回到自己艙裏來。等到人聲漸靜了以後，纔又走出甲板慢慢的踱到船邊來。這地方彥文在初上船的時候便檢定了，空曠寂靜最適宜於他所決定要作的事。彥文走到邊上，靠在那白漆的鐵欄干上抬頭遠遠看去，四方上下除了水便是天，除了天便是水。在浩浩蕩蕩的巨浸之中，那水天相接之處，只是白茫茫的一條無盡頭的淡灰色霧氣而已。這時彥文耳內聽得輪機擊水的沈重的聲響，單簡寂寞已極，不覺心裏陡然亂了起來。頭上一昏，耳內也嚶嚶的叫了，眼睛也迷糊了。定了定神，自己一想父母生我竟會有今天這樣結局，自己學了一身本領竟不曾替社會作一點事，不覺心裏湧起一陣極度

的酸痛，那眼淚便不擇地的湧落下來。自己心也軟了，腿也顫起來了，對於所決定的事，此時竟沒有勇氣去實行了。便將兩臂伏在欄干上痴痴的向下望着海波。那海波相接着由遠處滾到近旁。一個波足有一丈八九尺長，兩頭尖尖好像梭子一樣，中間寬處有好幾層顏色。最下一層是深不可測的蒼黑色。稍上到中間一層，漸漸由黑色變成透亮的玻璃似的綠色。最上是捲起來的白浪。足有二三尺來高，噴起雪也似的沫子來，一剎那早移到第二個波上消了。彥文低頭細看這樣一波推一波的中間那綠玻璃層裏，含着許多未湧到尖上的白浪花兒，就是翠石裏鑲上滿滿的明珠也沒有這樣透亮美麗。出了一晌神，不由得又羨慕起來。他想葬身在這裏該是多麼潔淨多麼偉大呢。不過心裏依舊亂得利害。說怕又不是怕，說悲又不是悲，只是手和腿一些力量也沒有了。他慢慢的拿出那塊金練子繫着的琥珀來，沈吟了許久。最後他將牙一咬，兩眼露出堅毅的神光來，重復將琥珀揣到懷裏，

飛快的將手攀住直欄，兩足站在橫欄上，身子向前，手一鬆早已墜到海裏。那海裏的波濤接受了鄭彥文這樣一個渺小的身軀，能算得了甚麼？濤頭上起了個小漩渦，不消三捲兩捲那波已自又接起來了。

且說此時馮敏嫻正披了輕雲也似白紗，捧着盛開的花球，站在天津一家大飯店的廳上行結婚禮。他從那含羞的妙目裏，看見衣冠赫奕的賓客，也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男女老幼一個頭挨着一個頭擠滿了四周。對面的新郎靜靜的立着，露出端正的面容，其餘的人其餘的東西，都只像夢裏一樣在眼前晃搖着，簡直就沒有看見。行禮完了，被大家在歡笑中亂七八糟的和新郎一同擁上了禮車。敏嫻低着头坐在車裏，覺得坐在旁的郎君，木頭人似的一動也不動。那神氣似乎非常尊嚴。自己不由得也小心翼翼的屏息斂神如同老僧入定了。到得公館裏大廳上又行了一次參謁家人戚串的禮。那新郎行完了禮便走開了。敏嫻走進新房裏只有幾個

僕婦陪着，倒覺得非常寂寞。此時燈已亮了，照得滿房裏輝煌燦爛，如同一座花宮似的。敏嫻忽然聽見遠處一大陣笑聲潮水般的湧到近旁來，立時心中打鼓般跳個不住，眼前早見一班男女嘻嘻哈哈擠滿了一房。只聽其中一個男子嚷道，「我說新娘子早到房裏來子。你們偏不信。瞧瞧！好地方全讓他們佔去了。」話猶未了那男子早擠到前面來了。後面却有一個人說道，「凱丞，得了！人家怪文明的，不講鬧新房。你別胡來了。」那男子嚷道，「不行，不行，我不管！咱們中國人得照中國規矩。舅舅和舅母全答應了，還要甚麼緊？」一面却趕向前一步將胸脯一挺，對敏嫻行了一個軍禮。口裏好像戲臺上說白一樣說道，「兄弟不是別人，乃表老爺朱凱丞是也。」接着又變了純粹的京腔說道，「新嫂子您別見怪。咱們今兒個要鬧鬧您的新房。」凱丞只管如此瞎嚷，敏嫻鼻子裏便聞一陣極濃的酒臭氣直衝了來，幾乎沒有嘔了出來。躲又躲不了，只好向床裏邊讓開點兒。同時

屋子裏的人更擠得多了。甚麼五哥六哥的一大陣全都來湊熱鬧。凱丞格外起勁又大嚷道，「本總司令承衆位公推，義不容辭業已宣誓就職。凡關於鬧房進攻事宜，衆位俱當奉命而行，不可有誤。」話猶未了，那些胡鬧的小孩子早是一陣鼓掌。從人縫裏忽然有個冒失鬼迸出一句話道，「聽說新娘了是會跳舞的。請總司令讓新娘子翹起腳來給咱們看看跳舞的脚杆子是甚麼樣子。」凱丞拍手道，「這話有理。」便要強迫敏嫻抬起腿來。敏嫻急得心頭突突亂跳，四圍全給堵死了，逃又逃不脫。只拉着陪房老媽子的衣襟躲在背後。凱丞不管三七二十一，早不聽那老媽子的央告，把老媽子一手拉開，直接逼起敏嫻來了。逼得敏嫻只是不理。他却老實不客氣的蹲下身子，捏住敏嫻的足脛。重復站了起來，擠眉弄眼的對大家說道，「也沒有甚麼希奇，不過比咱們脚不臭點兒！」這一句話說出來了，滿屋子裏哄然大笑。直把個敏嫻鬧得沒有個地縫兒可以鑽下去，心裏却還鬆了一點，以



爲這樣大鬧完了，可以再沒有事了。誰知凱丞又在發命令道，「衆將官聽令本總司令！感謝新娘子大脚椰子之美味，特令六哥代表敬酒一杯。」敏嫻聽了又如宣告了死刑一樣，胸頭漲得幾乎都失了知覺。那所謂六哥者，乃是盧太太娘家的一個姪子名叫吳蔗生。這子最是個混蛋小人，長得一個瘦長身了。滿臉都像擦了油烟似的，平時最是好色。此刻得了凱丞的命令，正中他的非禮的心思。巴不得一聲，便睜起兩隻貪慾的邪眼，赶快到了一杯紹酒，饞狗似的顛了過來。假作了斯文聲氣說道：「喲，我說新娘子呀，賞臉乾了這一杯罷！」說着便挨着敏嫻坐下，竟要將那隻乾柴般的鬼手來握敏嫻的柔荑。敏嫻急得將手早就一抽，趕忙掙了跑開。蔗生一見敏嫻的手居然沒有摸着，却有一陣粉香撲到鼻子裏。心裏的混帳念頭愈熾了起來。那裏還能讓他跑了。只消把那左邊狗腿一橫，敏嫻擠得沒有去路。他看見敏嫻偏過臉去，却把他在胡同裏學來的半生半熟的上海話使了出來。一手

竟搭住敏嫻肩頭，口裏極輕薄的說道，「來嘍，弗要客氣哉！」這樣說了幾次，他見敏嫻仍是低了頭，便拿起一枝正燃的烟捲兒伸到敏嫻胸前去。那烟縷直冒上來，薰得敏嫻只可仰起臉來。這混帳東西趁這個機會，竟冷不防的用一隻手從敏嫻背後將敏嫻頸頸子摟住，一隻手從前面將這杯酒直湊到敏嫻唇邊。敏嫻拚命的將那杯子一揮，杯子裏的紹酒一齊灑出來了，將一身極講究的新衣服。攔胸全給鬧污了。敏嫻這時又急又氣恨不能放聲大哭，只怕失了新娘子的禮節，仍然拚着命的忍了下去。蔗生也覺不大合式，便搭訕着笑道，「好了，新娘子賞臉酒是喝了。這時凱丞好像陡然開了聰明孔似的，破空的嚷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新郎跑到那兒去了？非給他揪來不行」說着便率領幾個小將軍一陣風跳了出去，硬把玉山架了進來。玉山今天的心緒如同攪渾了的水一樣，心裏面亂七八糟的全是王秉珏女士的牽腸掛肚的淚珠兒和身影兒。自己找了一個靜室裏躲將起來，

想着可憐的秉珏此際正不知如何，自己却居然作起新郎來了，撫心內媿，正如同絞刑一般。可是凱丞這一班胡鬧的小孩子竟窩蜂轟起他來起興。這日子那裏還是人過的？當下站在水洩不透的衆人之中，越發露出平日三斧子也劈不開的臉來。冷冷的說道，「你們叫我作新郎，我可不稀罕！那一位願意作，就請那一位作好了。」這幾句話若叫敏嫻平時聽見，不死也得落一條魂。所幸這個時候自己他差不多被衆人鬧昏了竟沒有聽到，但是屋子裏的女眷聽了不覺如同澆了一桶冷水一樣，然而還以為玉山嫌他們鬧得凶了動了氣，便有那知道玉山冷癖的出來勸解凱丞一班人道：「少爺歇歇罷。新娘子也鬧過了。你們也累了。還是上外廳裏喝點兒茶罷。」凱丞那裏肯聽直嚷道，「那叫甚麼話！表哥今天非賞臉不行。兩位都是文明人兒。今兒晚上非常着我們行個接吻禮不行，立刻行了我們立刻就走。要不然咱們明兒早上見！」一面說着一面便對玉山笑着！鞠躬道，「表哥！快快道

了命倒好。過了一分鐘，本總司令就叫衆位弟兄們強制執行，那時莫怪！」玉山只是沈着臉兒不言語。凱丞又催道，「怎樣！」說了兩句，看見玉山竟如死人一般，便大聲道，「諸位將官！抬起新郎來送到新娘子嘴上去！」旁邊的小孩子接着一齊吆喝，正待擒拿。誰知玉山急怒攻心竟犯起舊病來。登時兩眼一翻，打了一個寒噤，便鬼也似的號了一聲，由椅子上橫倒了下去。兩手亂擺，口裏白沫子濃涎如注的湧了出來，吐得滿臉滿身滿地毯全都髒了。立刻滿房裏的人都嚇得跌了。連凱丞等人也把酒嚇醒了。那邊早有人報告了盧公使夫婦知道。跑了過來，雖然滿肚子不高興，却也不便說甚麼。公使瞪起眼來罵那個管家道，「他們這班混帳東西都幹嗎去了！你怎麼也全不管事！還不趕快把少爺抬到外書房去。叫張順打電話給克利歐克大夫叫他立刻就來。」說着便看着那些誠惶誠恐的僕人將玉山搬出，那滿屋的人也一齊忙着跟了去。只把敏嫻和陪房的兩個老媽子棄在這偌大

的空房裏。敏嫻一整天擔心受累，到了屋裏又被滿屋的呼吸氣香臭雜充足足的一悶，又被凱丞等亂七八糟的一凌辱，又看見玉山好端端的一個人忽然這樣死蹶過去，爲他平生所未見的恐怖，實在也嚇痴了。此時大家一走把自己丟下不管，房裏寂靜得似乎連墟墓裏的游魂都可以進來一樣，總把她的靈明喚回來。那電燈却偏又光華燦爛照得房裏件件東西富麗精奇耀人眼目。越是這種極熱鬧極繁華的所在裏發生出來的淒涼慘淡的情景，越比旁的所在發生的更加令人覺得刺心。敏嫻身當此境，想起新婚第一宵，竟會走到像這樣連噩夢兩字都嫌不足形容的地步來，不由得萬箭攢心，也顧不得新娘子的體面，便伏在那簇新的繡枕上嗚嗚的哽咽了起來。那旁邊伺候的喜娘便向前勸解。不過他們那裏曉得敏嫻心中的悲苦。面子雖然是勸着，肚子裏面還以爲現在的大姑娘家老臉皮。還沒有同丈夫成親看見丈夫病了就是一條鼻涕一條眼淚的哭起來了呢。

且說大家一陣忙亂，克利歐克早已來了。但是玉山這種毛病好像有意開玩笑似的，大夫剛到，他也恢復原狀了。克利歐克看了一看便也回去。玉山清醒了過來，不覺心中一喜，便以此藉口說要在外書房靜養兩天。盧氏夫婦恐怕若不許時又激起他的病來，只好依了。這盧夫人生性最是迷信不過，看見這樣一個大喜的日子兒子竟會犯起這樣大的病來，心中懊惱之極。左思右想虧他想出一個道理來。兒子的病許久都沒有犯。忽然在今天犯，那一定是洞房裏有喜煞神，要不然就是新少奶奶沖了兒子。第二天便叫僕人將傳代的鋼刀拿出來，掛在少奶奶的床角上。這刀是在關長毛的時候殺過人的，可以鎮壓諸神百怪。敏嫻見了這種行爲，雖然不願，也是無法。不過這些問題全是小問題。只要敏嫻和玉山彼此能够要好，當然無不如意。這也是敏嫻心中所希冀的一件事。但是究竟怎麼樣？在他們三位之中，論起形勢和機會，當然多少總有幾分融洽的可能。不過在達到融洽之前

，那種種阻碍可就多了。在敏嫻初次意外的看見玉山犯病，心中便一半可憐，一半憎厭。又以一個新婦的身分，當然不便去慰問玉山。而且敏嫻是個嬌小姐，又已經過彥文那種熱烈的崇拜的。此時受了許多生平所未受的難堪，心中早已含了萬千的委曲了。至少要玉山拿出比彥文更溫柔更細膩的愛情首先來安慰他，纔能激得起他的情來。這件事怎麼是玉山所能辦的呢？玉山本來就死樣。他所以勉強結婚，完全爲的是棄玉那邊已經絕望也用不着反對家庭。不如隨便結婚，在形式上還順了父母的意思，免去許多難題。在實質上自己仍舊去作書本上的工夫。假使敏嫻能够首先來撫慰他感動他，或者尚可挽回。敏嫻既是那樣，他更覺得結婚的生活確是殘朽屍體。越發決心理首晉城。他只顧他自己却不管這邊輕輕的犧牲了敏嫻，也正如同敏嫻犧牲了彥文一樣，因此結婚以來，光陰雖然瞥眼過了半個月，新夫婦倒還沒有說上十五句話。盧太太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總以爲敏嫻不應如

是冷待丈夫。又因敏嫻臉上常有尅尅之色，每天參謁他這位婆婆的時候，都不過是勉強敷衍公事，越發不痛快。已然幾次和公使說馮家養女太嬌慣，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曉得。見了敏嫻使也不似起先和善，只不過冷冷的。敏嫻便越發覺得無聊。雖然歸寧幾次，可是他自己的想法了對父母說了不但令父母傷心，自己面子上也無意思。心裏一懶便連母家也不願多回去了。盧太太是個喜歡交際的人。家裏來往的太太小姐們也不知多少，天天晚上不是出去賭錢便是看戲，要不然便也學時髦參加跳舞會。夜裏兩三點鐘回家習以爲常。那些太太小姐們起先都拉敏嫻一道去玩。敏嫻胸中不快皆辭謝了。盧太太又以爲敏嫻脾氣乖僻口裏不說心裏愈加不歡，索性知會賓客一概都不要邀他了。盧太太夜夜自去應酬。敏嫻在家便悶悶的，獨自睡了。不料剛睡了一次，第二夜再想要睡，便有僕婦告訴敏嫻作兒媳的規矩須得等婆婆睡了纔能睡。敏嫻聽了又羞又氣，轉而一想橫豎早睡也睡不熟，不如



坐消永夜也好。從此以後便靜靜的等了起來。往往等了十二點多鐘，困極了便和衣在床上歪一忽兒。

這樣的淒涼歲月敏嫻居然忍到了次年的二月底。天氣忽然熱了起了。敏嫻那天只穿了一件小羔皮的短襖。晚飯後無聊便回母家走走。偏生哥哥嫂子又陪母親出門看影戲去了。敏嫻心裏又是一刺也懶得再上戲尋找，便又折回家來，靠在椅上拿一本雜誌看了消遣，先看了後面登載的一篇小說。又看了看幾篇論文。那些文章全是討論具體的政治問題的，頭緒紛繁還亂七八糟的來上許多統計表。敏嫻此時如何看得下去？但是時候纔九點四十分，離廬太太回家還早得很呢。只得又捺下性子再看，實在看得太無意思了。便又取過新聞紙來看。那裏面所登的軍事消息，左一個軍長，右一個司令，也不知道怎麼許多名字。頭兩天剛費了許多勁記熟了一個名字馬上又不見了。却黑地裏又攢出許多新名字。老是摸不着頭緒，

也不願意看了。想起不如拿畫報看看還好些。伸手一拿，不料拿出一張舊畫報來。封面上便登的是自己和玉山結婚的照片。底下還有一篇「盧馮締婚記」密密的細字竟佔了一版。敏嫻一眼觸見馬上放下，連其餘也不看了。重復拿起新聞紙來看看，不覺困得睡去。不知經過幾時身上冷得醒來，一聽窗子外面原來起了風。敏嫻起來換了一件衣服，重復坐下，拿那新聞紙上的廣告看着玩兒，逐字逐句的念過去，倒覺得比政治新聞還有趣些。可是窗子外面的風吹得更利害了。北方的壞天氣和南方不同的，便是南方最惱人的是雨，北方最惱人的是風。在南方住的人每逢天上陰沈沈的下起雨來，心裏若是有了傷痕，聽到屋簷裏流到台階兒上點點滴滴的聲音，如同寡婦駸泣一樣，任鐵打的腸子也得繞斷幾寸。在北方呢，刮起風來天上不是霧騰騰的灰色，便是悽慘慘的土黃色。冬天時候風吼起來就好像海破濤翻一樣，震得膽子都裂得開。但是次數還少一點。到了春天風勢減一些，

但是次數可加得多了在那種花萌柳醒的時節已經使人觸緒生愁了。偏生刮起不留情的風來。怎麼不使人魂飛心碎呢？敏嫻又比較更倒霉一點。單他碰見的又是夜裏的風。聽到蕭蕭瑟瑟的淒音裏還間或夾上一兩聲尖銳的高響，彷彿窗子外邊就有弔死鬼訴冤一樣。敏嫻越害怕，便叫個小鴉頭來陪着他。忽聽門簾一動。那弔死鬼好大膽子居然進來了。嚇得敏嫻抬頭一看，幸喜不是弔死鬼。乃是輕易不能見面的英年夫婿盧玉山。玉山看見敏嫻吃驚，他却毫不在意。只掉過臉過去向書架上找來找去。找了半天，才沈着臉問那鴉頭道，「有一本綠皮兒的洋書瞧見沒有？」敏嫻看他這一番舉動，只氣得身上發抖。一般怨怒再也按捺不下。便放重了聲音說道，「玉山！你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人，怎麼竟會這樣不懂道理！你忽然走進我的屋子裏來毫不客氣的就單問他要書。你究竟看見了我沒有？你用這種蔑視態度究竟是甚麼意思？」玉山經他這樣一問，倒出乎不意的吃了一驚。

看見敏嫻風裏雨顆星亮瞳仁定住不動，向自己射出兩道寒冷的光來。一時又羞又急，逼得也沒了主意。他本來嘴裏遲鈍。半天也說不出一個字來。敏嫻見他不語，只道玉山依舊採取消極抵制政策。越發氣了起來。心裏一逼立刻眼淚就滾下。背過身子哭出聲來，啞了四個字道，「我想不到……」那知道這四個字又挑起玉山的獸根性來。玉山心裏一時也是酸甜苦辣都行湧起。便也忍不住大聲道，「你想不到，我也想不到！這種牛活簡直比死了還難受哪！」敏嫻聽了如同扎了一刀似的，翻過身來硬着嗓子對玉山道，「笑話極了！馮敏嫻甚麼事對不起你盧先生？犯不上甚麼死呀活的！」幾句話搶白得玉山越發口吃起來，急忙說道「你……你……要不信我就死了給你看！」話還未了，便跑了過去向床邊要取下那柄鎮邪鋼刀來。這一下把個敏嫻嚇得氣也忘了。在旁邊站着的那個鴉頭原先看見二人拌嘴也不敢插言相勸。這時也嚇得下死命的追上前去，將玉山抱住。嘴裏沒命的嚷道，

「救命哪！」還是敏嫻急中生智，趕緊搶上前一步把刀摘了下來。一面按了外院的電鈴，一面跑出門外。正碰見一個當差的聞聲而來。看見敏嫻失神喪魂的拿了那柄刀，又聽到那女僕喊救命，只道少奶奶瘋了要殺人，不由也慌了。忙上前就要奪敏嫻的刀。敏嫻急道，「你快去看守爺！」這當差的纔進房裏把玉山強拖到外書房去。敏嫻也把刀藏起來。忙亂未了，敏嫻聽說盧太太已經回來，便趕快回到自己屋內擦了個臉，沿着廊子到盧太太院裏來。只見盧太太正坐在軟椅上翹起腿來讓小丫頭替他換拖鞋，旁邊站着那鴉頭正說剛纔的事呢。

敏嫻今日見了他不覺分外難受。且慢，在這萬忙中在下却要插進幾句閑話。原來我們中國大家庭裏的姑娘，感情不壞的十不得一。暫且拿最小的一件事來說罷。本來一個小姐好端端的硬要叫另外一個老太太作媽，這便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假使夫婦愛情尚好，猶可漸漸習以為常。若不然便有極為難的地方了。

諸如此類瑣事多如牛毛。而那種痛苦也如牛馬受繯割一般。日積月壤，家庭的乖離也一天比一天顯露。實在三言兩語說不完的。所以此時敏嫻抱了一肚子委曲，挨到盧太太面前，千迴百折才很命的擠出一個「媽」字來。就想把剛纔的事趁勢子細說一說。不過看見那女僕已經大約說了。再說又恐怕盧太太生煩。而且自己一個新兒媳也不好嘍嘍多辯。即使辯了，盧太太當然總是左袒玉山的。想了一想便又吞了下去，改口道，「那掛在床上的刀子，頂好請媽收起來罷。玉山脾氣來了，這種危險東西似乎總擔心點。」盧太太聽了完全不答覆這句話，只把眼睛看看天花板，冷笑道，「少奶奶！玉山身體不好，你許也知道了。我這麼大年紀也沒有精神管這孩子。請你費心多原諒多照顧他！」說了便偏過臉去問女僕道，「少爺呢？」立時好幾個人一齊回答道，「在外書房裏！」盧太太起身道，「我看看去。」說着早已走到院子裏。只把敏嫻冰在屋裏恥得呆了。直着眼睛看盧太太

和那些僕婦的背影已經轉過角，自覺這一鼻子灰碰得實在太難了。盧太太簡直就公然侮辱起來。但是名分上他端起婆婆的架子，是不能和他爭辯的。況且爭辯了徒然更無臉面。他已經硬派他的兒子是好的了。還說甚麼呢？自己一個人橫豎將牙關咬定，料他們也不能吞了自己。於是一個人慢慢的走回屋裏來，覺得身上一陣陣的發冷，便趕緊睡了。正是

可堪失着留酸味 永夜空閨飲恨人

## 第十五回

窺密書決心離怨耦

驚噩耗削髮入空門

且說敏嫻胡亂睡下，却不知在椅上朦朧睡去的時候，早已受了寒。次日頭上發起燒來，竟病下了。馮太太接到敏嫻陪嫁女僕的電話，心裏也不覺一怔。他自從敏嫻嫁後，看見女兒同女婿絕不相干的情形，早已傷心了。問到敏嫻却又總含糊着，只從敏嫻神氣舉止裏看出憂鬱來。那記掛敏嫻的心思格外急切。所以一聽電話便馬上來看敏嫻。敏嫻一聽母親來到門外的脚步声，一陣心酸雙淚齊落。立時



急把手絹擦了，抬起頭來母親已在面前，忙笑道：「媽，我知道又是劉媽瞎打電話了，早上有些頭痛，已經吃了兩片阿司匹靈。沒有甚麼。」馮太太用手摸着敏嫻的額說道：「頭上還是發燒。請了大夫沒有？」本來敏嫻一早醒來便已想到查文，自從上次病後這纔又遇見一場病。新病裏想起舊病中的情形來非非難堪。聽到母親提起大夫兩字格外刺耳。搖頭道：「不用請大夫。小小的頭痛，一天就好了。請大夫反而加重。」馮太太道：「大夫看了只有好的……」話還未了，敏嫻截住道：「媽媽，我現在不願意見大夫的面！」馮太太道：「這孩子怎麼了？」敏嫻知道頭一句話說得不妥當，便笑着把頭向母親懷裏一靠。將手輕輕的捏着母親的耳朵垂子。放刁似的說道：「作大夫的盡拿苦的給人吃，我見着他們就害怕。」馮太太由不得也笑起來了。又問敏嫻要吃甚麼，叮囑了半天，纔回去。到得傍晚敏嫻果然好了些。便叫劉媽回家去告訴母親。同時囑咐不要亂說話。那女婆

子雖是答應了，到得馮家那裏還關得住，便一口氣將前宵之事說得個痛快淋漓。臨了纔說道，「大小姐千囑咐萬囑咐我不要說。恐怕太太聽了生氣，我實在恨他們那家人恨透了。說了出來太太可千萬不要讓大小姐知道啊。我們大小姐模樣兒心眼兒那一樣不比他們強？親太太還背裏說閑話。嗔着大小姐沒陪着他玩兒了！，他也不想着現在時候，誰家年輕兒的小雨口兒不是成對成雙的出門兒。姑少爺一天到晚嗔着臉兒不和大小姐在一塊。大小姐還有甚麼意思陪他們出去？這些事兒大小姐全都悶在肚子裏不言語。親太太不罵兒子倒怪兒媳婦兒。真是應了俗語兒說的，「只知手是肉不知手背也是肉」了。太太你想法兒求求籤，算個卦，上老爺廟燒燒香去罷，保佑姑少爺和大小姐和和氣氣兒的，那多好！現在大小姐過的那日子就別提多麼難受啦。太太你可別跟大小姐說呀！」馮太太聽了這叨叨絮絮的一篇，心如刀割，叫劉媽先回去。第二天派車子把敏嫻接了回來。母女相對談

了半天。敏嫻知道不能隱瞞，便將前後詳細情形說了出來。更說道，「昨天我病了還聽了許多閑話。說我的病是假的，怎麼早不病晚不病，單揀了和少爺嘔氣的日子病了？怎麼又單碰上娘家的母親一來，就馬上好了呢？這不是奇怪嗎？鬧來鬧去一句話，在娘家太嬌慣很了，慣壞了脾氣！現在倒和婆婆拿起身分來了。動不動就裝病瞎唬人。簡直就是仗着娘有錢硬得起腰來罷了。要不然的話，病！」馮太太聽完了，氣得直咬牙，對敏嫻道，「走！我現在就去問問親家太太拿甚麼憑據說我女兒的病是假的。」敏嫻一把拉住急說道，「媽，你又生氣了。我原是招呼劉媽不告訴你的，他偏不聽我的話。今天鬧得我不能不說。說了，又傷心……」敏嫻聲音一沉，便伏在母親的肩頭上陪著母親哭起來了。歇了一晌，敏嫻道，「媽不聽這些老媽子的話。」這班東西毫無知識，儘管四下裏搬弄是非，傳背後的閑話。聽了不由人不發煩。種種誤會嫌隙都從這兒生出來。越鬧越

壞。媽現在就是當真去了，又理論出個甚麼來？倒反而叫大家都下不了臺。總之我現在甚麼事都認命了。只是還帶累媽……」馮太太心如油灼，一把抱住敏嫻哭道，「我的乖寶寶！誰想到盧家那麼好的人家，裏頭會這麼壞。姑爺又是那麼古怪。」馮太太這樣悲苦的表情，奇特的聲音，急忙中偏偏還押上了韻！給旁觀的人看去，的確忍不住要發笑的。

閑話不提，當夜敏嫻留在母家。睡覺的時候走到自己房裏來。脫了外衣忽然想到時候還早。自從到盧家守夜守慣了，鬧得要早睡也睡不着了，便走到書櫃裏想拿幾本書看了消遣。一檢全是學堂裏的教本。當然無甚意味。又開了桌上抽斗一看，裏面還有舊日看的幾本小說。便拿起一冊來。再看底下的那一冊，可把個敏嫻又鬧癡了。原來那一本書正在醫院裏和彥文共讀的飲水詞。彥文給他講得有趣，他就帶到學校裏去。後來翠在抽斗裏。結婚以後已經忘了。不料此刻無意碰

見。敏嫻便放下那本小說，將飲水詞拿起來。躺在床上就燈要看。想起彥文病中調護的情形，和第一次接吻的意味，不覺頭上血漲了起來。拿起那本書且不翻開，只呆呆的瞧着書皮子發楞。捧起書來俯下頭去親了又親。想着彥文現在在日本不知情形如何，怎麼還不來信。「他現在想起我來大約恨我的心，許比愛我的心大得多了。」想了不覺嘆一口氣。信手翻開書來，正看到那闕減字木蘭花的句子，「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不由得回憶起彥文在自己面前說的話來。那時他說無論怎樣他一定守取團圓終必遂。說的時候拿眼睛直看着自己。那種神氣痴得利害。現在他跑到日本，他的心可還同從前一樣？心思愈想愈亂，手指早又翻過幾頁。一眼看見幾個小紅圈兒，一瞧却是蝶戀花裏。「休說生生花裏住，惜花人去花無主」兩句。還是從前隨讀隨圈的。當時不過賞識詞句好罷了。現在彥文走了，自己受盧家的摧殘到如此地步。前後纔幾多

時候，這悽麗的詞筆竟變成鋒利的刀刃兒了。眼睛一酸那眼淚早把書頁滴濕了好幾處。敏嫺煩了起來，便把書丟過，要想睡覺。合上眼睛七想八想，顛倒還是一個彥文在心頭來去。何以自己以前會那樣胡塗，那樣卑鄙。眼裏只見虛榮竟把個多情多義的彥文輕輕割下了。現在自己出風頭的機會是滿了，但是自己的心却禁止自己不能去。可見得人生真正的快樂種子，還是要向自己的心田裏尋覓，心裏不舒服，縱是作了玉皇的妃子也祇有增加煩苦罷了。自己當時身受彥文那樣輕憐密愛，視為尋常，辜負了他一片痴心。却自己投到這個羅網裏來。自己的價值全被自己貶損個乾淨了。現在鬧得兩頭落空。算來算去這算盤完全打錯了。但是自己當時雖是一半因為輕慕虛榮，那一半却是因為太膽怯。把自己和彥文的戀愛，認作了不可宣揚的羞赧。生怕鬧了出來親戚朋友都要非議。自己在社會上見不了人。若是當時膽子大一點，鬧開了，此刻也就早快樂了。自己的父母究

竟是痛惜自己的。過了些日子，氣消了，怕不把彥文認作女婿麼？況且彥文又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作大夫的比作臭官僚的當然高得多。每天有一定的執業時間。完了事就和自己彈琴。那該是怎樣一個美滿的家庭呢？當時膽子小了太對不起彥文。此刻再鼓起膽子來能挽回不能呢？彥文愛自己的心是真的。當然不會因爲自己是嫁過了的人，就變了心腸。即使他恨自己恨極了。痛罵也罷，痛打也罷，愛自己的人的虐待也比在盧家好萬倍。他就是流落成了乞丐，自己也願意作丐婦了！他就是把自己當作鴉頭一般的使用，也願意作他的鴉頭了！不過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信來。他不會病了罷？不會有別的女子這麼快就愛上他了罷？假使現在他已經和別個女子相好了，那自己雖跑到他面前去，他雖念及舊情想要娶自己，恐怕那個女子不能輕易拋棄他罷。那時自己想和人家競爭很難有把握了。人家輕輕的一句鄙薄的譏諷就可以毀自己而有餘了。鬧到那個時候，還有甚麼面目活在

世上？敏嫻到了此時，心裏亂極了。自己下令叫自己截往不想。無奈腦神經已然興奮起來了。要想不想簡直是以杯水救車薪，剛息了這兒早又燒了那兒。桌上的小鐘又走得快。才聽得打兩點，不一刻又打兩點半了。直聽到打了四點，纔倦極睡去。次日想要打聽彥文的消息，却又耽擱下來。到了晚上不便不回盧家。只可留下話來叫家裏當差的打電話到北京鄭宅。吩咐完了，自己歸家仍舊度那種日子。

且說上次鬧房的吳蔗生，因為將酒灑了敏嫻一身，自覺丟臉，反而怪敏嫻太決絕掃了他的面子。心裏便很不受用。後來同敏嫻見了幾次面，他卻偏偏假意的提起來道歉。敏嫻一則對於蔗生那副流樣子下的確討厭，二則事情過了，蔗生還屢屢說及，也覺煩瑣，三則自己心裏千愁萬恨正無從排遣，那裏還有心思從這些極無聊的應酬話，所以每次都是冷冷的不甚答理。吳蔗生口裏道歉，心裏實在想



騙敏嫻這樣的美人兒也說幾句對他自己賠不是的話，聽起來受用受用。看見敏嫻如此冷淡，大失所望。又疑心敏嫻定是看不起他，平時瞧見公使夫婦那種巴結的神氣，不覺對敏嫻有些不痛快了。恰好有一天吳蔗生這小子陪着凱丞聽完了戲，凱丞就拉他吃晚飯。這兩塊料灌了幾口黃湯下去，越發胡說起來。由私門子王三談到常小芸，由常小芸說到劉五小姐，又談到了敏嫻身上去。凱丞拿起筷子笑着冷不防的敲着蔗生的腦門子一下，罵道，「你這小子那天也太缺德了！拿烟捲兒薰人家鼻子還不足，還要灑人家一身的酒。」蔗生也笑道，「你就別提啦。鬧得咱們那位表弟死搬了的也不知道是誰！」凱丞聽了忽然小聲道，「嘿，六哥！我告訴你。你提起玉山這擋子事來，我倒想起來了。你說那天玉山忽然犯起毛病來，犯得奇怪不奇怪？」蔗生看見凱丞那神氣說得鬼驚鬼詐的，知道凱丞一定又有甚麼新發明要宣布了。便也將那兩隻賊眼轉了兩轉，作出特別注意的樣子來。說

道，「怎麼不奇怪。你難道還看出甚麼特別出來了嗎？」凱丞低聲道，「你記得  
不記得玉山那天晚上，說了他不希罕作這個新郎麼？他不是還說了誰愛作這個  
新郎就請誰作？」蔗生將兩肩一聳拿筷子往桌上用力一放道，「對對，還是你精  
細。這話大有弦外之音哪。」凱丞道，「我當時糊裏糊塗也沒留神這句話。後來  
玉山一犯毛病，舅舅和舅母一生氣，把我也嚇明白過來了。想起玉山這話來，很  
有意思。又想起那位新表嫂子的像貌，彷彿面熟得很。我越想越有門兒。原來我  
在北京的時候和這位碰見過好幾次。有一次在平安電影場，有一次在北京飯店，  
還有兩次在中央公園，全都聽見他。我們有一位把兄弟馬老四還迷過他呢。只是  
因為每回都看見有個穿洋服的小子，和一個別的女人陪他在一塊兒。知道他是有人  
保鏢的，所以也就擱下了。我想到這兒，我就疑心這位從前……」凱丞忽然住  
了口不往下請，只把眼睛看着蔗生，將腦袋晃了幾晃，現出一派下流輕蔑的笑容

來。蔗生當然會意，便也輪着眼睛點點頭。但是却故意辯道，「那可不能隨便就瞎說人家呀！」凱丞道，「你別忙。我當時這麼疑心，以為表哥大概知道一點兒。不過他是一個死板人面子掬了不好說。所以逼出那樣傷時的話來。但是我也拿不準。前天我到北京恰好碰見那個馬四，談起來了。他可鬧清楚了。他說他有個親姓齊的未婚妻名字曹甚麼婉，和這位是同學。這姓曹的和這位還同寢室住過。他告訴他的未婚夫說這位在北京的時候，同一個甚麼姓陳的要好極了。後來不知怎的又和姓陳的斷了。他又說這姓陳的是一個極漂亮的大夫，待這位別提多好啦。常常和這位在一處玩。有時候還有那姓陳的妹子在一塊兒陪着哪。」蔗生道，「你們怎麼談起來了呢？」凱丞道，「那位馬四最愛收集畫報。有一天他拿那張有表哥和這位結婚的照片的那一張畫報給我瞧。才說到話頭兒上去了。他對我說鬧了歸齊還是我的表嫂子。要是從前不知道瞎鬧了，豈不是對不起朋友嗎？他

那位親戚也是在他家裏瞧見畫報才和他談起來的。並且說那姓陳的現在還在北京甚麼醫院作大夫。可惜我忘了那醫院的名兒了。我聽了這一套我才知道我疑心的不錯。我要見的那穿洋服的小子，一定是那姓陳的大夫。這件事一定讓玉山知道了。他心裏有說不出的苦處來。所以那天晚上犯毛病犯得那樣邪性。要不然的話決不至那樣利害。你說怎樣？」蔗牛聽了一邊點頭一邊用手敲着桌子，也不言語。凱丞說了笑道，「其實玉山也太死樣。要是我知道，這件事我要不願意的話，就馬上說明理由解除婚約。要不然，愛他長得漂亮，就麻麻糊糊的不管也好，犯不上悶在心裏叫自己一個人受氣。玉山自己行規蹈矩的長了這麼大，沒有作一點兒壞事，也以爲人家必是同他一樣的老古板呢。哈哈，六哥你說多可笑啊。」蔗牛道，「唉，你還不知道哪。這位馬二小姐自從到盧家來，就沒有開過笑臉兒。任是那兒也不去。和玉山也不對勁兒。鬧得姑丈姑母也沒有主意，只以爲他在娘

原  
件  
残  
缺

，所以心中很是躊躇。又看見自己在公寓裏住了幾天，那些同住的學生們多半皆是一對對的男女同居一室。其中雖也有單獨住的男學生，但是女朋友却川流不息的來往。比一對對兒住的還覺熱鬧。鎮日價忙忙碌碌的不是看影戲，便是拉胡琴，再不然就團團的坐在一起吃酒談笑。氣味自合不來。心中越是不大以為然。但是已經住下只好滿了月再搬一家。而且同華想來學生一到了大學的時光，用功不用功也全在乎自己。這班人進了北京這樣好的大學，白白荒了光陰也是無法。自己既是立了志慕名來求學的，將來等考取了一個大學，能够聽名教授的講，自己一人發憤自強決不同流合污就是了。所以同華雖然幾天工夫自己不滿於學生的風氣，而對於學校却依然懷抱着希望。興致勃勃的考了幾個學校。等得各個學校都揭曉了，同華的名字三個大學都考取了，同華最後決定還是進了城西大學。因為要離學校近些，所以便移到學校右邊的馬尾胡同一家民房裏住了。這家原是一

家衰落的旗人。前院餘有一間空房，很想賃出去。不過這家是一對望六的老夫婦，領着一個十五歲的孫女過日子。恐怕女孩子年紀已大，若是隨便租給男學生。實在不放心恰好同華來問，老夫婦便欣然答應，同華也很愛這家清靜，馬上就搬了過來。又因在京已住了許久麵食漸漸吃得慣，索性連火食都附在他家一陣吃了。同華滿心預備來上課，天天老早的便到學校裏去。差不多每次先到女生休息室裏去，都沒有有人。打了上課鐘半天，也不見個教員來，好容易來了，胡扯二三十分鐘又走了。其中有一位教哲學的吳先生算是大名鼎鼎的名教授。他的功課皆是兩個鐘點連在一齊的。同華因為跑去上課老沒有課可上，氣得索性在家裏看書。但是一面看着書。一面仍放心不下學校。尤其是逢到吳大教授的課，更沒有辦法。心裏猜吳先生今天大約要第二小時纔能上課，等得跑去，吳先生已經上過堂走了。下次再趕快跑去上頭一堂，却又等了一小時之後，聽差的拿張紙條子來說吳先

生告假了。像這樣去上課，簡直比猜謎還難中，除非每點鐘都去候了。但是這樣辦法同華又不願意。同華到了這步地纔失悔不該進城西大學。誰知後來一打聽，大北京城裏不論國立私立大學皆是如此。而且當教授的也無非是那鼎鼎大名的幾位來回掉換。一個人兼上許多處的課，這個星期一在這校上課，便在他的學校告假。等到下星期再到那校上課，便在這幾校告假。如此輪流告假法，已成爲北京教育界的慣例。如果有人譏諷起來，這班吃教育飯的人更是振振有辭。甚麼政府積欠經費呀，家裏人口爲難呀，說得真個一是一二是二的有理。豈知如果真個政府一文不欠，認真辦理起來，這班教授兼不了這許多差事，一月的收入還到不了這樣多呢，恨只恨政府太也不爭氣，鬧得丟盡臉皮作成了這班大教授敷衍賺錢的機會罷了。同華一直到這步田地，那從來崇拜北京大教授的迷夢纔算醒了一些。自己一想學校是如此的學校，教員是如此的教員，學生又是如此的學生，那又



何必在此胡混。轉又一想，既然來了總只可暫且住下。盡自己的力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用功罷了。若是遽然回去，大學畢業的名譽也丟了，母校和教廳的錢也取消了，家裏哥哥更是欺壓了。有此數因，同華便算在城西大學住定了，平常只在家裏念念書，到了上課時間準知那教員可以來不致空勞往返，纔去講堂上。稷孟遲爲人老實，從未缺課。同華甚是欽佩孟遲敬事而信的精神。又看得孟遲講解詳明，便時常來問難，孟遲見他如此好學，也高興多多給他剖析，後來問得熟了，孟遲纔告訴他家裏住址。同華所以那天到孟遲家裏，起因是如此。

且說同華從稷家出來，想到稷夫人相待情形甚是親切，心中說不盡的欣慰。自思一人離家幾千里，飄寄北京，到今天纔算看見稷夫人一張溫和的臉，不禁又憶念起母親來。陡覺滿月淒涼，一個弱身軀竟担不起這千斤重的思親之感。回到寓裏，正見那老夫婦二人和孫女兒說閑話呢。便懶洋洋的走進自己屋內，痴痴的

對燈默坐，懷想身世不覺弔下幾點清淚來。一回眼却看見孟遲才講過的書放在桌上，一想必作此無益的思慮。不如趁剛講過不久印象正新之時，讀他幾遍腦中觀念便算穩固了。於是精神一振打開書低聲誦了幾遍。時候已是不早。便檢理清了桌上雜物，拂去桌上微塵，又掃了掃地纔就床睡下。次日起來功課表上第二堂到第三堂是汪先生的教育學，便取了講義到學校裏來。這汪先生是一位新來的教員，年紀四十幾歲，兩隻大眼睛珠偏生長一對小眼眶裏。眼眶盛不下，眼珠便暴了出來一半。嘴上又留了一叢短而且密的茅草鬍子。說起話來一口的揚州音又大又粗，活像一隻老鴉叫，惹得人耳朵裏發煩他却偏好起勁能講，扯起喉嚨便不到下堂不止。這班學生便送他一個綽號叫作破銅鑼兒。全都不喜歡他。又因他是新來的格外欺生。常常有學生捉弄他。汪先生雖是明明知道，却也無法，同華到講堂坐下不久，那邊便有一聲尖銳的北京口音喊道，「鏗鏗諸位注意！破銅鑼兒

來了。」話猶未了，汪先生已自進來。他這天穿一件舊嗶嘰面的長袍，頭上戴一頂醬色氈帽。臉上很有不悅之色。走上講台將手上夾的皮包向桌上一擯，隨着將帽子也擯在桌上，勉強的捺住氣，且不講書。只將那一雙暴眼睛瞟着台下，慢慢說道，「兄弟也是當學生出身的。少年時候愛開開頑笑，也是有的。不過是在中學校裏的事。若到了二十歲進了大學，都是社會上高等的人了。對於自己的言動舉止也該自重，不能隨隨便便忘了自己的身分。兄弟在此教書，如果諸位對於學問上有甚麼問題，兄弟極願和諸位切磋。即使兄弟學問淺薄，諸位也不妨直接表示，兄弟每次到講堂來總聽見一種鄙笑兄弟的口吻，兄弟很不敢說這種態度是大學學生所應出的：：」汪先生還待要往下說，只見第四排學生座中忽然有一個國字臉濃眉鷹眼一派滑氣的學生站了起來說道，「先生：：」汪先生認得此人正是平時在講堂上最愛閑談取笑的胡生佐。這胡生佐天生一副獷獷骨頭，專門搗亂，雖

然長了二十幾歲仍然和一個頑童一般。只見他也慢慢的說道，「先生這些話我都聽見了，非常客氣，却也非常銳利。我們實在不明白先生所指何事，乃至用這種銳利的言辭對我們。我們對於先生並無鄙笑的態度。光生有何憑據說我們鄙笑先生？究竟先生聽見了甚麼？」汪先生倒沒有防到他這樣反問起來。無論如何，破銅鑼兒的雅號總不使由自己口中說出。胡生佐看見汪先生定住了，更加得意道，「我剛才在先生未進門之先，說了一句話。因為是我說的面先生又恰好此時說我們一頓，我為沈清全班同學起見，不能不向先生聲明，這話是我說的。我說我家裏小弟弟歡喜打破銅鑼兒。」胡生佐這一句才出口，鬧得全班哄堂大笑起來。他兀自行所無事的正起面孔侃侃而談，「先生聽清楚了。我說是破銅鑼兒。與先生無涉。先生何必疑心到破銅鑼兒上呢？破銅鑼兒是破銅鑼兒。先生是先生。明明毫不相涉。難道先生就疑心破銅鑼兒這個名詞便是鄙笑先生的麼？」這裏一句一

個破銅鑼兒，索性當着汪先生的面說個痛快，只把汪先生氣得滿面通紅。喊道，「這個書我不講了！」說着夾起皮包便大踏步要往外走。這邊學生趕緊跑出來，死命拉住將汪先生拉上講台，忍着笑催他講書。汪先生禁不得作好事，只得不言語，重新講書。胡生佐看見汪先生講了一段書之後，掉過身去拿粉筆在黑板寫字，便低低的向同座的人說道，「看他黑板寫的字，一時還寫不完。這小子心無二用。我還要玩兒他一下子。」說着便輕輕巧巧的走到講台前面一手微微的掀起桌上的呢帽子，一手同時放進一個東西。赶快將帽子重復扣下，還將那皮包移過來些壓住帽子簷兒。且喜汪先生背向外毫不知覺。胡生佐仍舊歸到原位上來坐了。汪先生在黑板上寫完了一段字。纔轉過身來繼續講。講了些時候。已是下堂鈴響。汪先生合起講義放到皮包裏，順便將皮包向脇下一夾，一手拿起帽子正待戴上只兒嚶然聲起，一只灰褐色大麻雀兒撲楞楞從翅飛起，一直飛到玻璃

窗上碰了回來，又向四處亂飛。這一來出乎意外，全班學生的笑聲春雷也似的震將起來。胡生佐在笑聲中還用一種小丑兒的腔調嚷道，「汪先生變西洋戲法兒！」直把個汪先生一時驚得目瞪口呆，氣不得，笑不得，半個字也說不出來。癡站了一晌，大家笑聲稍平，汪先生紫漲着臉氣憤憤的說道，「這個書教不了了！這一個書教不了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加緊脚步如飛的跑出講堂去。同華萬想不到今天來上課會躬逢這一場怪劇，當那麻雀兒飛來飛去之時，同華看見汪先生又恥又急的樣子，也不禁嫣然回盼笑將起來。這一笑真是春生秀頰嬌波欲流。在這混亂的講堂裏誰也沒有分神留意到他這一笑。不料這種流媚的風姿却迷惑住了玻璃窗外的一隻狂蝶。

這隻蝶便是本校文學系的學生方憲文。這方憲文中國書也沒念得幾句，外國書也沒念得幾句，他却有志於文學。他研究文學的方法，既不念中國書，也不念

外國書。惟一的方法，便是憑他那一份兒自命卓越的天才，寫出些甚麼「靈感的創造」出來。平常他最愛買的書皆是「魔之花」社出版的翻譯小說集，新知識書館出版的文學月報之類。凡是國內新文學界的出版物他多半都有。雖然連這些他認爲是「靈感的創造」一類的高等文藝，也不見得買來必看，但是他總很整齊的排列在公寓房裏的書架上，印刷精良的是悅目。他自己的作品時常在社會評論報，民意日報，快報等副刊上登載。他的署名是總是方燕痕三字。談起他的名字來，也很有趣。他有一天曾問過他的老太爺給他取這個方憲文的名字是甚麼意思。他老太爺罵他連祖述唐虞憲章文武也不知道。他心裏老大不受用。甚麼唐虞文武，都是舊得不堪的名詞，當然在淘汰之列。於是他自己便取了燕痕二字爲他的文學作品的署名這兩個字意義如何怎樣解釋，在下不敏實在不知。恐怕方先生自己也解釋不來。大約方先生偶爾愛這個痕字和這個燕字都是輕妙的字兒，饒有文學

意味，忽然觸動「靈感」，便「創造」出這個名字罷。閑話不提，方燕痕這天正因忙着請王樂天教授替他們幾位文學家組織的「海風社」海風半月刊作伊樸生專號的文章，夾了一捲紙由講堂走過，聽得裏面有嚦笑之聲，便駐足在玻璃窗邊看了進去。這窗子正斜對着同華，他一眼便看見了同華的嬌靨，笑將起來露出一列碎玉似的牙齒，顏色又白，個兒又勻，越襯着那紅紅的嘴唇如有玫瑰上可飲的露水一般。由不得意中一蕩。大概這位文學家的「心絃」此刻在腔子裏跳動得利害，一步也不能走。直痴痴的待講堂裏學生全出來了，目送同華也和在人叢裏走了出去，纔想起海風半月刊的事來。一面慢慢向前踐着，一面追想同華的風姿，身上只穿了一件藍布旗袍。脚上也只是一雙黑布鞋，看樣子還是家裏作的布底，不是舖子的出賣的時新出品。渾身上下樸實得很。可是那種澹雅宜人的風韻，那走路時嫵嫵婷婷的節奏，真也叫人活吞得下去。尤其是那藍旗袍兒上還滾了兩分



寬的細白邊兒，唉！那要命的白邊兒呀，灣灣曲曲的繞在那秀美的身軀上簡直是縛人的情絲。一個人正在胡思亂想，忽然一根粗棍子劈面打來。腦門上幾乎沒有長個大疙疸。一抬頭纔知道撞到牆邊一顆樹上去了。自己也覺好笑。赶忙將海風社的事胡亂辦了。一人回到公寓裏，拿起「魔之花社」出售的白洋紙原稿本子出來，取了一枝渥特門的金鑲自來水筆，想作一首新詩。一時心裏亂得利害，只把筆頭兒在紙上畫圈兒。畫了半天纔寫了個題目是「見了她之後」。於是乎便將這五個字翻來覆去的寫滿了一紙。撕去了又另寫一張。忽然想起一句便往下寫道，「少年維特的煩惱呀！」寫完了又踱了一晌，再寫一句道，「縱是槐樹之神也解不開喲。」這一句寫完了，在底下加了個小括弧，填了「注一」兩字，預備詩作好了，再注上一段解釋。自己念了幾遍，覺得第二句意思狠新鮮。不過頭一句是八個字，第二句是十一個字，太不整齊。於是又將頭一句改爲，「噫少年維特

之煩惱開始了！」恰好也是十一個字，方才放心。但是以下的句子任是怎樣也作不出了。只可放下自來水筆不寫。到了下午三點鐘，女子高等學校的密司馮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回說他姑母有病。掛上電話便一直到同學金益三的公寓裏來。

金益三正伏在桌上舖了一張淡紫色信紙寫信。一見方燕痕進來，忙將信紙向抽屜裏一塞，笑道，「老方，今兒真光換新片子美人血。怎麼沒有和密司馮密司張密司曹去看呢？」方燕痕也不答覆，只將金益三拉到床沿兒上一同坐下，輕輕的問金益三道，「喂，你們班上有一位密司，穿了一件鑲白邊兒藍布旗袍的，名字叫甚麼？」金益三道，「老方，你這小子，我勸你歇歇兒罷，你的女朋友情人兒亂七八糟已經不少了。還要訪問別個幹嗎？」方燕痕道，「你別管，你只告訴我他叫甚麼名字得了。」金益三道，「我不！我幹嗎那麼缺德？上個月貞淑女子中

學的密司陶從你屋子裏哭了回去的我現在告訴你別個人的名字，又讓人家吃你的虧是不是？」方燕痕道，「老哥，你別瞎說。密司陶本來是老李的「拉夫兒」，我怎麼能和他要好？今天我看見的這位密司，實在是個文學界裏的人。我很想認識他，邀他人海風社。老大哥，你若一定不告訴我，我還不會另請他位嗎？」金益三道，「你問的是穿藍布袍的人。是不是比密司姚高一點兒，腳上穿了一雙粗布鞋的呢？」方燕痕道，「不錯，不錯。」金益三道，「喝！你問起他！我們班上注意他的人可多了。」方燕痕直着兩眼忙問道，「究竟他現在和誰要好呢？」金益三道，「我也不是他，我怎麼知道？不過我敢斷言在我們學堂裏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因為他冷得利害，一點兒接近的機會都不給我們。也許這小丫頭子早已有了主兒了。」方燕痕微微笑道，「只怕未必。安知他不是等待一個知己呢？」金益三看見方燕痕這份兒神氣，大有自負之意，不覺心中起了些莫明其妙的醋

意，便冷笑道，「好呀，佳人必須配才子。你是個鼎鼎有名的新文學家。說不定密司林就是專誠在等你呢！」方燕痕道，「哦，他姓林哪。到底叫甚麼名字呢？」金益三索性取笑道，「我乾脆告訴你他名字叫林同華。你去努力罷。只怕你文才雖好，老天却在你臉上鑿了些小窟，憑這副尊範有點難入美人之目。」方燕痕也笑道，「老哥，你莫笑我是個麻子。只要我的心誠，我的情深，日子長遠了也有希望。人的感情全是漸漸的生出來的。只要有了感情，壞的也變得好。那怕我臉上有一萬個麻子，第一次密司林看見了他覺得討厭。但是第二次他遇見我就許看見我臉上只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麻子了。他討厭的心思就得減去一分。多見一次面我的麻子在他眼裏便多消失一個。等到見過一萬次我臉上的麻子便一個也沒有了。何況我的麻子頂多也不過一百幾十個呢？密司林到那時候把我臉子的麻子一個個的都瞧成了玫瑰花兒也不一定呢！」金益三哈哈大笑道，「好玫瑰花兒！到

底老兄是個文學家連說話都帶文學氣味。」方燕痕道：「老金，要不是我會辯簡直的今兒就不能下臺了。真奇怪，怎麼學校裏來了這樣一個美人兒我竟會瞎了眼沒有瞧見呢？」金益三聽了不覺提起興味來，跟着笑道，「這個人的是個美人兒。他那身材的合式，骨肉的停勻，用不着說。我在講堂上坐的位子正是他的側面。我子細看去他那臉盤子上有三個地方真要人的命。第一是他那嘴角……」方燕痕拍掌道，「妙！」金益三道，「密絲林從來不大笑，所以他的嘴唇總是合着的。我每次從側面看過去，就看見那兩片小紅脣端端正正的合成一條線。這條線又是條無形的線，軟軟的灣見的，美得簡直叫人沒有法子形容。偏生兩條線到了末端又微微的展大一點，成了個珍珠大小的小窩兒。這就是他的嘴角。你想他的嘴唇是圓圓的鼓起來的肉，他的腮也是圓圓的鼓起來的肉，在這中間他的嘴角兒微微的窩了下去，這小窩兒怎麼不愛死人？」方燕痕聽得痴了，只張着大嘴像狗乞

食似的等着金益三往下說道，「第二件要命的東西就是他鼻子底下的人中。嘿！那條不深不淺不寬不窄的小槽兒，直直的垂了下去到了上嘴唇的正中，又微微的笑起了個小圓渦兒，真能够把你的心頂得癢癢的。不瞞你說，除了我坐得離他近，誰也看不了這麼清楚，誰也沒有注意到」方燕痕深深的吃了一口氣道，「第三件呢？快說快說。」金益三道，「第三件可沒有甚麼希奇。但是也很特別的了。你說的是甚麼？」方燕痕道，「說罷說罷。」金益三道，「就是他那對眼睛！你知道密絲姚的眼也够美的了。但是密絲姚眼睛的美只是生得大，睫毛來得長，眼珠兒轉動起來如流星似的就完了。這林女士的眼睛可又是一樣：：」金益三說到這兒，將面孔正了起來，一聲兒也不說了。方燕痕道，「老金，你別儘搗鬼，快說快說。」金益三道，「要普通的說起來，密司林的眼睛也是大大兒的，睫毛也是長長兒的，兩道眉也是彎彎兒的，和密司姚似乎差不多。所不同者就在密絲林的眼

神完全和他不一樣。真也奇怪。你沒有留神麼？他那對眼，你若說是亮晶晶的，但是那眼窩兒裏似乎又有一層薄薄的水霧籠罩在眼珠上。你若說不是亮晶晶的，偏又有一種光彩從薄霧裏射出來。平時他因為很鄭重的，所以他的眼珠總是凝睇而不是流波。說句不規矩的話，看了這副眼，就覺得密絲姚的眼太活動了。所以他這副怪眼，我不看則已，只要一看，立刻覺得有一股又溫柔又端正又迷惑的鬼力鬧得我心裏渺渺茫茫的一點兒憑據都抓不着！：：」方燕痕看見金益三說到這兒將手向大腿上一拍，哈哈大笑起來，也跟着大笑起來了。方燕痕道，「那麼你也是個注意他的人嘍。」金益三道，「說到這兒就完了！誰不注意他？但是老天一面生了他這樣一個有情的體態，一面偏又給他一個無情的性格！還有甚麼法子想？所以我還是注意密司姚。他面貌也好，性情也活動，家裏有錢，能儘量的打扮時髦妝束。密司林所差的就在這一點兒。他既只是個樸素的臘梅花兒而不是

個交際場上的玫瑰花，我們也犯不着白費勁了。」方燕痕不覺痴了一晌才對金益三道，「說了半天只談到他美的方面去了。我的意思原是因為密司林是位愛好文藝的人，想拉他到我們海風社裏來。」金益三略轉了一下眼睛笑道，「你和他一面不識，剛在我這兒打聽了名子去。怎麼就知道他是愛好文藝的人呢？」一句話堵住了方燕痕的嘴，沒得說的。只勉強的綳住了臉淡笑道，「我不擾你了，明天見罷。」金益三便由他去了。

且說第二天同華從課堂下來，剛走到操場上，忽然聽得後面有人喊道，「密司林！密司林！」回過頭來正見一丈以外有個穿西服的少年向自己跑來。那少年走到同華身旁，恭恭敬敬的取下帽子行禮。立時一陣香氣散了開來。笑嘻嘻的對同華說道，「本校愛好文學的同學組織了一個海風社。鄙人名叫方燕痕。現在那邊當總幹事。社裏同人久仰密司林文學很有造就。同人極歡迎密司林也加入海風



社。特意着我過來和密司林談談。」說着便信手遞過張名片來。同華靜靜的站着聽他說完了，慢慢接過名片來說道，「慚愧得很。貴社一切情形我全不知道。我的學識又極淺陋。從不敢談到文學。想來貴社一定是聽到別一位密絲林錯問了我罷？」方燕痕笑道，「那裏會錯！余修文博士，王樂平教授，都是方今文壇大將。全在我們社裏。密司林快入社罷。」同華看他這一笑把嘴張得大大的，露出對面兩個全牙出來，已自俗不可耐，又兼說話不通世故，便冷冷的道，「我是任何會社都不入的。」方燕痕還是煩聒。同華只得斬截說道「方先生不必多言，我決計不入。」方燕痕看見同華真個不入，也是無法。但仍是笑道，「密司林一定不入文藝家的同志，便少一個結合。鄙人實覺可惜。密司林不可以作一個名譽社員呢？」同華道，「那更笑話了。我要入社就入社。既是不入社？當然連名譽社員也不要。況且我又不是名人，作了名譽會員於貴社又沒有何等光采。」方燕

痕還待要說。同華道，「對不起方先生，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方燕痕只得聽着同華走了，恨得牙癢癢的。同華急忙走開如脫重圍，想起方燕痕這種冒失鬼的行爲非常不快。逢着見到方燕痕的時候，雖是他必定要很客氣的打招呼，也不再理會了。方燕痕却是不在乎，總仍然一見行禮。後來又拿了一本海風半月刊直送到同華寓所裏來。一叫開門便不等那老婆子回報，急急閃了進去。正碰見同華。同華雖是不高興，究竟放不下臉來，收了海風半月刊。方燕痕倒也機警，馬上就走了以後只要瞧見同華，仍舊行禮，同華只索勉強點個頭兒如此過了些日子，方燕痕得意非凡。便在同學面前誇獎同華字寫得好，又誇獎同華的談吐文明。又誇獎他的品格高尚。無往不是間接的暗示他和同華很有交情，一天合當有事。同華從孟遲家回來，在花枝胡同頂面遇見方燕痕，同華在人力車上本來看見了，只裝作看書。方燕痕早過來叫喚問是不是回家去。同華怕他又要拜訪，只誑說是到前

門大街買東西。方燕痕便恭遞過一封很厚的信來。平時同華也常接到方燕痕的信，或是請他替海風半月刊作稿子，或是求他批評海風的內容，或是打聽同華家鄉是不是有一個甚麼小地名等等無聊的話。同華見他寫得上氣往往不接下氣，也從來沒有答覆過。這回看見他又送過一封信來。欲待拒絕又怕他在路上麻煩。便匆匆收下急忙告別。回到寓裏一看那信封很大，是個銀灰色洋紙的。上面還顯出秋葉形暗花交互的掩映着。的確是個考究的信封。只可惜叫那一筆鬼畫符的鋼筆字寫醜了。剪開信封一看那信紙上寫的字直把個同華氣得臉上焦黃。你道那信是怎樣寫的？他寫道，「我的最崇拜的同華 我們相識已經許久了。我底作品你也讀了不少了。你對於我底思想，我底哲學，我底人生觀當然已經深切的而且十分地了解了。同時我對於你也是十二萬分地欽佩。我們真是文藝界的同志啊！但是我對於你的心思還不止是欽佩。同華呀，我坦白地赤裸裸地向你說，我簡直已經

早就進一步戀愛你了。從我底纏綿的詩歌裏，和言辭裏，我已經十分努力地表現過我底熱忱了。你不是無情的人。你是個司美與愛的維納絲，你是個司春與花的第羅娃！你的心絃能不顫動而起共鳴嗎？給我力量吧！給我愛吧！你看孤獨的詩人正徘徊在荒涼的沙漠上，四圍都叫黑暗布滿了。你就是綠洲呵。你就是甘泉呵。你可以安慰我底飄泊的靈魂！你可以充實我底悲涼而浪漫的生活。愛我罷！我愛你呢。你若不答應，我就要自殺了！因為這個人生太寂寞太虛空了。詩人是不能呼吸在這種壓迫的空氣裏的啊。我心愛的同華！我想你不會不答應的。我們攜手到樂園裏去吧。你的奴隸方燕痕上。再者，回信請交成記公寓對面合盛興煤舖掌櫃王富有轉交不悞。」同華對這封別字連篇的信收過一旁。次日到了學校便要一直去找方燕痕！打算痛痛快快的罵一頓。不過女兒家心眼兒畢竟小，胆氣兒也畢竟怯。肚子裏儘管打了幾百道主意，到底還是不敢去。正是此時方燕痕那個

懶懶東西却施施然來了。一逕走到同華身旁，笑臉低聲問道，「昨天回家累着沒有？」他使出這種態度不打緊，登時講堂上的男女學堂覺得驚訝，一齊將眼睛注到同華這邊來。直把個同華羞得滿面飛紅，霍地站起，退開兩步指着方燕痕冷笑道，「我同你本來不認識。因為却不過人情面子和你說一兩句話。不料你雖然站起來也有一人長，竟一點人世事都不知。我不能再理你了。我告訴你：：你：：不要胡寫信，我現在還給你留着面子呢。憑你那不通的狗屁也自命是詩人，怪不得現在詩人這樣多！我是個窮苦的孩子。我還要念兩天書。實在不敢高攀詩人作朋友。乾脆說，像你這樣的詩人還不配同我說話。」同華越說越氣，忍不住眼淚使往下滾。早驚動了別的學生義憤填膺，一齊呼喝道，「混蛋！甚麼東西！滾出去！」尤其是那胡生佑怪叫道，「！打打這臭麻包！」方燕痕那裏還敢怠慢，三步併作一步跑轉了去，再也沒有膽子來了。經此一番風波，同華在同學中倒得

了不少的同情。大家都還敬重，沒有另起何種事情。未始不是那位詩人之賜了，  
正是

君看荆棘蓬高下 何限吞聲忍痛人

## 第十九回

日暮天寒窮途逢魍魎  
風橫雨驟憂涕是生涯

且說同華所靠以支持的，已經說過，只有省裏和校裏的津貼。這錢數雖是不多，但拿來維持同華簡單的生活却儘够了。所以倒很安心的能讀書。光陰在苒不覺過了一年。別的人都趁暑假回家去。同華只一個人留在京裏。學校裏有個孫先生請他在家裏教他的小女。每月送十塊錢，在孫先生家吃一頓午飯。不知不覺便把這個暑假過了。看看已是陽歷十月將盡。學校裏剛有開課的信息。同華心裏只是着

急。因爲早已聽到省政府經費枯竭這筆錢已成泡影。學校裏又因爲換了校長縱有錢也借不動了。同華低頭細想母校校長十幾年也沒有換，單自己剛進大學須要幫助的時候換了。暑假裏雖然教了書。但是那裏僅僅是教書，簡直就算一個保姆兼門客終日哄小孩子之外還得陪孫太太說話作事。自己的書也沒工夫研究。縱是稍爲騰出些工夫，也因時間太短依然於學問無効。但是錢呢？苦省下來也不過二十元罷了。同華原意還痴望自己寫了許多信託人向學校借錢，多少總可寄些來，先繳學費。拿這二十元作爲吃用。暫時仍可專心讀書。不料毫無影響。只可將這二十元繳作學費了。正在危急之時，却接到母親一封掛號信叫自己務要保重身體，還附了一張十元的滙票，同華接了又喜歡又傷感。想到母親這十塊錢，可憐也不知是怎樣千攢萬積下來的，不覺伏在桌上將信紙都哭濕了。拿了這十塊錢敷衍了一個月。看看天氣冷得利害了。身上的棉衣雖然尙可勉強穿上，但是面子全荒了。



。袖口臂彎都破了。總要作一件單褂子罩在外面才可以對付着穿。尤其難爲情的，是貼身的小衣。起先祇有些破的時候，還可以補一補。好在裏面毫無關係。不過到了現在，布紗已經朽了，補也補不好。勉強穿上，行調舉止都要十分留神。稍一不慎，偶爾用點力立刻又裂開來。南方人又不像北方人可以習慣了穿空心棉衣，所以這小衣又是必須作的。同華無奈只得再打主意要分出讀書的工夫去教書。每日在報紙上留神延聘教師的廣告。一日居然看到南池子有一家姓陳的請女教員，每日下午四點起到六點教兩點鐘。同華便先寫封信去約定了第二天面談。到得那地方進客廳等了一晌，纔見一個瘦長男子出來，兩隻眼凹了下去，非常有光。先就對同華打量了一下，隨即開口請教同華在那個學校讀書。同華回答了。再問他，原來名叫陳功甫。對坐之時同華覺得這男子的神氣彷彿很嚴厲似的。臉上的皮緊緊的繃住。骨頭上，一些兒鬆動也沒有，還發出些亮光來。顏色微黃，好像

沒有甚麼血，正中一個乾鼻子。鼻子下面是稀疏的短鬚，微帶些紅棕色。所幸說起話來聲音倒還客氣。談了一晌，才知道彼此還是同鄉的。就定了每月二十元教兩個小男孩。但是因投函的甚多，須等三天後得到回信來上課。到第三天同華接着信便去就事。還是那陳功甫引了兩個小孩出來見了先生。同華便想請陳太太出來見見，陳功甫道，「他是個舊式女子，極愚極蠢，甚麼也不知道。不敢出來見見先生。先生要見，再歇兩天讓他出來就是了。」同華見他說話的時候那種獨大自尊神氣，知道他是個絕對專制的家主，自也無話，便同兩個孩子到書房裏規規矩矩的開始講書，如此半個多月，陳功甫的臉色在同華的眼中漸漸的看慣了覺得此人有的時候有說有笑也是個和氣人。陳太太也見過了。一看便知是個樸厚怯懦的人，臉兒是胖胖的，却有些灰褐色，眼睛更是痴鈍，說起話家兩個字一頓三個字一逗的，還不大爽利，再走動起來扭着一雙改造的小腳兒，實在不雅觀，同華心

裏倒十分可憐他，很和氣的和陳太太說了幾句，問起陳先生在何處任事，陳太太只是含糊的說不清，同華心裏不免奇怪。後來從小學生沒油遮欄的嘴上，才約略的知道這陳功甫是個間接的大烟販子，大約這個東西資本尚不甚充足，只作的是轉手分銷的買賣。同華心中不由得痛快起來，轉又一想自己的現況，只好如此維持，人家好歹，只好暫且不管罷了。

且說這陳功甫自從和同華談過幾次之後又在會館裏，向同鄉的子細打聽，把同華的情形詳細知道了，便格外的好起來了，一天特意的跑過同華書房裏來誠懇懇的和同華談了半天，對於同華的志氣大加恭維，並且說樂意要幫助同華的用途。同華却是用極感謝的言詞堅決的，辭個乾淨。從此以後陳功甫每天總到書房裏來，規規矩矩的陪同華說幾句話。原先沒有點心，現在也給添出來了。日子一長同華也覺得陳功甫尚是誠意相待。到了一個多月陳太太拿了一件青花嗶嘰袍料

和兩身短衣料，送給同華。同華大吃一驚，斷斷不受。鬧了半天，陳太太只得拿回去。却見陳功甫走了出來，極端懇摯的說道，「密司林，這是我們的一點小意思。我本想送一點錢給密司林作零用。又恐怕密司林說我唐突了，所以買這點衣料。作爲內人送的也好，作爲學生孝敬老師的也好。」同華道，「實在不敢當。而且這材料太好了，我也不能穿。還是留給陳太太用罷。」陳功甫道，「那裏話！那裏話！我正因爲密司林在學校讀書，要樸素衣裳，不便買緞子的。所以才挑了這種普通材料可以日常穿穿。說句老實話，我的的確確佩服密司林。時刻想盡一點幫忙的意思。東西雖不值甚麼，請密司林總要垂察這點愚忱。更請密司林把我們看成家裏人一樣：」說着將衣料又送了過去，一拱到地的說道，「若是密司林一定不收，便是不賞臉。以我們這種朋友爲不足交了。」同華見他如此說法，沒奈何只好收了。陳功甫又舉薦了他作衣服的一個裁縫司務替同華作好。同

華心裏總是不安，一想陳功甫那種必定要自己收下來的神氣，越來越起了疑心。誰知陳功甫一連好幾天，除了見面的時候恭恭敬敬的行禮之外，便招呼老婆子好生作點心，匆匆兩三句話即行出去，更無半點他事。同華心裏方才停當一些，翻覺得陳功甫是一片俠義，自己太小心了。因此，見了陳功甫不免有些接近感激的意味，和陳功甫也更說得來了。陳功甫時常問起學校裏的情形，慷慨的願意替同華交學費買書籍。陳功甫說一次，同華便推辭一次，只說，「自己用度很少教書所得也够敷衍的了。再說自己一向的志願是要盡一分勞力得一分酬報。這種不費方的錢受之有媿，所以也不敢妄取。」陳功甫見同華如此堅定。便也無話，只越發讚歎佩服起來了。歇了幾時，陳功甫又來和同華商量，請同華移到他家裏來住，既然省得往返，又比較省費些。同華見他勸得殷勤，又想到自己每天從陳家回去已是不早，想讀的書都是夜裏纔有工夫來看看，天氣又冷屋裏又沒有火爐，一

直念到十二點以後實在難以支持，而且成天成夜這樣趕弄精神也照顧不過來，移到陳家工夫就鬆動得多，便答應了。陳功甫特意將書房叫當差的收拾好了，預備上一床頂好的被褥。同華辭也辭不脫。轉瞬過了年假，陳功甫老早的便將同華的學費交了。又打聽了應用的書籍，照單子全買了來。一古腦兒交給同華。同華對於他這種熱心，竟不知是喜是疑。陳功甫笑嘻嘻的對同華道，「密司林可以安心讀書了罷。」同華道，「陳先生高義我感激無地。不過我斷不能無故受這樣厚賜。我此時無力還錢，先寫一張借據給陳先生。以後我教書不再拿學俸了。」陳功甫哈哈大笑道，「密司林說那裏話！我們的眼光須要放遠大些。我這樣辦，只算我盡我的意思，並不算對密司林施惠。密司林也不必將這些小事斤斤計較，反非有志女子的氣概了。」同華不管他怎樣說，早將借字兒寫好，一定遞過去要陳功甫收了。却見一個老媽子走來請陳功甫進去。不消一刻只聽陳功甫房裏大聲叱罵

成一片。又隱隱的聽得陳太太的哭聲。陳功甫拍着桌子罵道，「你這媽的怎麼不死！你死了老子情願花幾百塊錢把你這姦貨發喪了，省得天天在老子面前討厭。」同華知道又是陳太太有甚麼事情犯了他的脾胃兒了。這種事情自從同華移到陳宅來，三天兩天的便能逢到。看了陳太太那種戰戰兢兢的絕對服從的樣子，受了陳功甫的那種呵斥咆哮，除哭之外絲毫沒有反抗，真是不忍。每回都跑去勸開。這次少不得又去調解，陳功甫一見同華進來，便含笑讓坐。坐了一歇又送同華出來。對同華歎了一口氣道，「唉，密司林我的心思一些兒也說不出來。真是含了一包的苦水，只有自己知道。我這一生真是沒有一個知己，沒有一些樂趣了。」同華見他說得好像十分傷心，却因他們是夫妻吵嘴，不便說甚麼，只勸他回去歇息。

到了晚上小孩子們的功課早已完了。陳功甫又慢慢的走到書房裏來。一掀門

簾子便笑嘻嘻的道：「喝，密司林又在用功！看甚麼書呀？」同華慌忙站起來含笑，道：「隨便看看學堂裏的功課。陳先生請坐！」陳功甫將右手輕輕放在同華肩上，往下有意無意的一按身，「密司林坐，一家人還客氣？」說着便也拖過一張小椅在同華旁邊坐下了。同華一看他夜間將馬褂脫下，只在咖啡色的花的皮袍上罩了一件雙絲葛的背心兒。那赤金的表鍊子懸在當胸的鈕子上，閃閃有光。還有那兩塊葫蘆形的翠石墜子在金鍊子上搖來搖去，襯着那一張黃瘦臉，在電燈下照耀着，也不知是美還是醜。只見他自己打開白銀的烟盒兒抽出一支紙烟劃着火吸了，噴出一口濃烟來，搖着腿對同華道：「密司林，我生平吃我內人的虧真是不小。」同華道：「陳先生不必這樣說，我看陳太太是一位極忠厚的人。論才幹當然不及陳先生，但是性情是極溫和的。陳先生只要稍為隨便些也就好了。」陳功甫道：「唉，密司林，你這意思以為我利害嗎？我豈但是對他隨便，簡直可以說是



可憐他。我也是看見他那副又無知識又醜陋的樣子，若是丟了他他便要餓死，所以才容忍到現在。但是一想到我的幸福。我的快樂，都壞在他手裏，就不得不要生氣了。你想他那一點兒够得上叫人留戀？」陳功甫說話時，臉上露出一派輕蔑的笑容來。同華看見他一邊笑着。一邊却儘自將那雙凹下的眼睛不住的向自己這邊打量。那緊繃的瘦臉上的笑容固然足够討厭，這種轉動得不可測的眼神尤其可惱。自己早就不願意回答了。偏生陳功甫說的又是他老婆的壞話，越發叫作女兒生的無法置辭。只得將手拈着桌上的鉛筆，來回的搓轉轉兒，一個字也不發出來。陳功甫看見同華一聲兒不說，兩隻妙目定住了不動，在燈底下越發顯得龐兒端正，禁不住又笑着說道，「密司林，不會以爲我這話說得太無情義了罷？唉，我想情義這件事也得兩方面都還相襯，彼此說得來笑得來，纔會發生。要是像他這樣鄉下人，怎麼說得到呢？警方一個男人對於一個女子愛慕得很，必是這個女子

容貌啊，學問啊，都够得上格兒。對不對呢？」陳功甫說完了只瞇着眼彈手上的烟灰。同華恨不能立刻就請他出去纔痛快。沈着臉兒說道，「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事情，媿不能奉答！」陳功甫哈哈笑道，「啊唷！啊唷！這句話可不真實。以密司林這樣聰明這樣美的人，說是眼界高超，一時尙沒有當意的人，那還可以。若說沒有考慮過，那簡直把我當作呆子了。哪，哪，哪，密司林，我們二位也是個鄉親。你的事我全知道。你對我也不用太客氣。說年紀呢，我痴長兩歲，還可以作你的哥哥。……你說你的意下……啊，啊，……是怎樣的呢？」同華半天不言語，心裏打小鼓兒似的亂顫。但是外面還掙扎着癡住臉兒，只等他一個人鬼驚鬼詐的笑。陳功甫看見同華氣色冷得很，自己也不好再追問下去，坐一會兒便辭出去了。同華關起房門一個人愈想愈氣，愈氣愈悲，心中便要第二天早上就辭館不幹。但一念及急切無地可住，又因決定不收學俸以後，錢也沒有拿，事

也沒有作，不特不能走，事實上也走不成。千回百轉竟無善法。第二天夜裏陳功甫又踱向同華房裏來。房門已是關了。便連敲了幾下。同華道，「請有話明天談罷！現在我有點不爽快呢。」陳功甫便走了。歇一下他可又來敲門。口裏說道，「請開開罷。真有點事和你商量。」同華見他說有事倒只好開了。陳功甫走將進來，且不坐下，一直，挨到同華邊下，輕輕的笑着說道，「我真對不起你！帶累你這樣不好意思。……我這一向對你的苦心暗示你總裝作不知道。我真再忍不了了。……」說着便要伸手來拉同華的膀子。同華趕快向後一退，嚇得一顆心幾乎要跳到喉嚨外邊來。陳功甫毫不客氣一步邁向前來，看看已是可以抱住同華了。同華急得嚷道，「你要再這樣野蠻我就喊了！」陳功甫笑道，「好好，我就不動。不過我內人早已到胡家去了。當差的也全出去了。家裏沒有旁人。你只管放心。」同華聽他這樣一說，心裏急得幾乎沒吐出血來。一時警覺，便沈住氣對陳功甫道

，陳先生，來！你且坐下。我們老老實實談一談，你有甚麼心思請你向我慢慢說。我當然也有我的話告訴你。……要不然的話，我今天也只有一條命！」陳功甫看見同華說話的時候喉嚨硬得抖起來，連眼睛全直了，心裏也不覺有些自警，便依言坐下。同華道，「陳先生！你待怎的？我是一個孤苦的女子。但是我也只是孤苦罷了，此外並沒有半點兒下賤的地方。你這種動作是不是欺壓人？你以為我個人孤立無援，你就可以隨便了麼？」陳功甫道，「好妹妹，好先生，我的心你不會看不出來的。我真真愛死了你！你罵我魯莽了些，我承認。你若說我欺負你，那太屈了我的心了。」同華急忙說道，「陳先生！你應該知道你現在說的點太沒有規矩了。我也不向你說這些說了你聽不懂的廢話。我只簡單問你你是有太大的人，你怎麼能犯這個罪？……」陳功甫忙插話道，「你不要焦心。你只要一答應我和他離了都行，」同華叱道，「你看你這樣壞良心。……出去！請你快走

。「陳功甫涎着臉笑道，「你來拉我出去罷。」同華急得無法，又軟求道，「陳先生！請你想想，你要女人，世上女人多得狠。任你到那裏，都有人愛你。你何苦逼我？我不但一絲一毫都不愛你就連一絲一毫關於愛情上的心思，都不會夢到。我是個苦孩子。我只爲想念兩句書，所以東奔西跑到了這步田地。請你可憐我罷！」同華說完，忍不住淚隨聲下，縮在床頭角邊哭了起來。陳功甫正色道，「我曉得你的情形。我願意幫你。我的情形你也知道。你看我和那位怎樣合得攏呢？我心裏也苦極了。只要你答應我，我這一生永遠只陪着你一個人。若說誑話天打雷劈。」同華聽了羞得滿面紅上加紅，知道這混蛋東西不可理喻，只想揀個空子就跑。那門却早讓他順手給鎖起家了。只得說道，「無論怎樣，也沒有如此強逼道理。你今晚這樣態度，我死了也不依。你先出去。明天慢慢再說。」陳功甫心中暗喜，口裏柔聲說道，「也行，不過你今天總得答應了我……」又作出哀求的

聲音道，「你若不答應，我也要死了。」同華又急又氣，一句也沒聽到，一字也沒說出。陳功甫見他低頭不語，只道同華意思活動了。心中忽然想到女學生都要男子跪着求婚的癮，便突然跑到同華面前撲通跪下，兩手抱着同華的大腿，沒命的叫道「小寶貝！小親人！」同華死命的用手將他的頭向後板去。可憐連嚇帶氣，手上那裏有力。一眼卻看見床頭有一把剪指甲的小剪子，趕忙一下抄起，便向陳功甫喉頭刺來。陳功甫出乎不意趕緊鬆了手。同華便要從窗子裏跳出去，陳功甫一把從後拉住叫道，「我開門了，開門了！」唉，我忽然後悔死了。密司林，我真萬分對不起你……」說着將門上的鎖一下開開。同華此時驚得呆了，還沒有想起那窗子早叫自己給鍵牢了，猶自盡力的推。陳功甫一下跑到門外滿面羞慚的向內說道，「我真該死，現在悔極了！」說着便自走去。同華一人在屋裏身上還只不住的抖。呆了一晌急切的便要向門外跑。却見陳功甫又來了。便厲聲道，「

你幹嗎？」陳功甫在門外站着，垂頭喪氣的說道，「我特意來賠罪。」同華道，「誰要你賠罪？你出去！」陳功甫往後退一步道「是，是，我知道密司林此時心裏一定害怕，我決不再多站一刻兒工夫。不過：：」同華道，「不過怎樣？」陳功甫道，「不過請密司林放心。我真悔了！我也知道我在密司林面前已經不配說話。你要走請你明天走。因為今天實在太晚了。我求密司林許可今天晚上叫一個老婆子陪你罷。」同華此時只要陳功甫快走，甚麼也顧不得，顛巍巍的說道，「你快走！你用不着多話！」陳功甫這時看見同華一臉慘氣，兩片腮上好像平空掛上了一張白紙，罩子貼牆站着，恰好當燈光暗處，一對眼睛定得失了神，心裏不覺有些害怕，便悄悄的轉身走開。

這裏同華一個人呆在房裏。不久便有個女僕來了。但是同華依然一刻兒也安靜不了。坐了又站起，站起又坐下。好容易熬到大白天亮，纔脫了這個樊籠，一

逕跑到稷孟遲家來。孟遲夫人看見他匆匆忙忙的一副驚慌神氣，兩個眼眶也陷了下去，問他是甚麼事。這一問不打緊，倒使同華難以置答。要是將昨夜事實一下說了出來，實在覺得太羞於啓齒。又怕傳揚開了於陳功甫雖然也不利，但是於自己名譽更是不美。社會上有能諒解人的人？不諒解陳功甫，他倒還可以混下去。若是不諒解自己，可憐就無地容身了。所以寧可不追究不宜揚他的罪惡，以免自己再招災惹禍。同華肚裏兀自躊躇，孟遲夫人却早看見他臉上那副猶疑的樣子，便誠心的找一句別的話岔過去了。同華痴了半天才要開口，又悶住了不說。孟遲夫人微笑道。「林小姐有甚麼話只管說罷。」同華以爲孟遲夫人一向都是笑臉兒說話，所以自然的也是笑臉相對着。就是此時心中萬分難過，那臉上的笑容也還極力的保持着。要回答孟遲夫人這句話之前，本來是想更作出多一點的笑容的，不想腮上剛剛一動，自己實在節制不了了。笑臉上的眼淚，忽然水一般的瀉了下來。



來。索性在茶几上哽咽起來了。孟遲夫人忙過來扶了他的肩，用手巾替他揩淚，問他究竟是怎的。同華才說道，「稷師母！陳功甫家的書我教不了了。我今天決意要搬回原地方去。但是：：本期的學費是他替我交的，因此我就從這月初不拿他的學俸了。此刻我要搬出來，那裏有錢？只有向師母開口暫挪一下。」孟遲夫人道，「可以的。不過陳家辭了你了嗎？」同華搖頭道，「不是的。陳功甫那人陰很極了。我決不能在他家裏教書。」孟遲夫人不便多言，便拿出錢來讓同華搬回去了。這裏稷孟遲下午回到家裏來，他夫人便將早上事情說了一遍。孟遲嘆了一口氣道，「憑林同華那點志氣，真是可敬。只是我看他也太跋了。他要求學非有一個確當的人供給他不可。他家裏情形又是那樣糟。除了先解決婚姻問題，有了丈夫供給他，簡直沒有旁的好辦法。你的表弟李梅生不是從今年春天看見她就愛得不得了嗎？三番四次的向你示意徵求林同華的意見，你總不肯出口。稷夫人道，

「那裏是不肯出口，實在因為林同華的心太迷在學校裏去了。我看他對梅生雖是很和氣，但是人各有志，恐怕也談不到這上面來。而且同華對於梅生的鍾情，似乎早覺出來了，處處總躲着梅生。你不看見他近兩三個月簡直就不踏我們的門麼？」孟遲道，「是倒是，不過林同華配李梅生，我覺得台式極了。第一梅生只是一個人，完全是小家庭的生活。第二梅生在銀行裏收入很豐，人又謹慎。第三梅生是個極肯捨己救人的，斷乎可以扶助他繼續求學。」稷夫人不覺笑道，「你倒歡喜作媒人！」孟遲道，「你何妨問問他呢？」稷夫人道，「等有工夫再說罷。」

恰好同華第二天午後又到稷家來。稷夫人見他笑道，「同華，你來得好。今天禮拜無事，你陪我看戲去好麼？」同華道，「怎麼師母今天這樣高興？」稷夫人道，「是的，我許久沒有踏進戲園子的門了。而且你是個用功的人，總不出

去散散心，也不好。你今天就陪我去罷。」同華見稷夫人意思很殷勤，也便答應了。但是稷夫人却想起同華平日說過不喜戲院，就改口道，「哦，我倒忘了，你是不大愛聽戲的。今天天氣好，我們還是到公園走走罷，只是寂寞些。」同華道，「如此很好。冬天的太陽實在可愛。我陪師母就去繞一趟罷。清清靜靜的一個大園子，落得我們逍遙自在的走走。」稷夫人欣然答應，兩個人到了公園便信步的走了進去。路上蕭蕭寂寂的舖上了一層澹澹的陽光，顯出一種寥闊的情景。轉了灣不覺已經到春明館，玻璃門兒關得緊緊的。裏邊還有幾個閑散的人正在聚精會神的下圍棋。稷夫人笑向同華道，「園子裏居然也有幾個人，可以說是吾道不孤了。我們不妨也進去吃杯茶，擋擋寒氣。」同華依言進了門來，茶房便沏了壺清茶，擺上些乾點心。坐了一刻兒，稷夫人道，「你說走走，咱們就出去走走如何？」同華道，「好極了。」兩個人出門走到後面荷池子邊下，只有一片荒城幾

株衰柳沒有甚麼意思。便又信步到東邊路上來。稷夫人指着一棵小柏樹道，「你看這棵樹，根下用洋灰打了一個大圓圈子，好像是這樹的底座子似的。這棵樹據說和別顆樹不同呢。」同華道，「怎的不同？」稷夫人道，「相傳這顆樹是香妃種的，就是被乾隆皇帝搶了來的那個回部香妃。」同華笑道，「哦，就是這一顆。凡柏樹都是身圍很大，枝幹很雄的。這一顆斜斜的長着，枝幹又瘦又少，倒很有些文弱憔悴的樣子，姿態也很婀娜。如果真是香妃種的，這顆樹倒真是香妃的一點象徵了。」稷夫人道，「真與不真自有那些考古的人去推求。我們倒不管他真不真，只要聽到這種傳說便覺得有一種不自禁的感情低徊縈繞在樹上。就令是假的，我也覺得有意思。」同華道，「師母見解很超脫。就是這點兒意思也可以作一首詩了。」稷夫人笑道，「够了，我們不要酸了。索性再走到水榭那一邊去，順便上土山登高一下也好。」同華道，「很好，我也正想去呢。兩人慢慢的走

到水榭斜對面大鳥籠邊下，却碰見幾個外國人也在站着向裏瞧。一隻灰色的鶴從水盆子裏用長喙扎起一條活泥鰍來，捧在地下，趕忙用一隻爪子按住泥鰍的身子。那泥鰍在鶴爪底下宛轉屈曲，怎樣也轉不出這隻鐵也似的爪子。那鶴却不慌不忙的，瞧準了泥鰍的腦袋，一下一下的用嘴尖兒向上扎。不消幾下，泥鰍肝腦塗地。那鶴纔竄起來，放到盆水裏洗乾淨了，一揚頸子吞了下去。仍然在盆旁來回散步，乘機取魚。幾個碧睛兒咕哩咕啦的說笑個不休。稷夫人和同華已走下池濱看鵝鴨在水裏整晴蜓去了。這時太陽已經照到水那邊。池上結的全是冰。只有水鳥嬉戲的一塊，依然細浪鱗鱗，面上閃了一層金黃色的陽光。一隻鴛鴦在水邊浮着，另一隻却在就近的石頭上立着，斜過眼睛不住的瞟那浮在水裏的好伴兒，似乎是憐惜他在水裏太冷，留神招了涼要害感冒。老鸞鸞上了年紀，看不慣這副輕狂樣兒，遠遠的棲在水中央的木槎上，縮着脖子半閉着眼睛在那兒生氣。只有成

羣的鴨子最是些笨東西，如同一班淘氣的小孩子一樣，除了在水裏打筋斗撈零食，便是張開大扁嘴東南西北的亂嚷嚷。此外昏天黑地，任他鴛鴦鸞鴦。吃醋，一概不知道。那一邊有些白衣紅掌的鵝似乎聰明得多，也如同我們貴國的青年人染了歐化一樣，捉對兒學着鴛鴦儂住了脈脈傳情。

稷夫人和同華看了一忽兒，便掉轉過來款步向土山上行去。到了頂上，回頭向東北看，正見濃蒼的柏樹頂情，黃瓦朱扉一層層的是天安門端門午門等城樓的屋頂。那邊鳳樓層疊，金頂輝煌，在寒風澹日之中反映出一片閃爍的光彩。同華用手指着向稷夫人道，「師母，你看這氣象！這種宮殿的美，真是又偉大又莊靜的美。我從南方剛到京裏，看見黃瓦作屋頂，覺得很不好看。現在纔知道自己從前太小樣兒了。這黃色的瓦，這又紅又紫的牆，這青蒼的柏樹，這麼高曠潔淨藍裏透亮的天，配得這麼停勻，又這麼參差。屋簷兒漸漸的翹了起來，却翹得不太

過分，這麼玲瓏，又這麼凝重；這麼緊湊，又這麼開拓。真是叫人看了又是愛他，又是敬他。」稷夫人道「是的，我們在西湖看的那些亭榭的頂，簷兒高高的捲了起來，倒真是飛動得很，不過就是不如北方宮殿的厚重。」同華道，「這也於環境有配合的關係。南方山水確是別有天地。那是一個平和靈妙的天地。江南的山色，不一定要有名的地方隨處皆有空濛的景色可以賞玩。我從前在初秋的時候經過那些不知名的山，或者深蒼，或者淡紫，沒有一個不秀氣。從鄉下到城裏，有的時候必得坐帆船。在船裏迴看隔岸的遠山叫雲氣護着只是一條輕微的影兒。若是絕早或傍晚的時候，江水返射着輕弱的日光，映得天水裏全是一片融和變化的顏色，形容也形容不出。那山在水天分界的地方，隱隱的彷彿籠了一層薄紗，更使人留戀。留戀還不够，簡直恨不能飛到裏頭去才好。就拿西湖說罷，那南高峰和北高峰那裏有多少高？山頭兒還不是澹遠的麼？所以在西湖裏的房子正宜於

配上那種巧妙崢嶸的屋簷兒，才顯得諧和。若是把北京的宮殿移到西湖去，恐怕西湖的山神壓得都不能呼吸了。若是把西湖的亭臺移到北京來，也是不行。那麼輕那麼巧的東西在這種威嚴的天地裏，顯得太站不住了。……同華說着將手摺着東邊道，「師母，你看這黃頂上四周籠罩着灰紫色的晚靄，愈上愈薄漸漸的露出藍色的天來。這點兒紫氣真把藍天和黃瓦都融和了。」稷夫人聽得入神，只含着笑隨着同華指點來回的移視。同華一轉頭看見西邊日光漸下，天上的雲都集到西邊來了。一層層的排列着，越往東越散，越往西越亮。靠近太陽的地方，燦爛如火。直喜得拍手道，「師母你看！」稷夫人一看那雲果然奇麗。雲層兒很厚，太陽光只射得到底下的一層。上面的一層還是暗的。所以那大塊天上排滿了一雲隊。」一排又紅又亮，一排又灰又暗，錯綜得如同織錦一樣。談笑之間已然又幻了幾種光彩。同華笑着對稷夫人道，「想不到今天太陽這麼好。這一幅畫也畫不



出的斜照師母你不信麼？縱然這複雜的顏色可以勉強畫得出來，這活潑的光決計難得畫出來的！」稷夫人看得同華口講指畫，叫風吹紅了的小臉兒上滿是天真的笑容，斜陽照在面上，那眉眼越顯得娟秀，不覺爲之移情。同華看見稷夫人定了眼神不言語，自己也沒得甚麼說的了。稷夫人含着笑握住同華的手道，同華，你真個好姑娘。難得你今天這樣高興，也開了話匣子了。」同華偏過臉去只是笑。稷夫人道，「你今天說的這一套話，真顯得你感覺銳敏，天資聰明。你的性格又是這樣要強要是環境好一些，你的成就真不可限量。：：怎麼老天又偏偏麼難你！」同華聽了這幾句話，看着稷夫人臉上慈祥的顏色，自己覺得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有些撐不住了，不覺的頭便低了一點。還勉強的笑道，「從來被老天磨難的，也許就是天意獨厚於他。」稷夫人道，「同華，我承你客氣叫我一聲師母。其實我並不敢，也不願，以此自居。我只覺得你是我的妹妹一樣。我很感慨你的身世，

又愛惜你的人才，很替你擔憂。你像這樣浮萍草似的，準可以達到你的志氣嗎？」同華聽了這幾親愛關切的誠心話，眼淚已經淌了上來，却偏是天性倔強，咬緊了牙硬忍了下去。稷夫人看見同華的神氣，又見對面有兩三個人走了近來，便拉同華走下山來，向花房裏去。稷夫人又問道，「近來你教書忙一點，想來讀書更苦了？」同華嘆了一口氣道，「師母，你說的話真是不錯。我自從到京裏來，除了母校有錢給的那半年之外，那一天不是爲生活憂慮？既然任了人家的職拿了人家的錢，就不能不把人家的事放在頭裏，把人家的顏色放在心裏。忙忙碌碌，一天的光陰早完了。那裏有多少工夫念書？但是我總是自己警告自己，到京來爲的是念書，不是混飯吃。所以無論怎樣忙怎樣倦，也要騰出短時候來念幾句書或是半夜的時候補習。師母，這些都不要緊，忙一點，苦一點，那算甚麼？境遇苦不是我的問題。我的問題是我的心已經不像從前的心了！現在我心裏常常驚恐，常

常憂慮。忙的時候倒稍爲忘却些，只要稍一靜下來想念書，那千千萬萬的心思就全來了。師母你想，好容易騰出點工夫來念書，一打開書本牢是這樣，那書又怎樣念呢？所以我就極力排除這種毒惡的憂思，極力的沈住氣硬往下念。一起初，念了半天，書還是書，我還是我。到後來才念進去了，但是往往念到這個時候，不是別的事又來催我，就是我的精神不堪再用了。我自問近來一些長進也沒有。而且我的記性現在也減退得不成話了。師母你看，我雖有一點志氣：：」同華說到這裏便滴下淚來只拿手巾揩眼睛。穆夫人，低頭聽着靜一忽兒說道，「同華，所以你妻子細想想，假使你要想念書，你還是要先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同華道，「那是自然，不過沒有法子罷了，」穆夫人笑道，「法子是有法子。我冒昧的說了，你不要生氣。現在有一個人誠心誠意的在想幫你的忙呢。」同華聽了臉上紅，也不言語了。穆夫人低聲道，「我那表弟李梅生你是知道的。他是個老實

人。我們都信得過的。他心裏包含了一番深意，傾心於你已經好久了。我想你可以不可以和他作個朋友呢。」同華聽了臉上更是飛紅道，「師母說的是甚麼話！」

穆夫人看見同華好像有些生氣，忙解釋道，「同華，你不要錯疑了我，我直接向你說罷。梅生實在愛你，他尙未定婚，我想你們倒是可以作很好的伴侶。他也可以幫你不少的忙。你也不至太勞而無功。這是作朋友的一點勸你希望你的意思。你能不能想一想呢？」穆夫人欸欸而言，同華只靜靜的。半晌纔嘆一氣慨然道，「師母，我知道你一番話全是爲我的好意。不過我絕對不談這個問題。第一，我的四周全是不利的環境。雖然講起純正的愛情來，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愧人，但是以我而論，只有絕對不談，還可以免去無謂的猜疑，還可以在社會上多站幾天。要不然的話，我更難立足了。第二，女子只要一定婚，一講愛情，尤其是在我，就別想念書了。在義務上說，女子對男子受了愛，就不能不容納他的請求。就感情

上說，又何忍不順從他的意思？到了那時，本以念書爲目的而採取這個手段的，反愈走愈離遠了。何況根本就不能用這個手段呢？第三，就令幫助我的人可以給我充分的自由，等到將來還是不見得就沒有問題。況且我的母親也老了。我想起他來心裏就酸。我母親心裏可憐我，却是沒有力量幫我。我對母親也是如此。我想我應該多孝順我母親纔好」。至於我念書的事我也不忍，也不願，多想了。同華說到傷心之處，不禁又掉下淚來。稷夫人見他說得決絕也無別法，只索安慰一陣，彼此分手。同華到得家來，想起稷夫人一番見愛之意。不由得也追念李梅生那個人，的確待自己的神氣是有些兒一往情深。他舉動言辭，也安詳也老實，何嘗不是個可愛的人。又想到自己一向心地純潔，毫無雜念，不知何以見了他心中便不由得突突的難過。想來這就是所謂的愛了。不過自己處在這種境遇如何能愛人家的愛，如何還能愛人。想來愛情這東西，也只有吃飽了飯，有錢，有工夫的

闊人纔可以耍得。惟有他們談起來作起來，纔顯得高雅風流。像自己這樣的人，縱是有些兒意思，也只能視之爲毒蛇猛獸，赶快逃走。因爲是沒有資格的呀。同華此時不由悲從中來，那不值錢的淚珠又撲簌簌的落了一襟了。正是

人生不滴窮途淚 豈信黃金可買情

## 第二十回

詭禍紛乘香銷玉碎

春雷一震雲散風流

且說陳功甫因一時良心發現，又媿又悔，自恨不該欺負同華，所以當時說了些陪不是的話。不過後來同華走了，想起那副嬌模樣，實在心裏癢，想起自己一向的心機和金錢，又實在心裏痛。有此兩層原因，那一剎那的良心早已烟消霧散。一個人躺在鴉片舖上，翻來覆去的想，這小鴉頭性子急，不能勉強逼迫，只宜從旁邊敲敲打打的，鬧得滿城風雨，使他沒有別的道兒可走，自然不用費甚麼氣力他

自家就會來了。他和同華本是同鄉，從此以後，他便處心積慮的四下放謠言。那種謠言說得不深不淺，却是非常肉麻。天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揚惡隱善的居多數。越是關於男女的事，越傳得快。又因同華貌美行方，人人心中皆有了饞蟲兒，便格外說得起勁。不消幾天，早已由同鄉方面傳到同學方面來了。同華到學校裏來，看見大家對他的神氣鬼頭鬼腦的，心裏雖是起疑，只因坦然無怍，正眼也不眨一下。同班的幾個女生，本來和同華見面也彼此說幾句話的。此刻都冷冷的不大答理了。同華只道他們勢利眼，不願和窮人交談，便也索性不理他們。因之一點風聲也聽不到。但是這風聲却傳到那新文學家方燕痕的耳裏了。方燕痕一聽之下，彷彿扎了一下嗎啡針似的，立時精神百倍，作起偵探的工夫起來。也是事情有個不巧之巧。方燕痕的表兄走一個軍官的路子來謀差事，認識了陳功甫。知道陳功甫和這班軍官是土行生意的同夥，所以和陳功甫來往得也親熱起來了。



一天他表兄請陳功甫吃飯之時，順便邀了方燕痕陪客。飯吃完了，他表兄便拉陳功甫到內房裏來吃烟。方燕痕也便了進來。方燕痕的意思倒不是想湊着吃烟，只因他曉得烟房裏照例有好水果吃，他想踱進來撈點嘗嘗。果然看見烟舖上擺了好許多大蜜橘，只歡喜得方燕痕直往嘴裏咽唾沫，便在一旁坐下和陳功甫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談。陳功甫已經知道他是城西大學的學生了。抽了幾口大烟之後，精神瀟了下來，禁不住笑嘻嘻的向方燕痕道，「喂，方兄，像你這樣年輕輕的小白臉兒，一定交了不少的女學生嘍。」方燕痕笑道，「慚愧得很，我們當學生的那裏能同你們軍界的老爺們相提並論。」陳功甫笑道，「咱哥兒們不用客氣，你們貴校美人兒多，我是知道的。」方燕痕的表兄道，「燕痕，我想起來了。你不是說有個姓林的和你不錯嗎？」陳功甫道，「是不是林同華？」方燕痕拍掌笑道，「對對對，功翁和他也有往來？」陳功甫將烟鏡子向烟盤上一擱，歎了一口氣道，

「我兄弟吃了這鴉頭的虧真不小！」方燕痕心下一動，赶忙放將嘴裏的一瓣蜜橘，先用勁一下整個吞了下去，然後睜大了眼問道，「請說一說，我也聽到他有些不正當呢。」陳功甫道，「這話說來很長。我因為要請一個女先生教小孩子，就碰見了他。起初也是我自家不好，看他很有幾分姿色，忍不住和他說笑幾句。後來熟了，他就也和我說笑起來了。後來他索性搬到我家裏來住下。我們就更可以自由了。」方燕痕好不羨慕，笑道，「功翁真太福氣了！但不知他是處女不是？」

「陳功甫哈哈大笑道，「兄弟和他是道義之交，如何知道這些呢？」方燕痕看他那神氣已是默認了，聽他口裏假作分辯，越發相信他和同華有了關係。便追問道，「既然他和功翁已經有了交情，怎麼功翁倒說吃了他的虧呢？」陳功甫道，「哪哪，你方兄想想，他住的是我的，吃的是我的，用的是我的，學費是我替他交的衣服是我替他作的，他又說他哥哥待他不好，他母親可憐，又要我寄了百十塊

錢給他母親，我待他也算湊合過去了，誰知他吃飽了就遠走高飛，現在反過臉來撇下我姓陳的。你說這是不是我兄弟吃了他的虧？」方燕痕聽得不覺痴了。陳功甫又笑道：「你方兄要是遇見了他，可以問問他那件哩噤旗袍兒，是不是我新近又給他作的。你問問他待我的情分虧心不虧心。而且這小鴉頭子，心裏有主意，外面還要裝正經：：：。」方燕痕大笑道，「功翁這句話真是說透了他這傢伙的脾味兒！」陳功甫也不言語，一下爬下烟鋪來，摟起衣服向腰裏亂摸，摸出一個皮包來。然後檢出同華寫的那張借字給方燕痕看道，「他就是這個手段。饒了他騙了我的錢，他還光明正大的說是借的。你想憑一張廢紙，我就能要得回來錢了嗎？」方燕痕一面趕緊又向口裏塞了一瓣蜜橘，一面伸過頭來看得清楚，越發死心塌地的相信功甫。陳功甫偏偏又委婉其辭的說道，「話又說回來了，他和我也訂過約的。他親口說他決不負我，並且叫我嚴守秘密，恐怕於他不便。按理我今

天就不應該說出來。既然說了，總求方兄不要再向外傳了。」說罷便拱了一拱手又嘆口氣道，「那鴉頭子真也長的得人痛，那身上的皮膚不知多白多細了，單他媽的那腰上還長了一塊小硃砂痣！方燕痕大笑道，「功翁真是痛快人，說得個淋漓盡致。」方燕痕的表兄也一同大笑起來。

方燕痕看見蜜橘已經吃完，天時也已不早，便走回公寓裏衆。想起林同華往日當面羞辱自己不由暗暗盤算這正是一個好報復的機會。登時打了個主意，連夜便要作一篇文章。不過這種文章並不像白話詩那樣容易作，寫了一個多時辰，還沒有成功只好放下筆腫了。待得第二天跑到金益三公寓裏將此事前前後後和他一說，又把稿子拿出請金益三連改帶添，湊成了一篇。方燕痕才欣然而去。歇了一天，同華正在家裏洗小褂子，忽然看見稷夫人匆匆的闖了進來，口裏嚷道，「豈有此理！同華，你看這是怎麼回事？」同華看見稷夫人滿面不悅之色，也不知是

怎的，只見稷夫人從手皮包裹拿出一張油印的傳單來。稷夫人遞給同華道：「你看！」同華接過一看，上面頭一行大字寫的是，「黛玉情話」四個字。第二行字小一點寫道，「原來也是要資本家」，再下纔入正文，寫道，「本校文科有黛玉其人者，風姿秀美，在全校首屈一指。久矣夫有「西大之花」之尊號矣。然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本校前有某同學，以純潔的愛情向之求戀，曾遭其拒絕。於是一班艷羨黛玉者，皆有戒心，以爲彼殆亦抱獨身主義者也。乃噩耗傳來，黛玉小姐竟與一東阜先生發生不可告人之關係。是知彼孤高絕俗之黛玉者，亦不免羞答答的在資本家肥胖身軀之下而雌伏耳。蓋東阜君富有金錢。黛玉小姐曾執教鞭於東阜君之私宅。下課而往及夜而歸率以爲常。未幾三生石上早種孽緣，黛玉小姐嫌往來不便，乃移住於東阜之家。於是乎西席老夫子一變而爲入幕之賓。卿卿我我，樂乃無藝。東阜君因予以經濟上之便利，及衣服上之修飾宜乎其爲窮學生所不及也

！近者黛玉與東阜又賦伴離。其殆故作假惺惺以掩人耳目乎？抑另有他故而致乖忤乎？此事適秘，不敢妄揣。惟此一段風流史則歷歷可據而已。同華不等看完兩手已經冰冷，看到後來，眼裏冒火花，耳裏吹蘆管，一時竟暈了過去。稷夫人嚇得一把扶住，半天同華纔哇的哭道，「師母，我不如死了倒乾淨！」說了又哭，忽然咬起牙來向外跑道，「我就去和他拚命去，這世界除是真沒有天理了！」稷夫人出乎不意，三步併作兩步的追出門外，一把拉住道，「你現在找誰去？你就便找着了人，無非吵一場而已。你不但不能爭回面子，反賠了一陣丟臉。孟遲剛纔爲這事很生氣，說這傳單是從郵局寄來的只有先暗暗調查出造謠的人是誰。然後找幾個有力氣的人來先痛打一陣，打完了和他吃官司去！」同華此時已經昏昏的，聽得稷夫人所說也有理，便也痴住了。稷夫人看見同華這樣情形，便一定把他拉到自己家來暫住幾天。到得家來，只見孟遲留了個字在桌上道，「硯樵五叔

頃有急電來，我已立時赴保定。校中功課可請秋圃暫代。」同華這一天茶飯也懶得吃。回待而要想自己立刻去找這造謠的人拚命。時而要去找校長替自己調查。時而要自己寫一封公開的信貼在學校裏。時而要自己去尋死。時而又盼望孟遲即時就可回來替自己打官司。因之直是問稷夫人，纔知這祝樵先生是孟遲的堂叔，在保定害了病要死。看看是不能立刻就回來的了。可憐翻來覆去一時都沒有闲着。同時心裏又覺得累稷夫人如此費力安慰，實在過意不去。所以第二天就決計回去了。這時候風聲傳得愈緊，同鄉同學，三三兩兩見了面誰不把這事當作新聞談？你一言，我一語，胡猜亂議，同華的名譽早經掃地。同華原先是一種憤氣的，此刻似乎却胆怯了。跑到學校裏，自己覺得只要是一隻眼睛，全都對他有極毒的鄙夷玩笑之意。但是誰口裏都沒有說一個字，也無從開始分辯。那種冷酷實在受不了。只好連學校裏索性也不去了。同華這一不去，謠言越發證實了。這且不

談。

且說陳功甫在家裏盤算着謠言傳布得已經够了力量了，便一經跑到同華寓裏來。同華倒猛吃了一驚，只得壯起胆來問道，「你來幹甚麼？」陳功甫陰沈着一張鬼臉，冷冷的說道，「我來了自然有事情。還能够把你吃了嗎？」一面說着，將那金頭兒的手杖不慌不忙的放在屋角，揀了一個闌門的凳子坐下，從懷裏掏出一顆呂宋烟來，用隨帶的自來火就着嘴呼呼直吸。呵了一口氣道，「這屋子太冷，你怎樣還不作火呢？」說着就把那海龍的大氅領子稍爲幅起來一些，將大襟向裏一抄，那衣角兒翻過來，露出了紅光透亮的火狐腿兒的裏子。同華看他這樣騷蹩的神氣，再配上那一對的溜溜的狗眼，來回的閃出奸光，心裏又是作嘔，又是生氣，恨不能一巴掌將這混蛋打到森羅殿上去。只靜靜的沉住了氣，看他倒底在自己的房裏敢怎樣輕薄。誰知陳功甫却十分正經的說道，「今天來也不爲別的。



只因舍下用度缺了，特意來向你借幾個錢用用。」同華一聽他客客氣氣的說出要錢的話來，不覺心裏十分抱愧，立時橫胸的一口火氣便冷了半截。臉上恥得飛紅的說道，「陳先生，我欠了你的錢這些時候，實在對不起。我一定設法還你。」陳功甫澹笑道，「一定還我，今天呢，明天呢？」同華低了頭半晌道，「我總盡力去設法。只要一到手，我立刻親自送到陳先生家裏去。決不敢耽擱！」陳功甫看見同華這樣老實，輕輕一逼馬上就軟了，覺得這樣的易與，倒出乎意外，不由心中暗喜。但是却作出尖銳的聲音道，「喝！我倒想不到你這人，居然是個老江湖，你看你這幾句話，說得够多麼好聽，又够多麼不吃勁兒。沒有一準的日子，我們一家老小都可以吊起肚子來等嗎？」同華聽了這幾句話，抱了一肚子的冤曲，又不敢惱，又不敢辯，只可憐把低着的頭更低得矮一些。心裏盤算着除稷夫人之外，實在別無可借的地方。但是前次跑出來的時候，已經向他拿過了，還未清

楚。稷孟遲的景況也不是便家，怎好再去開口？只得放柔了聲音說道，「我現在就赶快寫快信回家，叫我母親無論如何寄一筆錢來。只有這一條路最可靠。實在對不起陳先生請你多寬限一點，無論怎樣，你比我總容易對付些。」同華說到這裏，喉嚨一哽，連忙自己咬緊牙齒，想忍住眼淚，不料已經遲了。陳功甫冷眼看了，不覺換了腔調，將凳子移近同華說道，「你且不用傷心。你這人怎樣不想一想？世上事總不用情理二字。要講理呢，我們應該一是一，二是二，半點兒也不容含糊。要講情呢，那甚麼都不用着急，怎樣辦怎樣好。我待你始終只講情，不談理。可是你老不領我這份兒情。同時你又不能和我事事都按理。同華呀，我看你別太死心眼兒了吧！」同華一聽，心裏又氣起來了。大聲道，「不許你說題外的話，我明天還你的錢。你出去！」陳功甫斜過眼珠來向着同華笑道，「你看你這個小樣兒！你說明天給，我看你就給不了。至少，我還可以坐一會兒。」同華

道，「你說廢話，我不聽！」陳功甫道，「你不聽，我也要說。你知不知道，這幾天我的名氣全毀完了？也不知道是那些吃飽了沒事幹的人，把我們的事情滿世界的亂傳。簡直鬧得我難爲情透了。我想你也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傷心。爲這個人事，我得和你好好兒的談一談。你要知道，謠言的力量比甚麼都大。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名譽，已經傳開了。任憑你怎樣辯白，只有越辯越顯得真。單就你說罷，你的清高，你的貞節，只有我姓陳的一個人澈頭澈尾的知道。此外無論是誰，沒有一個不相信你已經和我發生了關係的！我這一個人又因所處的地位不好，雖然知道你清高，佩服你真節，但是一字也不能替你辯，越辯於你越不利。你聽不是這個情形？」陳功甫只顧自說，却忘了吸烟，這時候他便拿出烟來狂吸。一面偷眼觀察同輩，似也在那裏聽了。更提起神氣說道，「不過社會上的輿論，最是他媽的可笑！輿論就彷彿瞎了一隻眼的狗，照例不看清楚就亂吠起來的。你要是

怕他，往牆根下一躲他越追得凶，喊得利害，就可以在你腳後根兒上重重咬一口。你倒不如挺起胸來迎上前去，舉起一條棍子要打，他準夾了尾巴顛起屁股跑了。我們倆的事，越是這樣畏畏縮縮的越糟。橫豎你的名氣怎樣也洗不清了，倒不如將錯就錯大膽的和我結婚。我敢保你的名譽反可以恢復得過來。你橫豎也沒有和第二個人胡調，這只是你的純潔的戀愛。誰能說你半個髒字兒？如若不然，你就是從此獨身，也免不了一個墮落的名氣。我看你除了這一條大路之外，別無他道。」陳功甫一面說得起勁，同華早已哭得成了個淚人兒。陳功甫禁不住要湊上去替他揩面孔，同華一下向後退去，將桌子一拍，罵道，「你這東西太無天良了！我同你無仇無怨，你用這些心機把我害到這個地步。你又拿金錢壓我，又拿名譽嚇我。我不怕！我寧肯死了。也不上你的手。你滾。你滾出去！」說了奮不顧身的將陳功甫攔胸一推，險些把這副骨架子打散了。陳功甫就想趁勢撲住接吻。同

華嚇得又往後退去，這時房東老兩口子，早在外邊聽見房裏有哭泣之聲，趕過來探聽甚麼事。同華羞憤無地，心頭一陣痛，只伏下頭嗚嗚的哭，陳功甫心頭一動，趕忙提了手杖走出來，把那兩老拉到門外說道，「這林小姐是和我自由的，現在他又要變心。勞你們二位的駕，勸勸他，別太糊塗。年輕人不懂事，盡跟我瞎鬧脾氣！」說罷揚長自去。

到第二天仍然闖了來。同華不理他，他就談愛情。同華轟他出去，他就要債。忽軟忽硬，百出不窮又深深的哀求道，「同華呀，你不看別的，只單看我這片心，受了你多少罵，始終都沒有改。我要上別地方去討人，一百個也到手了。只因你性情貞節，學問又好所以纔這樣死心踏地的！」翻來覆去的纏個不清，不但同華心裏急得可以飛得起來，就連房東也膩了。如此三四天下來，同華直想湊幾個錢還他，除了寫快信回家之外，已經又向稷太太通融了二十元。叵耐陳功甫意

不在錢。這時房東老兩口子，暗下商議。老頭子道，「那林小姐本來也不對，無緣無故的就搬到人家住下。要是沒有甚麼事情，這陳先生怎麼能揪得住他？現在的女學生，那一個是好的！」老太太道，「您可別這麼說，林小姐人家真是好人，黑天白日的作了事就念書，念了書就作事。」老頭子道，「念書歸念書，自由歸自由！他不是和人家陳先生自由了嗎？您知道他們裏頭是怎麼一回子事！這兩天兒咱們門口兒，常回兒的有林小姐大學裏的洋學生溜來溜去的。叫人家瞧着咱們家裏成了個甚麼樣兒啦！」老太太道，「您這話也對，別烏七八糟的把咱們大妮兒帶壞了。明兒到日子，咱們不收房錢得了。」果然到第二天老太太便向同華說，不久就有鄉下親戚要來，請同華住茶錢，另找地方。同華心裏知道老兩口子行爲古板，一定是看不起自己。當時也無顏回答，只得承認慢慢搬家。到得晚上，同華忽然接到家裏一封快信，心裏奇怪，回信不會這樣快。一看筆迹，又確是他哥

哥寫的。趕忙拆開看道，「華妹手足，久不通訊，實因公事太忙。母親大人半月前即已得感胃病，逐漸沈重。因妹在遠方，堅囑不須寫信：：」同華看到這裏，心中突突跳起多高，趕即往下看道，「兄即延何吉人診治，始終未好。初四日病象忽見起色，能吃粥一碗。不意初五日卯時，忽見沈重，延至辰時，竟駕返瑤池：：」同華只覺得眼前火星亂迸，忽然一陣漆黑，何者爲世界，何者爲微塵，何者是恩，何者是怨，一概皆歸空無。不知經了幾時，纔又覺得依然還有一個我在。不由得坐在地上放聲痛哭起來。這一下驚動了房東兩老，帶着女兒跑過來，同華也顧不得理他們，只一個人放聲號咷。那老頭子檢起地下的信來，就燈下離開眼睛二尺來遠，偏着腦袋細細的研究，他看見信裏有「母親」「病」「駕返瑤池」，一類的字，趕緊嚷道，「可了不得，林小姐的老太太過去了。可憐！可憐！」老太太灣着腰也嚷道，「您快起來！地下怪涼的，扶起林小姐到牀上坐下吧。別只看信

哪。」老頭子和女兒一齊攙起同華來，陪着吊了些眼淚。同華一氣哭了足有半點鐘的光景，纔謝了他們兩老，又把信拿來仔細看過一遍，母親還是死了。信後面他老兄只叫他回家，並未提川資如何籌措。兩老看見同華悲聲稍殺，也有些倦意。同華勸他們回去，他們也走了。這裏同華一個人如痴如醉。反覆的想，只不相信母親這麼容易就死了。拿住那封信讀了又讀，髣髴不一忽兒工夫，房東屋裏已起了鼻息聲。自己獨對着一盞煤油燈，燈油也快要耗盡了。昏昏沈沈的照見自己一個大黑影子，靜靜的在牆上。自己只覺得眼睛又漲又痛，腦袋重得幾乎抬不起來。由不得自己慢慢的想起，一向要求學，學是沒有求得了。要苦爭面子，如今是名譽掃地。國家的情形是這樣亂，教育界是這樣腐。學校裏津貼既是完全烏有，靠自己賺錢，又陷到如此的重圍。再回顧自己一身，還有甚麼樂趣。陳功甫的債，一時是還不了。自己的衣食，是毫無着落。社會上的笑罵，是再不能忍受。



回家去罷，那樣的哥嫂，如何還可相容，從前忍盡千辛萬苦，還有一個娘。娘也死了，還有甚麼留戀呢？就算將來能够功成名立，作了一個有名的女子，又有何意味？何況事實上已經證明了，絕對沒有希望了。除了脫離這五濁世界，還有甚麼法子？同華想到此地，李梅生的影子忽然又從腦際現出來。那端重老實的樣子，在從前也的確使同華注過意的。尤其是梅生和自己說話，每說必要紅臉，和十分想在自己面前獻殷勤，而又不敬的神氣，給了自己不少的象印。同華在這悲苦之中，不自覺的有些依托梅生的意念。轉又一想，現在自己是身敗名劣之時，不一定梅生就許正在鄙薄自己呢。再說自己窮無所歸，忽然作此依賴之想，也太卑下。況且世上的人心，總也算嘗遍了。又安能斷定李梅生，便強似功甫？所以此一念，猶如輕烟一般，早飄過了那悲哀的心田消散了。同華此時一心只覺得死的快樂，一毫恐怖也沒有，只慢慢想怎樣去死。一看上面一條橫櫟，可以站在桌子

上，用手攀得着。自己爬上桌子試了一試，又下來坐了一忽兒，主意纔完全決定了。到得第二天房東兩老發覺了。直嚇得丟了魂，趕緊喊了警察來。警察問起同華可有甚麼親屬。那兩老只說有姓陳的姓稷的，只知道姓稷的住址。所以警察趕緊跑到孟遲家來通報。孟遲剛從頭一天下午到京疲乏得了不得，忽然聽得這樣意外的消息，不覺驚得把精神又提起來了。趕緊同了夫人到同華寓所來。只見同華的屍已經解下來了。孟遲夫婦不覺都滴下淚來。翻開抽斗裏，恰好留了一張字。寫道，「孟遲恩師，師母大人，賜鑒。華命途奇厄，久已無多生趣，乃昊天不弔，又奪我慈母以去。一身熒熒萬靈環伺。安用留此無益之微軀，以累斯世乎？是故從容自決，以就維經。居停主人年長情厚。華以殘蛻留此，誠恐胥吏於彼，有所留難。乞爲開釋。至華生既無相惜之人，死亦不必爲故鄉之鬼。敢懇吾師，垂念孤魂，草草具殮，瘞於義園。再以一緘告家兄足矣，華生不自量，亦嘗有誓發

之心，堅苦自刻，亦既竭盡其愚。然一身之力，何足與一世抗哉？垂死之人，何必多語。惟銜戢大德，期冥報相貽也。專此恭叩雙安。學生林同華肅上。」孟遲看了愴然，回過頭來對警察道，「這信是死者留的。他說他自己決定即死的，和房東無干。又託我替他殮了。」那房東老頭子，正因警察三番四次的盤問他，連嚇帶急，又怕遭了官司，又怕花了錢。孟遲來了，心裏稍爲安定一點。現在聽得此言，赶忙睜大了眼，拉着孟遲大聲問道，「稷老爺，是林小姐說和咱們不相干不是？」孟遲道，「是的，他說你們待他很好。」老頭子一聽，歡喜得淚流滿面，撲通跪在地下，連連向同華屍身叩頭哭道，「陵！林小姐，您真是好人！死了都體恤咱們。我給你在這兒磕頭咯！我給你在這兒磕頭咯！——那老太太和女孩子看見老頭子如此，也跟着磕起頭來。老太太也流淚道，「林小姐是個孝女！接着老太太的死信，就尋了自盡了。要在老佛爺和光緒爺的時候兒，準得給墜一塊大

牌坊！」孟遲也顧不得這些，只趕快和警察交代清楚了，又跑去辦收殮的事。忙了一天纔停妥了。一面將靈柩暫厝在廟裏，一面通知他哥哥徵求他的意見。

光陰容易，不覺又是十幾天。孟遲在家接到柳夢廬的一封信，是從上海發來的。信裏說年前不辭而別已經携眷到南方來。南方的勢力指日就可達到北京。北方政府決無留戀之餘地。自己現在滬地，頗有較優之位，而且空氣比北方多少總清新些，岑汝川也已到南京，時常可以見面，也很熱鬧。此時奉上面命令正要組織一個新機關，需才甚亟。請秋圃孟遲都去幫忙。孟遲等得秋圃回來，將夢廬的話說了。秋圃道，「巧極了，我正要和你談呢。」老梅的那位朱素芳，今天早上有封信寄到我衙門裏來，說是到上海已經半年多了，住在他姑媽家裏。言外之意，大有未斷的餘情。我自從他和老梅斷絕以後，早就不忍想起他的前途了。同時我又接到家裏的信，說得很令人難受。我也想再回家一次，順便在上海一探故人

而且唐老將軍也移到大連去了。春卿現在又在香港。我在京看這局面，也無甚意思。你我一同南下也好。若是機遇好，我就經滬港回家看一次，再回上海。若是不好，也可在家住一些時候再說。」孟遲道，「我想夢廬特意寫一封信來，一定可以去。你既有同心，那我們就收拾好了。」他們既經決定要走，那些舊朋友，少不得一番祖餞。待得上車的那一天，賀才甫，吳月軒，方竹雨都已到站送行。孟遲笑着向秋圃道，「你來的時候，我們密室深談，和同老賀，老吳，老方，痛飲歡呼的情形，還在目前。現在我們又回去了。你呢，倒在京裏留了些香艷的事兒。我只剩得一些感觸罷了。你看，一個朋友跳了海，一個學生上了吊，還有一個可憐虫作了尼姑。再歇幾時，不知還要變到甚麼地步。」此時吳月軒正和孟遲的夫人說着話兒。說道，「內人因為身子重了，不能來送大嫂子了。」賀才甫趕忙接着說道，「你要問變到甚麼地步嗎？吳嫂子馬上就要發出一個大孩子出來

！」衆人聽了俱各大笑。方竹雨道，「你們留神，孟遲上車去罷，車就要開了。」

「不兩分鐘車已蠕動，大家也各回去。」

孟遲等走了後不多時，北方的頭兒也就宣布下野，走到半路，霹靂一聲，竟被五百童男女的崽子給結果了。他這一死，可算是轟轟烈烈。登時革命的勢力和空氣，布滿了北方。這一座灰騰騰的北京城，也充足了新氣象。吳月軒閑着沒事，跑到在下的家裏來，看見在下依然在寫小說，將手在在下肩上一拍道，「喂，老鬼！我看你罷了罷。現在舊的勢力，表面上雖已除去，但是那潛在根株依然堅固，割據的形勢依然未改，盜匪的蹤跡依然猖狂，洋人的威勢依然橫行，還有那傷天害理危種病民的勾當，依然照着樣兒向前進。單只這樣一個空闊龐大，破罩子似的中華民國，怎的支持得了？你不要歡喜，這危險比從前還要來得大呢！所以現在的仁人志士，那一個不是在兢兢業業的，爲民族，爲自身去拚命？你照樣

的生了一副好身手。上焉者，不能像造時勢的英雄，戮力國家。下焉者，又不能像會看風頭的俊傑，乘時取勢。却在小屋裏寫文字，已經可笑可憐得很了。假使你奮起大筆，痛快淋漓的寫一些壯烈偉大的東西，使天下人讀了，慷慨激昂。悲歌起舞，可以陶鑄國魂，也算你在文章的場面裏貢獻了革命的工作。你却又唧唧啞啞的，寫了這一些澆什子，左右不過是零碎言情的東西。你所記的些人物，像唐老將軍，和王相國，以及一班老先生，那種陳腐糟糕，不用提了。韋秋圃，唐春卿，李渭臣，夏雲帆那樣糊塗的人，虧你也寫得出來！還帶上甚麼阿蘭呢素芳呢！尤其無聊的，就是把鄭馮的事情，也不憚煩瑣的寫了出來。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爲甚麼要作那呆事？至於柳夢蘆夫婦那種人，是天生的好命。那簡直是個理想裏的人。世上那裏再找去？你記了他們的事，徒然使命苦的，看了傷心。這裏邊只有稷孟遲，倪鶴汀和林同華是三條好漢。但是鶴汀同華 一生一死，合

人想到社會惡勢力之偉大，不覺灰心。你記了出來，也是有毒的文字，還算稷孟遲，是一位中庸君子，差強人意。現在他也走了，我看人你還記甚麼？」吳月軒滔滔的說了一大段，在下只有瞠目結舌的恭聽。不料月軒時性起，竟劈手將在下的一枝禿筆，憑空奪去，折作兩截。說道，「你這種寫得不好的東西，不如拿去燒了。我先替你埋了這枝筆罷！」在下不覺呵呵大笑道，「好了，好了，寫得好也罷，寫得不好也罷。我也的確有些倦了。正好趁此休息休息。你看這陰沉沉的老天兒，窗子外面呼呼的風響，心裏悶得發慌，我們不如且出去灌兩碗老花雕罷！——正是

痛飲狂歌舞朔風，凡今誰是出羣雄？  
萬言草罷翻然悔，遙指扶桑可挂弓！  
半夜涼風吹酒醒，驚看亂稿滿寒廳，  
橫胸哀感終難寫，方寸迴環泣萬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出版

上海微潮

上册大洋七角  
下册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鳧 公

印刷者 大公報館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天津大公報館

天租界